

同治甲子開雕

宦游紀略

養浩齋藏板

桂丹盟觀察曩官吾鄉林文忠公見其日記以為可入資治新書真以經術為治術者咸豐庚申余由杭州解組返蘇門觀察久已歸田由皖避亂南來班荆道故知其服官數十年每日行事皆筆記成帙為宦遊紀略未及卒讀而分手矣壬戌奉

命撫閩觀察已先由滬上航海而至精力倍健而澆泊明志不近軒冕每談及時事輒憤鬱歎長言太息著有鄉團條約簡要用密當即刊發各屬遵行同治紀元奉寄

宦遊紀略 序

諭保舉賢員具疏密請留閣破格擢用奉

旨俞允記名隨奏署糧儲道篆復委權臬事公正廉明劾貪墨鋤奸豪無少瞻徇斯夕理事不遑寢食炎暑揮汗折獄平反多案馴至吏畏民懷方幸助理之得人倚之如左右手而觀察已積勞成疾矣時往視之唯於軍務地方念念不忘無一語及私案牘盈牀第問曰活一日當辦一日事及病劇手書永訣有云夢神贈聯句乾坤正氣扶持我日月文章照耀人自問生平無愧死後未識能陰助殺賊救民以報之否

剛直之概令人肅然起敬身後囊橐蕭然幾無以成
殮嗚呼一生清白八旬考終富無遺憾其如蒼生何
哉左季高制軍會摺請以生前政績宣付史館入循
良傳奉

上諭著國史館咨行詳摭故員政績編入循吏列傳
欽此查有行述一卷生平顛末略具同宦遊紀畧一
書長嗣連理並付劄劄爰彙池上之史官以備採擇
立傳為天下後世在官者勸撫閩使者徐宗幹謹序

宦遊紀略

序

二

吾弟丹盟自少志聖賢學工詩古文辭刑名家言未
一寓目人見其渾渾然恂恂然及其一行作吏聞片
語而知全不逆詐而先覺直如日月之明容光必照
一何神也林文忠公稱聽斷有內心為循吏亦為老
吏信哉然不自矜聽斷之明虛衷求是屢念如傷競
競皇皇惟日不足總以興利除害化民成俗為急務
嘗自言曰吾於子產之養民惠使民義願學焉於仲
山甫之不畏強禦不侮鰥寡其庶乎又言天下無無
本之治疎於屋漏飾於公庭未有能久者也故其治
行始於不敢自欺終於不敢自恕自接任至卸任無
倦容夫元元之命懸於長吏天下之治亂係焉愚謂
亂未形而先彌之亂甫萌而立遏之斯為神明之吏
待既亂而戡定之其傷實多矣然而焦頭上客曲突
無息孰知其潛移默化之功哉吾弟於陽湖京案抗
傳之犯以一論招之來於昭文聚眾拒捕兩案以一
示驅之散聞糧艘佃戶抗租焚舟糧艘水手飲血關
署之謀以片紙制之使不敢發誠過亂於甫萌者也
而作宰時興學除奸諸政作守時訓儉均賦諸政任

宦遊紀略

序

三

監司時戒俗吏懲暴民制驕卒諸政直彌亂於未形者也使守土者咸知此義潢池必無盜弄之兵寰海胥享昇平之福矣弟言是編分爲六卷叙未及半卽述一事記一案亦不能以筆代舌曲折胥詳聊存略以示後嗣而所叙聽政之法新奇亦歸平正嚴厲悉本慈祥覽之可見實心播之可爲治譜豈但傳家之寶而已安得以此頒行天下俾仕路羣師其意以爲久安長治之一助哉咸豐二年壬子仲春兄青萬齋文甫叙於宣城學舍

宦遊紀略

序

四

宦遊紀略卷一

貴池桂超萬丹盟

是卷記初次宦吳事余陽湖攝篆三日中丞林文忠公監臨秋闈過常問署中日辦何事余以有日記對文忠云同時借觀之是役攝事四十三日卽任監臨未及遂以日記寄呈白門及其旋節余在蘇需次同見牧令十二人於諸人各有訓諭或問地方或談案牘或感如缺缺或勉以箴規以次願余而言曰在陽湖四十日便行出許多善政判語

宦遊紀略

卷一

可入資治新書真以經術爲治術毛家樞京控抗傳人証一論便來足見天下無不可感化之百姓只慮官處置不善耳時余勃然而赤一慙掄揚過情二恐對眾招忌惟稱無知識求謝示而已茲記之以昭大君子善善從長之意及生平知己之感云

道光十有三年癸巳 超萬 年五十始成進士以知縣卽用分發直隸親老告近改江蘇十一月杪至京口調林中丞於舟中次日舟過丹陽二十里許見浙省

根艘停泊不進水手互相邀約各礮兵又聲音與鎖
 艘門乘間搶奪乃遣伶官兩馳書致丹陽令蔡君勸
 其速為救護立稟上台庶有備無患先聲奪人不致
 釀成巨案蔡君從之中丞星夜自鑲帶兵彈壓數日
 事得解大府聞之獎勵 十二月朔到省旋乞差赴
 皖回里省親甲午四月朔回蘇三大吏以書院閩文
 見委問到首府臧局同徐倅問上海一案有父因次
 子竊入豆其欲推入吳淞江次子避匿其屋三間東
 房父在西方寡媳在中間三子在一夜次子乘父睡

宦遊紀略

卷一

二

入三子榻同眠父聞聲知覺用繩拉次子出三子睡
 熟門響驚醒摸兄不見起視門開父出遂趕往吳淞
 江一路夜月間望見兄坐江畔不肯下父用力一推
 則齊下矣到江亦跳入救父與兄正值潮來衝散適
 小舟救三子上岸比求救父兄舟子不答而去往來
 江岸尋覓先拉兄起尙活旋與兄同拉父起則氣已
 絕乃屬兄看父屍自鳴地保情節確是如此徐倅疑
 三子同推父下逼供甚緊我云剛問地保憑爾時伊
 身上何狀比供渾身皆濕可見伊跳江是實非父推

下非兄拉下實因救父救兄情迫此人有孝弟天良
 可矜可憫不應熬訊徐倅不以爲然并以新進多話
 爲嫌訊畢回明首府云一人何能拉到江邊當是兄
 弟同推父下我仍聲明前說并云伊供父有拳勇兄
 病弱故能拉去首府似信徐言我因不與共問越月
 餘首府見我云所論上海案甚是我已親訊明白矣
 又見李令問木陽華姓逆倫一案父華學文爲訟師
 因次子三子偷牛并逐出正月三日次子窺父出拜
 年來家中不料父遽回來見面持刀趕砍次子用犁

宦遊紀略

卷一

三

轅一搗誤傷父額倒地心知父不能讓再打氣絕三
 子到家不依亦欲毆斃挾制同埋所居數里無人乘
 夜弟兄扛出幼婢持鋤在後地凍不能掘擴棄諸深
 坑以面撲地屍身只留一褲衣襪等物盡焚之其血
 袍洗乾付典至上七日有斫草人見犬在坑陞肉翻
 其屍而面向上識其爲學文也因此有人往視遍傳
 四境本邑王令訪知拿二子到縣問明驗時已經逾
 月只剩骨一根褲一件矣解省後李令囑訊學文妻
 妾并幼婢一一供同其妾供禱上記號有縫補痕有

痔瘡跡典袍犁轆血跡斑然該犯直認不諱已詳署廉訪定案矣適怡悅亭廉訪回任以凌遲重罪無屍何據不肯辦首府委員唯唯不敢爭適余次日出差稟辭廉訪問新來會審案否余言曾在獄局學習李合問木陽逆倫案亦在旁觀聽廉訪言此案無屍不能辦余言實據有血袍兇器禱上記號見証有斫草人同行有幼婢全家隔問眾供如一似乎可憑廉訪言供靠不住安知非申余言天下有申供脫罪之家無申供認罪之家且案至縣合訪聞通國皆知若三

宦遊紀略

卷一

四

犯安然放回風化攸關何以懲勸請親提至司細問自明廉訪曰我姑親提一問越數日差旋廉訪曰子請我親提有理所論案情亦有識我叫見証翻供伊云華學文如活起來我願抵命看來不能不辦矣擅如律

甲午七月代理陽湖簾缺十九日接篆訊周岐會因絳繩絆損水車毆斃船夥一案經前縣驗明毆傷屬寔岐會認毆後脅後肋兩處鋤頭比對分寸無差收監詳辦隣証結釋

二十一日謁廟告城隍神曰起萬江上庸儒代庖茲邑爲時雖暫其責維均深以車覆爲虞惟有冰清自矢如或因窮改轍因暫偷安處事不以寔心造次自違初志以不枉法之賄爲無傷以無人知之事爲不害卽請大神降以大罰微躬莫保永斷書香其合署內外人等如有作奸舞弊撞騙招搖並求赫顯威靈立使收露若起萬有識淺未能周知才短未能負重之慮尙乞大神默相無使隕越貽羞新秋苦旱民困枯槁求賜霖雨大沛鴻施感戴深仁曷其有極謹告

宦遊紀略

卷一

五

念三至念五日大雨
陽邑毛家橋素稱互鄉有毛榮大毛晉堦京控二案前縣久提人証抗傳毆差委員守提五十餘日無一獲者飭差下鄉不敢往因以硃諭曉之略曰毛氏兄弟訐訟至控於京前縣奉札提解委員守久抗不投案本縣自省起程而奉大憲鈞諭爾等抗官藐法必須會營嚴拿本縣下車察知爾等素有體面一時昏迷不忍遽用重懲因先愷切曉諭查此案爲兄弟鬩牆起釁原情定案無重罪名倘能轉爭爲讓大府必

更從寬其餘或被牽或被誣到案一質即可釋回各安本業現費貼然不驚身家依然可保若抗違如故亦思委員豈能空回京案豈能不復勢不得不會營嚴拿爾等拒之則有拒捕重罪自入網羅必誅無赦逃之則成逃犯惡名動生荆棘何處可行爾不見隣村莊午可之故事乎使午可及早到案不拒捕不抗官罪且不死何致梟示前車之覆後車之鑿明者見於事先愚者悔於事後至於後悔事無及矣本縣即欲曲為矜全無能為力矣今寬限爾等月內投案解

宦遊紀略 卷一

六

審勿再抗延致干重咎越五日兩案十八人俱來諭代書狀詞不得挖補添改不准過三字如有添改詞尾註明

諭為清理街道事本縣下車見街道甚不肅清為此曉示軍民開列各條于左 一不許街巷堆積穢污炎氣薰蒸恐人觸之成疾爾居民各掃除門前至屋交界之處 一不許婦女倚門觀望風俗不貞起於男女無別今欲以禮防淫俾爾居民知內外有別之道庶幾民無淫訟 一不許街心橫晒女衣裙褲等

物如違責家長不貨

訊張庚三等稟隣居薛秦氏家有鎮江布客顏日安身死不明一案訊係表親被殍身死屍子亦到案供明庚三索燒利市錢不遂即稟案當予枷責

諭為嚴禁臺詐以靖地方事照得陽邑俗本淳良人安耕讓惟聞有不法土棍無賴匪徒遇事生風憑虛造雨或藉自盡人命恐嚇不動而鳴冤或因已鬻田房索找不遂而申騙或挾老病而臥詐或縱婦女以逞刁或乘子弟不材誣人誘賂或將妻女出僱控彼

宦遊紀略 卷一

七

拐逃種種荒唐紛紛訐訟屢虛作市總是架空蚊聚成雷無非私黨究之怪憑犀照金有爐分縱出千奇難逃一理本縣讀書多見義理頗明閱世已深情偽畢悉燭如若鏡到眼洞見肺肝執法如山居心誓誅魍魅除密訪嚴拿外合行曉諭為此仰合邑軍民人等知悉爾等無越大閑各安本分若觸桁楊而試法定除稂莠以安良莖為政以寬斷難寬於峻訟害民之輩小過可赦決不赦夫凌弱暴寡之人言出法隨毋貽後悔令行禁止其各凜遵

諭家人非差使不准出署門印無許積壓公事無許與書差聚談俱要不嫖不賭不吃鴉煙不好酒違者立逐

訊沈叙順翻控伊兄沈雙喜路斃請檢一案論曰四月二十八日屍弟雙鼎全姪德泰在前縣擱驗結明病後體虛跌斃在案如因毆傷而死雙鼎德泰不能無罪開檢定例地方官究問明確始行詳請委員會檢所以矜恤死者不使輕遺蒸棗之慘也著爾照例具寔在何傷致命何人毆打何人兄証何物擊傷甘官遊紀略 卷一 九

李二保在橋頭店內刺頭舉圍橋下喊救命聲內見一人急急下橋伊將肩一拍問做甚事回說不要作聲但門外燈光之下略識其貌未知其名即命作線初三日緝獲擲缸人爲夏盤大初供尙狡乃傳犯兄究問是夜到家言語有與船戶爭吵之詞細問據供買柴起算即提犯對質仍先問犯兄原供甫畢急問犯曰爾到底是誰是倫柴是買柴即答以買柴供明定案詳辦餘人立釋

官遊紀略 卷一 九
論爲嚴禁窩娼局賭販食鴉煙以靖地方事照得物無害於民生條教在所可略事有關於風化法令之所必嚴近以戶齒日繁民風漸薄每有客留土妓借隱僻以深藏包聚流娼雜市塵而共處使貴游子弟玷白璧以破家致無賴匪徒納青錢而成例布陷人之密網爲敗俗之深坑現即查拏斷難寬宥又有開場聚賭設局抽頭或門寒蛋或抽彩線或猜紅心於盒裏或擲黑子於盤中擊來扇扇竹牌那管家無備石門出翻翻葉子豈知命了擄捕既隨術中難逃法外更有鴉煙館設鴉酒毒同雙頰加黔漸形骸之瘦

弱兩肩常聳每涕淚之縱橫癢既上而必須命不時而卻送儕於人而不類號以鬼而何疑法既必加孽由自作爲此示仰合邑軍民人等知悉自後務存廉耻共凜憲章各清夜以問心迷應自悟急蘇汚而革面禽轉爲人如或頭不早回身甘試法本縣照奸若鏡出合如山自入網羅徒貽追悔特示

諭捕役具限全破竊案緝獲必須正賊如以乞丐小偷擄抵者重責緝獲一賊囑令誣扳拖累居民者重辦

宦遊紀略

卷一

十

驗張叙連稟伊父張南海被毆身死一案驗無傷痕係服毒死是案由南海竊張禮登芝蔴族人查出照約議罰畏罰服毒屍厥訊供屍親不認服毒余云察看榻下有嘔吐痕雖經掃去仍有白霜確是服毒真憑爾稱他未自服便是妻子毒害圖賴他人成了避倫大案總與外人無干屍妻懼始認服毒鼠藥屍子備工在外不知情疑控免坐張禮登查出竊物不應強取器物以爲罰質議杖原被取保候詳餘人立釋初在厥驗明屍妻即在棺內不合收殮余飭地保押

令還伊器物命屍妻等認領乃收殮封棺然後訊供論農者 國之大本穀者民之大命訪得各鄉有不法匪徒與無籍流丐三五成羣侵盜田禾是良民空費辛勤而奸民坐獲美利也殊堪痛恨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鄉間如有此等匪徒流丐許交地保沈差解縣從重究辦不必本人親控致妨農業保差如有推委悉索許本人指稟立提懲治不貸

訊郎順年控薛壽保賭搶一案據供壽保兄弟三人欺伊兒女俱幼黃昏後到伊家二進廂房內聚賭我三更回家不依搶去麥豆等情問爾呈稱仍有不識姓名二人何以只稱三人供那二人是過路人進屋來看余云呈稱同賭供稱來看既已不符豈有素不相識之人黑夜敢入人家且賭在二進廂房戶外行路之人何從知之又何從看之如外人知賭進看則爾係著名開賭之家矣細問隣証稱因索欠清錢証以賭搶順年亦服罪即枷杖取限還欠

宦遊紀略

卷一

十一

諭爲嚴禁丐匪伺搶以安居民事照得除秀所以植禾安良必先去惡今訪得本城內外有丐匪往來街

市窺伺行人乘間肆搶或竊婦女首飾或奪過客錢
文爲害市廛深堪痛恨查行乞之屬向有丐頭街道
之清責成地保總由地保庇護丐頭分肥故敢肆行
無忌爲此示諭軍民人等知悉嗣後有丐匪搶奪計
卽扭獲交地保解送縣衙嚴法處治不必本人親控
以省等候其地保丐頭遇有此等不法丐匪卽率
解如有曲爲庇護或見搶而坐視不前或交解而故
爲疎縱一經訪聞或被指控立提嚴責不貸

張雲來攔輿控尹繼盤搶擄一案面詰他如到爾田

宦遊紀略

卷一

五

搶稻必不能到爾家搶物田有三畝搶止四人又連
禾刈去一日未必刈完雲來供剩一分再詰爾田且
未搶完那有餘工復搶爾家且爾控去歲搶稻今歲
又搶必是爭田此田他必有分雲來神爲之沮次日
出票傳訊越數日息呈至果如所詰

訊常州府發審吳繼順控梅富陽夥拐一案判得吳
繼順與其姪本年正月二十一日各失去一妻一子
寔係監斃邵增德拐賣應與梅富陽無干富陽如果
夥拐斷無向吳繼順告知又協保將拐犯船戶獲解

之理凡拐案非圖姦卽圖利如圖姦那何以使人
鬻出境如圖利那何不與犯偕往分贓其非夥拐甚
明前拐犯邵增德供受富陽之託今船戶邵永華供
舟中聽增德說由富陽家來因伊破案伙叛可知吳
繼順供已故鄰人說富陽引去顯捏死無封証之言
以圖索詐梅富陽取的保督釋卽具文關烏程縣催
提吳繼順等妻子到案覆訊飭該差於關到時卽稟
明帶訊無許令繼順見面如違重責

訊王盈川控監生楊元洪姦佔伊嫂一案究出挾擊

宦遊紀略

卷一

五

佃之嫌因孀嫂趙氏曾在楊家幫炊兩月起意詭索
且藉以逼嫁得財問如有姦佔何以幫炊兩月卽止
爾控有何憑証供元洪常在伊嫂家往來問何時往
來沈思半晌始供去年十一月朔夜敲門回家撞見
問彼何以不避爾何以不喊供避去故未喊問既未
進門如何算姦又何云佔供伊嫂開門避了進去問
既看見進門就該不依且爾是走時看見立時看見
供走時看見余言朔日無月夜間燈光所照不出五
步爾看見敲門又看見開門已須等待半刻計有走

數十步工夫如何看得明敲門面必朝裏如何認得清且爾稱爾門與嫂門緊間壁既云回家走到那裏去盈川語塞例載指姦勿論況毫不能指寔屬可惡即行枷責

放告有高正沅供王阿庚等搶稻一案問爾兄弟二人挑稻他三人來搶曾打爾二人否供未打爾兄弟就該打他們亦供未打余言他來搶稻難道拱手送他必有扭奪情形即有毆打衷迹今既無之定是捏控即傳被告越數日中証具息不准喚兩造對質原宦遊紀略 卷一 七

告叩頭伏罪杖之
驗朱祖庚控伊女柴朱氏被柴德寬竊逼淫一案驗明縊死屬寔比在鄉集訊柴德供屍夫柴阿三竊伊菜秧被撞伊并未奪伊妻因傷體面吵嚷後遂自盡阿三等堅不認竊乃將屍親隔別先訊丈嫂問死者是箇愛體面婦人日是問伊因夫取菜秧被人撞破向夫訴罵有諸答尙含糊余言取菜無多算不得竊我已訪明乃供朱氏埋怨伊叔不該取人菜秧是寔再論屍父爾女是爭氣之女亦供明無異當責阿三

取各結候詳人証俱在鄉省釋

訊地保俞祖德稟張阿榮盜賣城樓瓦片一案將張阿榮枷號即出諭單令誤買官瓦之家如數繳出交保收領不必到案如違帶究該保收後具狀存案俟修理繳用

訊陸阿掌控陸求大乘間圖姦不遂毆傷伊妻曹氏弟媳尹氏出救并被毆傷一案傷痕頗重求大狡賴不肯遵醫訊此傷不是爾毆是誰毆的供不知是誰問比鄰而居豈有不知之理供是阿掌夫妻口角問宦遊紀略 卷一 七

曹氏與伊夫口角尹氏是誰打的求大語塞供家中不見蚕豆倚門謾罵兩婦說不該罵遂來撞頭順手回打再四詰問滿口支吾可見圖姦是實飭傳人証訊究先取求大保辜遵醫切結交差看管

九月朔日訪獲查狗大毆死伊弟查瑞與私埋一案訊得查狗大因弟行竊出有甘結在外又強折兄屋擲瓦打兄因毆傷致死鄰保供同即日詣驗傷與供符凶器比對不差當收監問徒鄰証結釋初三日卸事

九月初十回省委訊星使核咨蕭縣武實相等控縱新照合王三等糾眾用火槍轟死武保正章玉一案此案因武保正在茶館誤潑餘茶王三身上口角起算章玉勸解語袒武姓王三同庄七八十人持械追至中途用火槍轟斃二命并砍武保正脚上三刀前此屢更問官求正兇不得王林年七十餘在蕭縣供認轟死武保正一人至此病危承認兩命是日接審細閱案情先訊王三供不吐實合跪院中再提幫毆之劉鳳章問知所持是杆因云致命是火槍看來與爾無干爾若供明即可釋放還是在此拖累好還是釋放回去好供云放回是大恩典我云一日不供一日不放一年不供一年不放不放回尙是小事將來嘴要打化臂要打爛脚要研碎都是自受苦楚還是供看他有欲吐仍茹光景因云爾怕供出那人回去不依殺人者償命那還回去與爾爲讎且爾不供拖死就在眼前難道只顧他人不顧自己供止聽放兩槍他們都說王林放的問兩槍是連响否供連响我云槍既連响豈是一人要掌責再將前說開導送

宦遊紀略

卷一

六

供武保正是王林火槍轟斃章玉是王玉火槍轟斃脚上刀傷王三於轟倒後復欲再提王三上堂云我問供爾插嘴便將爾嘴打爛仍向劉鳳章細問原供火槍既供明後問爾是親看見的還有別人看見否供誰不看見問王三曾看見否供人幫他打他如何不看見因向王三作色語云爾既看見如何不供合掌責遂吐寔再問武保正轟倒後誰向前誰帶刀鳳章供王三帶刀王三亦供鳳章帶刀因叱王三云爾先供鳳章持杆今他供爾帶刀爾便供他帶刀爾是要吃苦再認作勢要打遂俱承認再提王玉跪在鳳章王三兩人之中亦不許他插嘴仍向左右兩邊細問原詞供畢云爾聽明白了供罷先尙狡賴我云爾太糊塗爾看他兩人供得明明白白如何可以狡賴命取刑具遂供兇器所在一一供明該犯并人証俱畫供出結照例擬抵劉鳳章供後傳苦王上堂旁聽殿時苦王不在場亦不知正犯至此叩頭呼青天惟稱兇惡是縱新照個戶潑茶之日伊在座不勸不阻係伊主使再四詰問情由因章玉罵朱家庄沒好人

宦遊紀略

卷一

七

是以同庄動氣稍毆縱新照不在此庄非伊主使可見惟徐俗佃聽主言如阻尙可救之照知情不救例擬杖革監時在元和署問訊湯令云如此茫無頭緒巨案一堂訊結大奇

奉委與元和縣會訊昨葉泳馨拒殺事主翻供狡賴一案該犯堅不承認元和擬詳請解回余極論其不可者九 一該犯在臬憲堂上翻供稱兄弟葉泳發混供發審後委員初訊亦云混供既稱混供無仇可知如果仇板豈有上堂不即痛切呼仇之理且在宦遊紀略卷一

六

省狡賴如此由縣而府豈不呼仇葉泳發縣詳該犯胞弟今該犯稱係堂弟詰其何以前供胞弟云弟父母早喪係我父母養活與胞弟無異問據爾供是至好兄弟無嫌隙的應以為然再問何以供爾起意偷竊拒殺事主供見我受刑不過故幫我招認問爾弟是憐恤爾的意思又應以為然至詰以既無嫌隙又憐恤爾所供豈有不實始改供有仇以後不日混供而曰仇板矣其為遁詞可見 一據該犯供既非正兇并非同夥兄弟天性即有仇亦無憑空陷害之理

縱有憑空陷害亦必早費心機自行到官誣控否則一身犯案誣板事外弟兄容或有之斷無同日拘拏恰是有仇兄弟相遇趁此報復之事 一該犯兄弟一日同拏犯弟又供出同夥在逃之朱三盧四據該犯供弟與宋三盧四販賣婦人素不安分為匪是有的而犯弟亦自供認則乃弟拏得不錯何至錯拏乃兄即或錯拏乃兄何以恰遇有仇之弟在同拏之列斷無是事 一犯弟供出宋三盧四該犯稱其為匪則同夥供得不錯何獨供錯正兇且犯弟與宋三盧四

卷一

九

四知非有仇而供現既在逃儘可推伊為首其不供伊為首者真情也同夥既真正兇更確 一該犯稱弟不孝順致毋自縊曾打過他因此有仇問犯毋何時墮命或稱前二年六月或稱去年五月問何時毆弟則云今年正月至詰其何以隔年始毆則云逃荒出外六月歸來七月知信詰其何以七月不毆又稱冬間打過一次種種游移毫無一定 一該犯上梁跪練無懼色放起行走如常若使解回差少途遙保無走脫 一命犯以見証為憑如果他人作証言之

確鑿質對自承已足爲憑何況是親兄弟 一刑求之下或有混供該犯稱伊弟毫未受刑則稱仇叛是假稱混供亦非 一賊止麥子數斗不能以賊爲憑如必以賊定案近有狡猾賊盜止取銀錢不取他物賊從何定一概不辦漏網必多將來提到犯弟質對仇虛則殺寔矣又該犯尙有妻子麥子必經其手兇刀或知其處仇之虛寔亦可訊明竊以此爲要証不可不提

十一月于役句容差旋密言於裕廉訪日訪得鎮江

官遊紀略

卷一

五

門外大園坊民人趙維興妻趙睦氏賣娼爲業兼賣鴉煙其媳趙王氏年二十于歸甫一兩載氏夫常在外姑屢誨淫不從潘道士素與姑往來者貪氏色賄其姑本年八月十九日姑引道士匿氏牀側欲俟就梳汚之氏驚覺拒之益堅喊哭聲聞戶外道士遁去姑憤極以錐刺氏下體殆遍氏閉戶更衣裳上下縫紉帶傷服生鴉片死次日其母家鳴于官道士賄之擱驗寃不得雪節未能彰里人爲痛惜之似此操勵冰霜志堅金石經百折而不辱拚一死以如歸玉

出濁流而不變其潔芝生溷廁而自噴其香家口一詞斷難磨滅寸心千古應發幽潛倫教東海冤沉恐阻三年之雨惟使南山案定可扶一國之風時中丞督役浚河于丹徒廉訪書陳其事中丞命捕道士等鞠之治如律貞婦得旌於

朝

訊太湖廳徐正芝控蔡遠香等侵吞賑銀一案查捐冊與報冊相符原告蔣日宣等同供帳已算清楚未侵蝕出結息銷在案典舖蔡蘊川等認銀存與六月

官遊紀略

卷一

五

續賑是首事蔡遠香等實無侵吞情弊問徐正芝何以控吞據供先吞後吐問爾如爲公控吞欲其吐耳既經吐出又將何求纏控不休顯圖索詐況必開籍入已始謂之吞餘銀存與續賑貧民六月青黃不接賑亦未遲所云先吞毫無足據斷將該首事所呈捐冊照抄出榜發在該處張貼如有隱冒捐戶自然不依如無弊端首事不至受屈庶幾公道以彰以後地方有事首事不至畏避邪人不敢覷覷也取人証還結釋回徐正芝事不干已混控抗不具結意欲拖累

擬照不應重律管押候詳發落

是年十二月酷寒起見窮民多赤體臥地約候補同

班各出數金小施棉襖裕廉訪聞之交二百金來首

郡汪太守亦送洋金百施舍既多慮弊端叢出因擬

章程以期妥善一冬衣分十公館給發以免擁擠

票先刻明某處給發一數日內衣服辦齊十八十

九兩日遣親信幕丁散票分四路給散縱自護龍街

分路橫自顧市巷分路一十公館定二十日散衣

十八日所散票十九日來領不可先給以防領衣後

宦遊紀略 卷十

三

又復領票一刻本人二字四戳給票時印其手腕

票上刻明擦去手印不給以防散票重複一刻典

賣重究四大字十戳用硃蓋于衣上每件蓋三處

訊元和縣福建客民李開廣控船戶王朝宗盜賣花

木一案查買主李開達即該客民堂兄船主盜賣斷

無賣與貨主弟兄之理況王朝宗呈出該客民寄開

達一信面寫家兄收折內有祈兄鼎力銷賣等語該

船戶貨信兩交并不交錯何謂盜賣又兩造呈出現

約交單載明客借船主洋錢九十二圓俟貨到蘇付

清船價李開廣辦貨時本未自出一錢此番誣控明

為頭局當將李開廣責處押追據該船戶稟李客此

地無錢還帳求遞回伊向保追討立抄堂諭鈐印當

堂給王朝宗交單發還俾回籍有憑向取

訊崑山縣武生方會榮等喧鬧捕衙一案錄典史城

外巡查武生方會裕攔道役喝讓不依遂在輿後互

毆典史回署武生率諸生以役毆孤臉回明典史將

役責革稱謝而散次日又赴縣裝傷控典史喝令掌

責縣驗無傷一面申飭諸生一面枷號該役是日下

宦遊紀略 卷一

三

午有曾裕胞弟武生方會榮率眾向捕衙討藥擁擠

喧鬧縣比拿獲武生一文生三解省委審初訊文生

王嘉會等供詞甚狡且合邑諸生結黨遣控學院聲

言京控于是先訊三文生云武生方會榮大府意已

辦定今止問爾文生可同謀鬧署爾同謀與否我有

兩言而決爾回護武生便是同謀不同護便不同謀

初供典史喝打役未責革我云爾語語回護語語同

謀始供明與差互毆臉有抓痕已經革役武生方會

榮起意進署討藥屬寔惟稱已係拉勒求官不學次

日復訊又翻因以硃筆書問合其墨筆書供并云爾如願意同護許翻前供書於問後不強爾照前供文生等不敢翻異一一書明開導武生方曾榮亦親書供認以刁民直入衙門挾制官吏例擬軍三文生以干預求請斥革此在元和帮審案也到府全供盡翻合原問官會訊余問所詳是爾親書原供否曰原供何以翻曰求恩卽示以聚眾四五十人開堂關署爲首梟示餘人斬絞之例諭之曰例不分大小衙門以小衙門亦朝廷所設也爾等本皆死罪今以入衙挾

宦遊紀略

卷一

五

制之例輕辦首犯宥免衆人寬典莫大尙有何恩可求乎則有復訊從重而已皆叩頭願盡供京控之謀遂寢余之創爲殊聞墨供自此案始

乙未正月擬教示一道上中丞爲曉諭旂丁水手人等互相緝盜防奸以避惡名以邀重賞事照得名莫惡於強盜人人所不肯居賞莫重於獲盜人人之所願得爾旂丁原係清白之家該水手亦自食傭工之力本無惡名乃近來水手屢次滋事而各處拏獲盜犯多出根艘于是人柳指水手爲賊盜之人舵工爲

海盜之主而旂丁亦遂爲窩盜之家名之難辨莫甚於此本部院思水手不止萬人被劫不過數案是水手中安分之人自多爲盜之人自少然其中既有匪徒則黑白難辨且敗類借此逃匿則窩藏可疑雖良善蒙不自之冤而奸宄有相連之累欲不受此惡名何可得也今本部院爲爾等計莫若自立禁約互相糾察如有爲盜滋事之人水手知情不首不緝則旂丁同舵工共責罰之如水手緝獲一爲盜滋事之人則旂丁先賞若干本部院再諭州縣酌定賞格獲盜

宦遊紀略

卷一

五

首者賞若干獲爲從者賞若干獲滋事者賞若干夫互相禁盜者之非盜盡人而知之矣互相緝盜者之非盜又盡人而知之矣禁盜猶屬虛詞緝盜乃爲寔據能緝則可以洗爲盜之惡名并可以邀獲盜之重賞計之至便者也以衆水手之耳目訪一二爲盜并滋事之水手以衆水手之勢力拏一二爲盜并滋事官差拏獲安能不問旂丁舵工隱匿之罪乎互緝則獲賞不緝則獲罪孰得孰失可以決矣本部院一片

婆心為爾等計至深至切不憚諄諄訓諭爾等其共
凜之

訊如臯季中理京控婁松林賄姦霸吞斃命莫伸一
案此案季將妻張氏休賣與婁為妾隨控先姦婁已
退還季母在婁空房自縊控討妾帶傢伙不還被逼
等情初供甚狡訊有姦曾捉獲否曰捉獲訊既經捉
獲何以不將姦夫姦婦殺死又何以不捆送控官指
姦勿論何況休賣後控耶供未退休訊未休何以得
價供未得價即將退休結上一押給看供非親盡諭
宜遊紀略 卷一

三六

有人說爾親押証爾得價不是他人就是爾母供母
未到堂諭道光十三年四月初八日爾母季周氏呈
稱勒子畫字交子洋錢三十二圓錢二千是休賣畫
字得價定憑賣隔一月聳母翻控索詐顯然訊爾控
搬去傢伙豈有貧到醫妻尙有傢伙帶去之理所控
有何憑証供傢伙上有押諭斷無傢伙我有憑証再
將八年季託妻與岳字上一押給看供係親盡諭字
既親畫字上寫隨房傢伙物件交老母過活與四弟
開張將妻送岳丈寄居身向外生理等語是無傢伙

交與張德即無傢伙帶到婁家之確據也託字上押
為憑耶傢伙上押為憑耶如爾妻帶去傢伙休時豈
不要同即云隨身帶去安有放在距家甚遠一所空
屋之理爾安有預知帶去不還先押預防之事顯係
爾進屋殞母時見傢伙尙多混押圖詐矣季語塞訊
寔無傢伙爾母何以討取又何以在空屋討取據徐
順三供供着婁屋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有人送爾
母敲門進屋其人逃去那人非爾而何聳母圖賴情
形已見再三詰之堅不承認即供母難過活故至婁
宜遊紀略 卷一

三六

屋自盡即命畫供諭爾不能養母以致自盡罪亦難
逃收禁詳辦取案証餘人各供結保釋
余訊案先閱全卷將卷中要語隨閱隨抄并將年
月日記明縱年久卷繁片時閱竟所謂要語者與
現控呈詞相矛盾處也訊時止看抄摺不復翻卷
以矛攻盾折服強梁在此
訊吳縣陸廷顯等報驗龔五幅被龔八等毆斃埋屍
一案據龔德供認因胞姪五幅偷竊多次玷辱祖宗
一時氣忿毆斃掩埋地保趙晉山等供同據陸顯邦

陸廷顯稱龔八毆斃龔德受賄頂兇查龔五幅于正月十二日二更毆斃三更掩埋四更畢事龔八如是正兇龔德如果索賄料以屍爲奇貨講事說合掩埋亦必移時何以當夜卽埋不緩時刻陸廷顯邦所供龔八毆賄毫無証據訊陸廷顯邦是龔五幅表兄尙有瓜葛陸廷顯與顯邦出服更覺疎遠無故幫訟索詐顯然據地保供龔德毆時有沈阿廷徐大觀等共見龔五幅向竊集善堂磚木出有甘結卽傳見証并提集善堂甘結覆訊次日集訊証明陸廷顯等伏罪責處

宦遊紀略

卷一

天

龔德照例輕辦餘人省釋

又上中丞防盜事宜書曰江河爲盜賊出沒之區非無緝捕員役而盜風不絕日且更甚以緝捕爲具文不過揚旂張燈懸牌鳴金白晝巡查而已夜間劫奪毫不聞知事後追拏遠颺已久况近日糧艘爲盜藪比時未踪跡之業經逃匿彼處萬不能逐舟搜索激成竅端巨案雖多牢不可破勢使然也竊以爲莫若揀武弁中勇健敢戰之士扮作客商密巡水面隨帶勁卒藏入艙中燈旂不張消息不漏或盈箱盛石以

爲之媒或孤岸泊舟以爲之誘如有盜至先以甘言任聽搜取彼怠我奮捕獲不難既獲以後狡賴無從立時根追巢穴可得外江內河各處分遣大江左右波浪胥恬弁許超濫兵懸重賞賞罰必信人人奮與不特盜可盡獲亦藉以勵兵訓士預備不虞之道也或謂兩江地廣安得如許勇往之員而遣之則更請頒密札令州縣管弁于該管水次各選精健隸卒或僱鄉勇亦裝客商如前法密巡札到三日內卽行密遣無許宣洩延玩查參并諭各營卡添兵巡更無得疎懈既密爲之訪又明爲之防庶泊者高枕行者坦途商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又近聞長江一帶有水仙帮名目黨約數百人每誘客上舟夜泛江心強合賭博或飲以鴆酒棄之水中亦有棄之野岸者今設密巡之船見有夜行孤舟亦可盤詰如獲醜黨當究渠魁

宦遊紀略

卷一

天

乙未年二月兩司詳補荆溪縣林中丞出通達治理善體民情考語具題將行十二日聞本生父訃十五日自蘇星奔回里治喪

宦遊紀略卷二

貴池桂超萬丹盟

是卷及卷三卷四皆記宦燕事余向有日記書之
所為夜必書之自接樂城篆後二日即病每夜熱
發至四五更汗出自八月至正月未痊又為庸醫
所誤服涼劑而致瘡然日間強起辦公仍然案無
留牘而日記之廢則從此始茲從事後搜羅記其
要略留示後人非敢以告世之為吏者

宦遊紀略卷二

道光十有六年丙申二月初萬治本生父喪服闋例
歸籤掣原省候補四月三日在籍起行五月九日抵
直隸省是月題補正定府樂城縣知縣

七月院委赴河間縣訊京控兩案 一文生南漢京

控堂弟貢生南文瀾隱典旗地一案訊係莊頭放出
為民旗主賞給義贖地畝文瀾父將地易地葬親并
非隱典是否賞過應請咨部查明核辦時南文瀾亦
呈控南漢盜買旗地余擲還曰兄弟例得客隱今互
相攻揭不已勢必至子孫相仇不思有以解之家難
無了時矣若兄止見弟不是弟止見兄不是如何能

解解之法莫若自反查卷南文瀾以爭基控縣試問
此細微事故值得告狀耶此弟大不是處南漢以弟
縣控便砌詞京控試問地內所葬都是至親若如所
控必應遷起骸骨暴露汝忍見之耶此兄大不是處
汝等弟列膠庠獨未誦常隸之詩角弓之句乎試清
夜思之以吾言為然否爾等尙有互控以姪毆尊一
案著明日齊集聽訊及訊兩造俱稱姪未敢毆問何
以控稱向來皆在夢中昨聞明教如夢初醒悔無及
矣又敢欺乎余曰能補過者君子也余當從寬詳辦

宦遊紀略卷二

二

保全爾等功名皆拜謝誓兄弟輯睦如初 一孟姓
京控表姊丈賈姓白晝搶奪車牛衙役窩分一案查
縣卷係賈妻劉氏作原告稱伊與孟母誼係姑姪母
家素封姑姪先後出嫁各有珠冠伊以翁廢蕩存姑
處姑亡往索孟匿不還等情時孟以牛車送回賈妻
賈扣留控縣久訟缺費出而售之并非搶奪此案珠
冠無憑惟調人議賠大錢二十千孟許之而賈不允
情節稍露初訊孟甚狡賴及傳其弟訊之開口供珠
冠哥子知道我不知已知有此珠冠矣繼愈問愈狡

余尊責之遣出進其兄而語之曰此案已問明矣我有兩言斷定賈還爾家車牛爾還賈姓珠冠孟云寔無珠冠卽提中間明還賈寔寔余曰若其無之爾肯避中調處許賠二十十大錢耶又况爾弟既供狡卽應責但爾弟供爾已變賣此話未確此物不在爾婦處便在爾弟婦處應卽差傳質訊婦女上堂有何體面由爾自取于我無尤始供誤認母物變賣二十十大錢屬寔其弟旋亦寔供係賈劉氏所存惟同稱賣與不知姓名之人矢口不移斷賠六十十大錢車牛合賈贖還衙役無干孟以誣告坐徒初孟姓弟未投案止問牛車緣由下落不問珠冠一字亦不提調人問及俾弗防備故易得情

宦遊紀略

卷二

三

八月二十六日接樂城縣篆次日謁廟焚疏矢志澄清如代理陽湖時事懸聯大堂曰我如賣法騰塗地爾敢欺心頭有天每告期大堂收呈有兩造俱到者隨訊隨結出查學訟師教示

諭差依限傳人如限三次者升上一名違限三日外者管二十五日外者管三十三次逾限者降下一名

著刑書登記隨時送閱徇私者戒飭

諭經承送稿在門房外交無許入坐接讀積壓文書票稿重責

諭爲嚴禁招搖撞騙來誘扭稟被哄首追事照得本縣筮仕以來心比鑑空守同冰潔百神可質千人共知內外俱甚肅清上下從無睽隔但恐人衆則賢愚難一日久而奸巧易生或指官親實好以招搖或假幕友家丁而撞騙人情叵測難保必無又或訟者被嚴訊之餘將恐將懼思解免之路求助求援豈知本

宦遊紀略

卷二

四

縣執法如山洞觀若火折獄皆由己斷不聽旁言是事必以理衡豈徇情面且事非理曲何至求人一推詳則欲益反損已果情虧何如息訟一壯往則後悔難追爲此仰合邑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如有衙門內外人等向成訟之家招搖撞騙許卽扭稟以憑重究如有受其欺罔給以錢財者准其自首卽行追還否則發覺一體治罪

移文各鄰封日安良在乎除暴彌盜必先拏窩惟盜賊窩藏之家多不兩縣交界之地聞拏易竄越境難

拊鑿窟遂多藏身益固且此輩多通捕役知照會拏消息輒漏匪跡既遁窩罪難科宵小之肆行地方之不靖全由于此今做縣與貴縣約不分畛域聯為一家倘貴縣訪有做境窩主不必先行知會即親率丁役星夜兜拏做縣訪有貴境窩主亦如之一縣拏獲總算兩縣會拏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匪類無所容身則兩境全安萬家蒙福矣請煩貴縣查照來文事理施行自後拏到元氏獲鹿等縣巨窩不少

論為飭士勸民無信邪教以正風俗以保身家事照
宦遊紀略 卷二 五

得樂邑人民質樸向來教匪案內無名但恐衝地通衢過客有餘腥之黨託名治病巧言為煽惑之緣倘或墮其術中即已居于化外自投羅網拔出無由難免桁楊悔追何及本縣愛民如子慮事必周保于未危禁于未發因思士為民表欲使教代我宣爾多士讀聖賢書深知孔孟之外別無正教堯舜之世不容邪教凡屬八卦白陽紅鬍天主等教無一非欺天欺聖以欺人無一不滅理滅良以滅族名為銷劫而災立至焉各為勸善而惡莫大焉試看林清尹老須王

法中等誰不骨碎為粉肉卸為泥恃眾而眾皆灰斂錢而錢安在奈何循覆轍而以為安飲醜酒而以為旨豈非大愚也哉多士誠以此化導鄉愚有先入之言為主雖百邪說不能入矣為此仰合邑舉貢生監人等知悉爾等居四民之首分應開導愚民須知學以明倫彼邪教無生父母無父子之倫身犯王法無君臣之倫男女混雜無夫婦之倫引誘兄弟朋友于重罪即無兄弟朋友之倫焉各教之罪人即為國家之亂民卒至身儻家裂絕祀覆宗何如自安耕

宦遊紀略 卷二 六

鑿共樂熙恬之為得也用是日切提撕家申告戒本縣不能沿村親勸直如親勸一般救孺子于陷阱可修陰隲以取功名化險路為蕩平可睡鄉鄰而達禍患成物適以成己保村即以保家倘有頑梗不聽甘入迷途許同地保出首事豫則立道明乃行于爾多士有厚望焉
訪有劣衿包訟在縣不勝唆使上控或本人畏蕙即頂名前往因于趙州人呂進司控范仁行等誣欠拖累案內詆詰原告在省路程不知控省情形不悉究

出文生檀棟材頂控傳到該生訊寔是移學詳革王
提究間在學潛逃查呂進賒范仁行棉花錢二百四
十二千除還欠百三十千業經取限分還在案經檀
棟材頂控藩司推為清豐吳太中所欠呂亦改供因
關提清豐人卷回開吳太中現往河南卷有呂進控
吳太中欠花錢二百五十六千八百文一案業已陸
續追還止有二十八千二百錢未繳等因提呂進訊
所控吳太中欠項即欠范仁行之款詰以原賒花價
二百四十二千何以多控十五千八百得非詐騙耶

宦遊紀略

卷二

七

供非詐騙而寔情不吐我云若非詐騙除非申闕所
賺之錢亦本分事何為不供因供寔是賺的我言吳
欠范錢與爾何千何以擬身往控其為爾賣與吳無
疑既有所賺之錢其為賒後轉賣無疑非爾應還而
何日語塞具結願還一面嚴拿檀棟材究辦每歲開
篆出票查拏在任五年該革生不敢回籍
諭為設立循環二簿稽查行旅事照得大道城鄉客
店例應設立循環印簿登記行客姓名籍貫牲口行
李來歷去路形跡可疑盤詰送究法最詳妥茲邑七

省通衢五方雜處匪徒易混巡察尤宜嚴密為此仰
合邑店戶地方人等知悉無論大小道路大小客店
限三日內各備空白循環簿兩本送縣鈐印發領日
將住客姓名籍貫口音同行人數及牲口行李數目
何處來何處去詳開登記其南關及三門內外客店
著地保每日送縣查核循去環來四鄉客店著地保
按日稽查一月一送亦循去環來爾等務寔心奉行
遇有形跡可疑認寔盤詰送究如有不服查詰恐即
匪人立即密稟以便差查倘陽奉陰違遺漏登記及
需索賈放等弊查究不貸

宦遊紀略

卷二

八

藥邑娼賭頗盛拏獲重辦數次風猶未絕乃作四言
諭曰如有賭博輸者自首追錢還爾照例免究要拏
賭具頭家勿漏開賭罪名流徒不宥賭者受杖戴枷
昏晝造賣賭具切莫放走拏獲送官賞必從厚娼婦
剪髮醜揚中弄嫖客枷打不論華胄窩賭窩娼坐及
鄰佑房屋入官官人看守以身試法後悔無救自此
輸家首即追還娼婦獲即剪髮此風頗息
諭為設立更牌以防盜賊事照得時屆隆冬宵小竊

發與其貽誤事後莫如防患未然本縣於南北大道
 五里設更棚一窩舖一兵役看守傳籤至鄰境換回
 又令壯役施放鳥槍一路巡查使家丁二人住宿夾
 界總舖各路壯夫四人護送行李至交界家人舖取
 送到籤次早呈驗所以防備匪類保庇人民者甚密
 今于城鎮鄉村特設更牌之法令十家設立一牌開
 上花名每牌輪二人擊梆鳴鑼遇有盜賊互相查拏
 以合守望相助之意為此仰軍民人等知悉立即遵
 設更牌逐夜防守務使聲勢聯絡間閤久安本縣不
 宜遊紀略 卷二 九

時親查如違重責地保盤獲大賊大盜重賞拒捕格
 殺勿論

諭為清查保甲順布條教事保甲為古良法除秀安
 良奉法免咎全在乎此今飭將家口僱工一一書明
 并開應遵各條于左 一十家一牌每夜輪出二人
 巡更必須強壯之人 一私藏鳥槍干禁獻官免罪
 給價 一娼賭害人最甚地保不稟重究 一外來
 之人或以燒香治病煽惑鄉愚誘哄婦女卽是教匪
 立將其人送官 一訟則終凶遇有尋常口角卽行

化解勿信訟師以致拖累 一鴉片煙害人甚于毒
 藥吸者治以重罪有販買煙土者獲送重賞自繳煙
 鎗煙土者免罪 一居家兒媳孝順內外嚴肅不使
 婦女到巷觀燒香不使婦女到公庭露臉耕者耕讀
 者讀各勤本業不許閒遊庶各村有興起氣象 一
 該地保每夜查古廟空巷無許藏匪
 諭為明懸賞格以勸緝匪事照得樂邑為七省通衢
 匪徒易于溷跡雖經隨時訪拏而行旅往來聚散莫
 定鄉村僻處耳目難周誠恐本境竊匪未盡掃除鄰
 宜遊紀略 卷二 十

境逃兇外來盜賊不無潛入本縣務欲剪除殆盡不
 吝獎賞類施為此仰軍民書役人等知悉各須留心
 查訪遇匪卽拏有面生可疑行踪詭祕者盤問卽可
 敗露伺察許得真情或扭稟或捆送認罪名之重輕
 定賞銀之多寡一言九鼎不少分毫茲將賞格開列
 于左 一擊獲叛逆逸犯每名賞銀千兩 一獲逃
 盜逃兇罪至凌遲者每名賞四百兩 一獲斬犯者
 賞三百兩絞犯者賞一百兩斬絞緩決者八十兩逃
 軍逃流賞五十兩徒罪以下酌賞

論各歇店過客知悉時屆隆冬大道嚴密撥役八名護送客程南北各四持械張燈街道打更須准衙裏四更三點店門始啟南北兩關客整行李護役候齊放槍行起此時不行必待天明店門關閉不許寄征徒步過客概等晨興早放失事店家重懲護票付客過境還差護送索錢截角交回次日繳票立杖庭階交界設棚家丁往往稽查更夫竇旅亦護送到有籤收存此處護役送客啟明歸署交界取籤銷差爲據示爲勸諭樹畜修井糞地以收美利以成康阜事照

宜遊紀略

卷二

七

得林木之用以利萬民果寔之收以佐五穀樂邑土雖無曠樹罕成林養送所需每多缺用宜皆畜養之無地實由種植之不勤四鄉地多建井灌溉有資但不潤之則泥淤不修之則磚裂何以汲之不匱養之不窮且雞豚諸畜政戒失時牛羊各羣家宜生息邑人皆不留意物產不審殷富莫致又南人百畝之糞取物之遺毛人之雜髮掃亂草燒之成灰積穢物聚之于窖皆爲培壟良苗之用而北人棄之由懶惰偷安之故也爲此仰合邑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子驚蟄

後清明前廣栽小樹庭中墻下須到處以成陰地角墮頭必隨時而補插務使家有林藪地無空閒不致求木他山借材異地便何如之富可使也并宜乘農隙之時修井養之利汚泥除淨礮石整齊井旁植樹爲陰其有無井者開之其有地形窪下者鑿爲池塘養魚種藕積雨藉消池岸周圍并可種樹庶幾化磽确爲膏腴轉毀飢爲豐稔事皆有條歲保無虞凡有牛有馬之家爲之畜牝求牡及時孳生羊豕蕃衍最速雞鴨日用必需俱當廣爲畜之積糞道在屎溺掘

宜遊紀略

卷二

七

窖路旁隙地行人得便居人得利并掃草薪等物焚之收羊豕等毛壟之俱可成糞使物無棄材地無遺利以致邑中富庶不難矣今著各地方傳諭各戶悉使遵行倘或視爲具文自安息惰本縣遇便下鄉親自查核如有不樹不畜不修井不收糞者即將該地保重責不貸

論爲填修街道以便行人事照得雨畢除道政有常經邑係衝衢往來絡繹每逢雨雪水潦滿街行者苦深轍以陷車居者欲出門而卻步販者弗至買者弗

傳路既難通人俱未便為此諭城鎮地方軍民人等知悉自後雨雪既畢各填修門前街道至街口以外泥濘過深道途之中水坑難越俱責成地保募修務使實旅坦行雙輪無阻販商雲集百貨常通彼行者固免滯留爾居者亦有裨益倘敢抗違重責不貸

諭為嚴禁有夫男之婦女出名控告以正風化事照得闖言不出禮有明文婦女逞刁例所嚴禁迺樂邑惡習竟有夫男與訟婦女出頭或競蠅頭之利而不念天親或觸雀角之嫌而肆行混攪并有忝在紳衿

宦遊紀略

卷二

三

之列亦罔顧廉耻之防豈知使母露面于公庭子為不孝縱婦挺身而健訟夫屬無良欲為遮護其愆適以加重其罪為此仰合邑軍民人等知悉自後有夫有男之婦女無許出名爭訟如有出訟者無論理之虛寔先責夫男不貸

諭為嚴禁強丐以清街市事照得殘獨無依之人乞食原所不禁但可善討無許惡化近有無賴丐徒竟敢結黨成羣敲磚割面擾亂支易喧呶市塵大為商賈之害殊堪痛恨本縣特明定章程日派壯役輪巡

街遊禁止刁風為此出示曉諭如有不法強丐仍舊肆行該役即拘拏到案嚴行究處倘巡查不力即將該役重懲并列規條于左 一 孤寡窮獨廢疾者乞化願給者給一文不得停留吵嚷 一 敲磚割面者驅逐 一 乞丐無許聚至三人以上 一 壯夫偶然染病失路者准暫乞母許常時作丐 一 外來無業游民概行驅逐 一 乞丐有倒斃者除地保募勸葬埋外一切不准滋擾

諭為勸捐書院經費事樂邑龍岡書院自康熙間桐城王公珉作宰始建百年以來舊蹟久廢前任石門

宦遊紀略

卷二

四

王君有意振興之勸捐青蚨四千繕盡營堂舍規模一新而修薪各費無所取資書院之虛設數年矣余下車始捐廉延師課士文風稍有起色惟是經費必足教澤乃長非歲有餘利源源不竭不足以垂久遠勢不能再托優曇之鉢集成白傅之裘夫功莫大乎為國家育才利莫大乎為子孫貽穀榮莫大乎邀朝廷之獎名莫大乎樹眾口之碑諸君如慷慨樂輸成此善舉嘉惠士林澤及孫子請叙于朝勒名于石

是立大功貽大利取大榮播大名于無窮也以視命金佛圍施齋道觀輕重爲何如哉茲邑民貧客富有素封固資近水于商賈亦借他山蓋商賈獲此邦之利亦當分利以利此邦況民表惟士士心悅則爭訟自此潛消利入卽以利己也客久爲家家資捐而子弟亦應入籍成人適以成己也將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明有旌善之條何善不勸陰有積德之報樹德務滋卽騰歡鹿士之慮必羞作守錢之虜此敢示爲捐設四鄉義學曉諭居民往從并勸捐資廣爲

宦遊紀略

卷二

五

設塾事照得風俗之不由義理之不明義理之不明由子弟之不學是以欲興化民成俗之功必復黨庠里塾之制本縣下車旣與復龍岡書院清理城中義學茲又于四鄉分立義學四所已經捐廉延師南學設南十里舖西學設永安村東學設城郎村北學設洽河舖皆借廟宇以居現擇明年正月二十開館凡附近居民子弟力難從師者卽往受業止須門生紅帖餘無所需但各鄉村子弟甚多四義學收入有限若不廣設識字仍希本縣以寒儒蒞茲瘠缺勉爲

倡捐力難遍及勢不能不勸各村富厚之家捐立各村之塾爲此諭鄉村紳士軍民人等知悉各鄉聚衆成村必有殷戶或兩三家捐一義學或十數家捐一義學俾俗盡淳良讀書可以化暴且人多感激施惠卽以保家毋吝資財要培元氣總而廣爲建立相與有成無負本縣勸勉裁成之意嗣後各鄉請以廢廟地爲義學計共一十八區 附義學規條 一學生以十名爲止先儘極貧如皆極貧儘先 一本縣發簿一本記學生姓名每月讀生書若干溫習若干開

宦遊紀略

卷二

六

講者作詩文幾首讀書幾篇按月總開館師于書院應課時呈驗 一館師另帶學生不准過四名 一與學生言當教以孝弟忠信痛斥邪教之非証明善惡之報俾其知所向往 諭縣西縣南地保居民人等知悉邑之南界前有飛蝗入境幸未停落今雖旣去停落未遠不可不防其再來昨諭該討每人預備長竿一根杪上綁起布片或被或衣或包袱作旂旛樣式倘或飛來一齊舉起驅回又預備短竿一根綁上鞋底以便撲打又預備

排人夫每十人立一頭目領之每村夜派數人守至三更無論日夜遠望其來鳴鑼集眾農夫十六歲以上執長短竿齊出排作長蛇陣勢總宜早為齊備若待既至始辦晚矣如有零星遺落飛蝗即率眾撲打無遺曾經出示收買每觔大錢二十文又鄰境既有飛蝗將來必有蝻子我邑南邊西邊交界處即速開一長溝計闊二三尺深三四尺溝須相連各開各地庶蝻孽不能越界人夫器械限一日辦齊長溝限五日開竣本縣親來查閱如違重責

宦遊紀略 卷二

七

諭書院租戶并合邑居民知悉昨查書院地畝故意夏梁兩村多城地大營村多窪地均少收成本縣察其土宜莫如全種柳樹至于十年其材可用為利數倍今議道光十九年為始著租戶於承種地畝插柳成行或種棗樹均隔一丈插一株其租錢貼種樹費免交每年穀雨日請董事看樹至樹之利息書院得半以其半給與租戶以酬看守之勞砍伐之工有不種者究責已傳該地保租戶到案寫立認約矣本縣前勸爾居民種樹如有城地窪地均可照樣栽之以

收美利特論

論為勸種薯芋以助民食事照得天時之雨晴難測多方籌之則不窮歲運之豐歉難齊先事備之則無患樂邑利在木棉食資秫粟連年收穫自天降康但木棉患澇秫粟患旱倘有陰愆陽伏之時保無啼飢號寒之苦查前藩憲頒有薯芋種法可以旱澇均收莫若每歲酌分數畝種此易生廣生之物雖遇歉歲亦可資生計無有便於此者為此示諭合邑軍民人等知悉爾等遵照後開種法分地量栽等未雨之綢

宦遊紀略 卷二

六

繆獲如雲之倉積其各防置於豐勿疑勿怠以仰體大憲念切民生之至意附種法 一種甘薯宜高沙地若地非沙土先壟柴灰牛馬糞使土脈散緩與沙土同可行根起脊尺餘春分後下種種在脊上二月至八月皆可種早栽宜稀晚栽宜密須順栽一畝可收數十石旱澇俱收蝗蝻不害薯性畏寒亦畏熱收苗須置和暖處用草蓋俾通風九十月間掘薯鄰近根早生者用輦草包裹挂通風處陰乾作種 又一法八月揀近根老藤剪七八寸長每七八根作一束

治畦照栽韭法月餘每條下生小卵冬用草蓋來春分種 一種薯蕷藥山宜平沙地春社前取宿根用竹刀切塊長二寸許開坑長闊三尺深五尺填亂柴及牛糞過半忌人上歷以上將截斷薯蕷埋于中仍以熟牛糞覆與炕平苗生用竹木架起秋結果冬掘根至一年後根粗一根可支一年食三年根大尤佳 一種芋宜近水軟沙地十月揀佳芋置土炕中藥糠鋪底草蓋勿令凍三月間取出以芽向上埋肥地待苗發三四葉然後移栽掘深三尺方三尺爲一宜遊紀略

卷二

九

區若積潦處所但圍埂界溝不必掘去三尺土次年潦地變爲膏腴下寔豆其一尺五寸糞壓其上區勻種五本秋間以肥土壟根摘去葉冬間掘起每畝可種二千六百本每本收二筋勝穀二十倍 諭各邑村莊人等據西辛莊地保王明順等稟稱該村地畝多被西營等村買去買後撥入買至社內不復在該村當差以致地減差重等情查向例按地行差以各村之地辦各村之差最爲公允若如該地保所稟地歸外村差累該村地日減而差日重民何以

甚苦樂不均莫此爲甚爲此仰西營等村社書地保及軍民人等知悉嗣後西營買西辛地者不准將權撥西營社仍當西辛之差西辛人買西營地亦如之該村東頭西頭有買賣亦如之凡外村有買賣管如之如有抗違者嚴究

諭爲照例出夫挑溝平道以除潦患事照得除道本古王之政使民乘農隙之時變邑有南北大道四十五里七省通衢兩旁有溝以通水道向來合邑出夫各村分段挑挖留有成卷乃十餘年來挑澹不勤墮

卷二

二

築殆盡每逢夏雨野水橫流不但有苦行人抑且爲害禾畝本縣以興利除害爲念趁農閒凍解之天按卷出夫開溝防潦敢煩眾等易舉之力共圖化險爲平之安爲此示仰合邑地保及軍民人等知悉爾等須知本縣非願勞民實欲防患且有舉莫敢久廢孔道何可不修所有稟開各村界限胥照卷內舊章并道旁向有界址定于二月初二日開工各地保如期帶夫上道兩旁之溝皆以三尺寬四尺深爲度卽以兩溝之土填築中間大道務使堅寔坦平先完者聽

其先歎本縣親自查驗如有挑不如式者仍行補挖

毋得草率延違干咎

道光戊戌正月

諭為照例出夫挑挖汶河以防水患事照得樂境地瘠民貧邑西為甚綠西有汶河一道入境四十五里就埋二百餘年故道人耕河身半失一逢夏潦浸沒田廬本縣下車訪知即欲除此大害只以請帑勢有不能勞民法嫌自創遲回兩載輾轉在心今因公至永安村忽見前明萬曆碑文上載挑河築隄之事有按戶出夫計夫分地等語回查工房成卷竟得各村

宦遊紀略

卷二

三

出夫舊章因思水患既所當除舊章又復可仿官不倡行則是自溺其職民不踴躍則是不樂其生遂議明春解凍之期與此公旬合作之役詢之紳耆皆稱義舉按其時令又值農閒除移知獲鹿俾濬上流牒請趙州合開委道外為此仰縣西首事地保軍民人等知悉邑境自彭家庄起至龍門村止票派各村段落皆照萬歷舊冊參以現在煙戶多寡量為變通定於明年正月二十八日開工二十日先飭工書臨河丈地分段訂椿凡河身耕種之處讓開二丈以前侵

佔官地之罪姑寬弗究挑河以濶一丈深八尺為度即以所掘之土堆於兩岸距河二尺為隄濶以三尺為度毋使土近河身以致雨流傾瀉其起土或用牛犁為力較易爾等當此暇日與其甘於遊戲曷若興此利源可除數百年之災患可裕千萬頃之倉箱既知勤則有功自應感而思奮本縣不敢憚勞必將親自督率倘屆期夫不上工即惟該地保是責至於丈地經書催夫差役俱經本縣給發飯食毋許下鄉需索如違稟究

道光戊戌十二月

宦遊紀略

卷二

三

諭為票傳東南北三鄉人夫挑挖城河以防水患事照得思患預防者保惠之事同井相助者親睦之風茲邑城河四面久未疏通逢潦漫溢城根浸壞淹及居民急宜開濬查工房卷載舊章向係四鄉出夫挑挖惟本年西鄉各村以汶河久塞為害現勸挑開大眾甫集未暇兼顧城河本縣欲與爾東南北三鄉父老約汶河興大工除大害本有借助合邑之思茲不煩爾等遠助即以西鄉應挑城河段落借重爾三鄉民力代為挑深分之則地無多合之則工已蕪實與

助挑浚河無異本縣每恨不能胼胝相助卽爲本縣
代勞無異爲此仰東南北三鄉地保人等知悉爾等
務于二月初六日齊夫上工各挑票開城河段落其
翻照舊深以七尺爲度著該地保于前二日到城眼
同該承丈量分段訂椿所有代西鄉加挑丈尺後不
爲例值農事之方開賴舉擊之易舉實因事出難已
非日信則敢勞特論

道光己亥正月

諭爲再勸挑金水河以防潦患事據武舉劉瑜等稟
稱奉諭勸挑浚河除民間二百餘年大害四境歡躍
官遊紀略

卷二

五

萬代仰瞻惟西南尙有金水河一道由元氏界入縣
境十二里入浚河現亦久淤爲害并請勸挑等情查
治水必導支流除害亦宜務盡金水河既久淤塞自
應一例疏通除文移元氏俾開上流外爲此仰金水
河附近村民地保知悉爾等于票開各村按各管地
畝多少分段興挑本縣卽給該承飯食于正月二十
六日下鄉會齊首事地保丈地訂椿各村卽於挑竣
浚河後起工以濶八尺深七尺爲度餘照浚河之式
挑畢報明本縣定於三月初十日驗工大約農事至

季春望後始與以前俱是暇日非敢重勤爾民寔以
增數日之勞不但獲十年之利其各奮勉赴工以副
本縣念切痾瘼之意

道光己亥正月

按元氏縣福大令名淳接到移文卽濬金水河上
游無異詞浚河下流屬趙州河身尙在有水常流
施工較易初牒至德刺史名克崇額月餘無回文
至正月開工前三日親往請示許之及二月初間
趙未開工使首事往趙稟催批俟秋後舉事余次
日親至趙署云前若不蒙金諾卑邑何敢開工今

官遊紀略

卷二

五

挑挖及半而下流阻塞倒灌可虞昏墊更甚民豈
不怨刺史尙辭以難余長跪云爲民請命旁有幕
賓徐荆山上舍名璐者力贊其成乃許之至獲鹿
張令名玉藻性拘回文不濬上流幸于縣境尙無
大碍惟挑後遇水有沙下擁後換易劉甘三令余
廣移催俱回以在獲無害余抄獲境平同村三官
廟康熙癸未修濬浚河碑文示之亦不聽其碑略
日獲鹿縣東南五十里有古浚河自邑之蓮花營
一起經樂城由趙州大石橋以注于滏河年久隄平

沙壅每遇夏秋霍雨山水橫流民苦昏墊而地穰
屯平同村受害尤劇頻年屢呈修濬不果康熙三
十八年七月樊清高等公叩護道本府陳詳請撫
院李批准舉行蒙本縣周會同樂城縣張趙州孫
勘復三十九年三月興工人各踴躍効力成事五
月井匿道張驗工以高遷村所分隄岸未修築一様九
府審本府當堂捐金五兩飭照上下修築一様九
月高遷士民擅將官隄削平二尺控府戒責令其
補修至今隄防一帶水不為災歲獲豐收老幼安

宦遊紀略 卷二

三五

樂皆撫道府縣愛民之大德也嗣後隄岸冲塌俱按
各村原分段數興工補修毋得推委為此呈縣刊
石以為後日明証云爾

又按汶水所出余遣姪連穎襍被尋源實出獲鹿
之五峰山樂邑舊志及平同碑以為出蓮花營蓋
為前明趙文奎大合碑文所誤又自彭家莊始入
樂境謂自寶姬村入亦誤其詳有吾姪連穎汶河
辨一篇載樂城新志

諭為普勸淘井以求靈雨事照得日來天氣亢陽秋

糧難種屢禱屢雨尚未沛然本縣憂心如熏束手無
策因以講求古法得淘井致雨之說蓋雨者水氣所
上騰而下降也故江南水多雨亦多樂邑汶河斷流
治河成陸土氣太盛水氣受制是以多旱幸四鄉井
地甚多若各處淘之水泉動于地則天氣應之雨可
得也為此仰合邑軍民人等知悉凡鄉村有井之家
一體淘濬淤泥既去水泉倍甘事本應為况能致雨
即謂古書難以盡信要有明驗而後傳且効一手一
足之勞費工甚少沾千畝百畝之澤收利無窮爾百

宦遊紀略 卷二

三五

姓亦何憚而不明試耶

余治樂五載惟後二年雨暘調順前三年祈雨甚勤
邑壤須五寸雨乃可布種每禱得雨不透不止有齋
戒宿壇至半月兼旬者取水步行十里五里不等或
縲纆以行或三步一拜至壇或燒晚香跪至半夜不
起拜薦膝痕久而不滅其祈雨文甚多皆失有祭風
文尙存其詞曰惟神功任吹噓職司長養迨迎甘雨
吞吐浮雲百穀資以蕃生萬民賴以托命茲土炎夏
以來旱乾太甚井泉淺而易竭土脈燥而高颺已裁

之禾欲枯未種之穀難播因此屢勤祈禱糞油滂沱乃連日大集陰雲將作霖雨俱被清風吹散而本月十三至十七五日之中黑風再見知必由有司圖治無狀或有冤獄未伸抑因教化未行民心狡詐民俗淫奢以致上千天和負咎省愆不勝恐懼惟是官邪不謹宜罰其身民愚無知乞赦其罪其有不可赦者亦止罪其身家似不宜一概遷怒且天地以好生爲德大神宣天地之化卽望體天地之心不殺良苗以生衆庶爲此薄陳俎豆敬告神靈伏叩普賜原宥大

宦遊紀略

卷二

三

沛仁施聚雲而不散雲助雨而不止雨降三日之霖布千里之澤總祈氣能解愠聲不鳴條無水旱之災無蝗雹之害威戴神德曷其有涯時道光己亥四月也

論爲勸民增隄種樹事照得去春勸挑浚河卽以所掘之土築隄兩岸夏間洪濤三發水皆順軌無虞畝獲豐收不薄可見去其害卽獲其利爲其事則有其功矣惟是防患必欲其周謀事必思其永浚河雖有兩隄必須種樹盤根而隄乃固且枝條久而繁茂亦

可售編箕筐獲利以助歲修又永安村南舊隄現多泅場若復增修雖水勢極大亦可堵禦足以補新隄之不及爲此仰邑西各村首事地保人等知悉爾等務于驚蟄之後清明之前沿隄內外種柳兩行按段立石分界各管各樹或隔一丈一株或隔八尺一株十年成林長條日茂儘可砍去繁枝變賣以充歲修經費其永安村南舊隄卽按向來各村段落增築于二月初二開工其種柳與長隄一例須知農事閒暇之日戲無益而勤有功其各踴躍赴工以副本縣

宦遊紀略

卷二

天

慮遠謀長之意特論道光庚子正月

藥邑少習邪教之人惟桐油村向有一半天主教嘉慶年中經甯姓文生出首出改悔結者四十九家至是有挾天主教書出首一家者訊之十字架肯跨稱俱已改悔此書焚之未盡留作樣包者直省教案須詳悉查案問及四十八家有書否余單車赴村按四十八家搜之無書憇于書館教讀者卽從前出首甯生問村中可與改悔日不敢再與大獄問如何使之盡絕日拜關廟該教素輕侮關聖拜之則同夥不敢

入矣乃進四十八家而問之爾等真改悔乎曰真敬
關聖乎曰敬村中有廟余親率衆行三跪九叩禮從
旁觀者老幼歡呼以為此風息矣

又馬家莊有女天主教余親訪拏其家有蕩城人李
姓問伊家在教爾至其家亦教中人乎曰是并帶坐
詆女天主教不跨十字其夫肯跨肯罵李姓則曰吾
家三輩習此頭可斷教不可出也余顧其夫言曰爾
婦不悔即發邊境為奴不得為夫婦矣還是夫婦離
散好還是夫婦長聚好爾且勸一久再問次日婦即

宦游紀略 卷二

无

出教李姓強很如故余曰習教有何好處曰勸善問
何善曰孝弟忠信余言不認祖父墳墓絕血食是大
不孝犯王法所禁是大不忠使兄弟朋友同陷于罪
是大不弟不信再將孔聖所言孝弟忠信暢說一番
試問我言是乎爾教是乎孰榮孰辱何去何從爾且
思一久再問次日提訊叩頭願改矣

宦游紀略卷三

黃池桂超萬丹盟

余向構劉委必將趙宇通理使一一跳躍而出是
卷所記驚斷各案亦便是供跳躍而出與作文之
法將身同

訊樂城治河舖香如九白晝被竊一案呈稱賊從南
隣屋內牆頭過院毀窰入室竊去大錢二十四千復
踏梯越南隣牆頭而去查看情形南隣兩院九家賊
每越前院牆頭即入前院五焦六焦雙喜所住也院
宦游紀略 卷三

有數家白日越牆出入必非外賊可知據差稟稱案
有端倪訪有焦札札見証比鄰傳問據札札供伊與
雙喜隔三家正月二十八日伊從雙喜家前門往後
門出後街方到門時焦雙喜之父焦玉咳嗽兩聲進
門見雙喜妻賂氏趨窰入屋焦六在院立著又有楊
秉齋心中懷疑從石磨上窺探見焦五在糧店屋內
焦雙喜在窰外看後隨往後走焦賂氏叫伊回來給
錢二百文不受次日焦賂氏送錢八百文伊母囑勿
言後因糧店報案伊恐被累以八百文交差等語焦

駱氏初供此案係札札一人將錢偷在毛房被伊看見因給伊錢八百文此時收下男人雙喜不依因送還等語焦五亦供札札一人所偷余言大錢二十四千重至百八十劬斷無一人能負重越牆之理札札係院外之人院內人家甚多札札一人斷不能白晝往人家院牆出入公行竊取可知焦六旋供札札同雙喜夫婦所竊雙喜夫婦分錢十二千札札分錢十二千焦五又供伊與焦六札札三人所偷伊進舖房札札在窗外焦六在院內伊分錢四千焦六分錢四千札札分錢十二千余詰以同院作賊未必客外人

宦遊紀略

卷三

三

插入斷無外人接賍反得雙分自己入室止得半分之理問明前院同任尙有郭三姐必定知情立即傳問供是日外出至晚歸來實在未見我云事後必知必給爾錢照實供明錢不追繳再四開導始供雙喜女人同焦五焦六給伊大錢四百戒令勿洩并無札札在旁等語于是焦六始吐實供伊同焦五雙喜院內閒話焦五說問壁糧店向來不賒今趕集家內無人我們弄他錢使用伊與雙喜聽從焦五同雙喜踏

梯越牆過去兩人同把窗戶打開焦五進舖房雙喜在窗外伊在梯上焦駱氏在院接賍伊分錢四千焦五分錢八千雙喜夫婦分錢一千六百以事主報賍二十四千寔只有二千三百六十也郭三姐四百文是焦五同駱氏給的焦札札八百文是焦駱氏給的伊等恨札札看破是以咬他寔無他在內等語焦五并雙喜夫婦亦供認具結查此案因焦札札八百錢而破倘此錢係札札給駱氏則案內有札札無雙喜可知係焦駱氏給札札則案內有雙喜無札札

宦遊紀略

卷三

三

可知此可兩言而定者也郭三姐供明焦駱氏同焦五焦六給伊錢四百塞口無札札在內郭三姐之錢既係焦駱氏所給則交差之八百錢是焦駱氏給札札非札札給焦駱氏明矣焦駱氏既給札札錢以塞口則札札非同竊明矣焦玉子生客到門作咳嗽聲知情故縱可知該犯認得歷歷如繪案無遁情即分別按例責處時差因捏稱郭三姐急病受杖造言雙喜遭冤札札正賊釋放眾人惑之張貼堂判民乃悅服

訊于成宗請領煤行牙帖一案判云治世之政在于便民地方之害莫如罔利查樂邑本不出煤由山西經獲鹿車載而來裝取棉花布疋等物而去百貨流通往來不息煤不設行亦無經紀商民便之由來已久嘉慶十八年王慶年等硬立煤局致與訟端經汪前縣以照舊章詳結在案道光十二年于成宗請設煤行捏詞控府經漆前縣仍以照舊章詳結又在案乃于成宗不知改悔蒙蔽前縣詳請牙帖欲罔市利以亂舊規將使商旅畏足百貨不通詎非地方之大害

宦遊紀略 卷三

四

嘗今斷令仍照舊章聽從民便永不許設立煤行煤局煤經紀以為民擾于成宗予杖具結其所請牙帖即詳司請銷矣旋奉批准銷所辦甚好

訊趙尙禮控連襟冀六霸估伊妻馮氏并府控伊妻搬運財物交冀六一案問冀六平日可常來爾家曰不來何以不來曰彼富我貧問爾妻可常去曰每年去一二次間一去住幾日日向時比去比來惟此次口角去過兩宿余言看親留宿是常事况姊留妹宿何謂霸估且霸估必有姦情冀六不來爾家爾妻去

亦不住平日無姦可知爾妻現年五十六歲冀六更老其妻現同爾妻供明棲宿之處斷無與五十六歲婦人向來無姦至此忽圖姦宿之理尙禮自知理屈稱本未告姦因中饋無人情急混言代書誤寫願領回隨訊搬運財物一節初尙禮妻認搬運是寔問幾年運起日運有十八年間歲運若干日歲運大錢五千文問每年不多不少額運五千耶曰然問今年幾時運去日十月間是錢是帖曰二千帖三千錢問如何運去日帖置懷中錢包背負問爾曾供先到娘家

宦遊紀略 卷三

五

一宿次日方到冀家是錢包已入爾兄馮振邦之門他必見過日見過訊振邦入門出門俱當面未見背負有物令振邦具結嚴訊馮氏供出伊夫嚇逼教供狀亦令具結再提尙禮對質令刑書朗誦伊妻及振邦供結尙禮氣挫伏罪枷責之

訊柴趙村武生張九經喊控被南李村李忙牛帶領不識姓名多人在南關外毆傷幸眾鄉親勸救一案柴趙為樂城巨村刁生叢集遇事生風九經前因村人與南李訟結黨扛帮曾訊虛移學戒飭在案至此

挨嫌控毆是日逢集時值初更次日提訊據牒牛耕
日未落時回村有同行人可証訊同行者屬寔九經
堅持如初再傳南關地保訊初更聞門毆聲否曰無
之九經又遷其詞云在關內是處有劉家莊榆林道
連界添傳兩地保問毆又云無之九經仍復狡執比
留兩造在堂飭差協三地保到南關內外沿門查問
昨燈初有人互鬥與否又回明毫無影響即令三地
保將未聞門毆并所查沿門問答情形具結隨詰九
經被告稱未吵打有同行人三地保暨百十家作証

宦遊紀略

卷三

六

爾稱被毆無一証者南李係爾鄰村既帶多人何至
一人姓名不識拉勸既是鄉親又云甚眾何以寔指
不出一人况初燈集猶未散毆者多勸者眾是一場
熱鬧門毆豈有三地保并百十家毫無見聞之理于
是九經語塞自認裝傷即欲詳革叩頭伏罪具不再
滋事結姑寬重加戒飭自是柴趙生監刁風以息有
從而發憤自勵者

訊唐山客民李有福控賈蒼狗誘拐伊媳師氏一案
有福攜子并年有十七之媳師氏來樂拾棉先寓東

佐村張全福家有日至九月二十七將歸過縣父子
借寓鄉親城舖媳不便居有中表縫人賈蒼狗與距
城三里田崔氏之夫同業託寄其家并租被付蒼狗
送交而回崔氏以數家共一地窖紡花夜出歸來不
見師氏鄰人王起証蒼狗三更扣門有聲以此控伊
誘拐傳訊蒼狗稱送被後回舖夜作三更始寢稽其
貌似非作姦者傳同業數人隔間夜間言動俱符心
知其枉比訪訊東佐各家無踪訊出前寓東佐係蒼
狗之弟小豬引進差傳小豬已通飭誘拐定屬小豬

宦遊紀略

卷三

七

以兄弟聲音相似故鄰人誤為蒼狗扣門也逾時獲
小豬至供出張全幅囑伊誘拐圖賣分贓聞控故逃
師氏係全幅藏匿而全幅稱小豬伙叛故作理直氣
壯狀隨訊其同室叔孀俱不吐寔再隔別訊其叔如
初再訊其孀訪知其人正派故為已經訊明者以探
之云爾是女中丈夫爾是合縣第一賢婦古云妻賢
夫禍少有爾可保爾夫無事矣聞爾姪要將拐婦寄
頓爾家爾不允且罵爾姪果有之否曰有之即問何
日十月朔祭孤之日問現在何處曰不知至此探

出寔情然後熬審全幅先供藏匿地窖搜尋不獲又云畏刑妄供堅不承認乃連日嚴審全幅之妻至曉令地保保回諭以獻出師氏明日卽不帶案又開導全幅爾自作不端累及爾妻子心何忍如此兩日始供出寄在獲鹿姻家師氏到案質明首犯全幅與爲從小誘拐圖姦狀按例詳辦初訪訊時全幅稱有福欲賣其媳以貌陋不售師氏至并非醜婦始知前此恐余窺破姦拐情事預爲免脫地步追案既破又屢遷其詞以惑之刁詐無比師氏未到案時余無一

宦遊紀略 卷三

九

語問及姦情恐問及愈不吐寔也

訊司委正定老生譚元成控蘇澤宏保帳折產坑價吞租一案此案始自道光元年至十七年上控未休卷如山積據元成稱伊以鋪房抵還保帳經三委員訊明房價值三百四十千本利應三百零五千澤宏應交出三十五千不給坑價吞租垂二十載余不問原委查卷內有道光二年四月十九日元成呈詞令其當堂自閱問爾在正定遞此呈否元成一見消沮詭云未遞叫他細看仍云未遞以此呈與現控情節

迥異也卽令當堂具未遞此呈甘結元成口如懸河至此有左右兩難狀勉具未遞一結詰以爾未具此呈誰粘入卷曰不知再四詰問云想是經管書吏余言卽關書吏對質如果書吏添換文卷卽以應得之罪按辦如虛坐誣此非錢債細故矣越數日元成連次攔輿求復訊余言關提書吏未至誰與對質元成叩頭云年老昏憤回寓細憶曾遞此呈反復懇求姑准悔結余言卷內有帳主陳中權供分半行息澤宏已代清還從中賄利是爾同學好友保帳恩人爾乃

宦遊紀略 卷三

九

以伙報恩健訟至十七年之久爾道光二年四月十九呈內寫明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借錢二百五十千至十九年十二月算明子母錢三百四十千文房價如之足以相抵其中讓息不少前三委員信爾十七年借起之語以致誤斷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何坑價有何吞租本欲治爾誣賴添換文卷之罪發爾遠去以儆無良既具悔呈禱爾功名而已元成伏罪情願交房不敢再訟案遂結被告稱拖害十七年方見青天拜謝而去

訊李觀保控表叔韓冬成昧地二十八畝冬成之婦
係身祖母遺本合置契收伊處霸不分糧一案問爾
有何憑証曰祖母臨終告知問何人當面曰韓冬成
當面餘無人曰向來每歲分糧幾何曰因是親戚多
少聽便不較問爾祖母故已兩年矣去歲給糧否曰
未給問爾可討取曰往討不與曰爾可憑親鄰理論
曰未也問本年麥秋討麥否曾理論否曰未也問何
以不理論曰以親戚故問既因親戚隱忍何以告官
如果昧地豈有不先在鄉理論而遽然告官之事以
官遊紀略

卷三

十

鄉鄰俱知根抵官遠可以欺蒙殊不知是假難真一
問便洞見也訊明伊曾稱種此地熟悉訖數越意訛
賴屬寔重責之
訊張五喊控迎親不給一案據武生王成功稱張三
磨朦哄說媒將伊姪女許張李氏之子張五為妻張
李氏係伊家使女又輩分不合等情判曰門戶貴賤
以夫男為主不論婦女賤妾生子可娶貴女况已為
正妻者耶至無服外姻尊卑為婚本無禁令况族長
等稱張五與王張氏娘家同村居住并非一家當堂

訊其墳墓數至八代無一處同顯係疎遠無礙結親
憑媒說合兄在白允弟何能違事隔多時并無一語
直至臨娶阻迎大屬不合定有別情即飭差押令即
日發轎免傷和好兩姓皆昌如過吉期即帶該武生
究問詳革不貸

訊柴趙村宋傅氏控姨姪宋二謬昧錢三十八千有
一謬姻親宋小三為証一案將原告見証隔問見証
供一同借去原告供三回借去合算不能如數訊二
謬亦係貧戶平日不能照顧挾嫌串捏屬寔將宋小

官遊紀略

卷三

十一

二重責宋傅氏又府控昧錢九十餘千發回問錢何
以見風又長傅氏叩頭伏罪云是小三主意即傳宋
小三到案稱控府并未作証余云控詞無名挑唆愈
寔加責之

訊南趙村劉四控伊姪劉小乞食被祁超推井致斃
一案驗無傷訊無推井事究出伊姪并無劉小係冒
認訛詐重笞之擬枷杖

訊東客村劉大用控在城裕成店王玉買伊村地八
十八畝不辦差一案王玉呈訴問何以不辦差稱城

社買地均不辦差如有一辦差情願照樣余思案有當速辦者一控即可訊結案有不可速結者必詳乃能成例此案衆不辦差斷一家辦差未能心服且于事無濟因稟藩司請示叙明村民按地出差如村地買舖城社印不在鄉出差將來地歸城買差累窮民必至官民俱困應飭買何村之地卽辦何村之差庶民不累而差不疲等情藩司批府核復余因將大用控案稟府請委員會訊當委候補縣張佑安來斷令王玉出差多方勸導取結詳明立案案經司完後遂

宦遊紀略 卷三

十一

爲例自是城中置鄉地者胥辦差初奉司批稟實議辦余口如此則稟買必斂錢與遍查城社買地詳訟口須斷定一案詳准是矣

抗價不還一案據焦興等稱無買之事乃問傅超云焦興欠爾驟價無不在討之理討過總不在家又問爾既往討焦興縱不在家亦應憑其族鄰說話供會向伊叔焦連講理焦連曾代給盤飯三百錢卽傳焦連問訊供明討價姪逃看不過去代給盤飯屠寔余詰焦興云如不欠驟價爾叔肯給盤飯耶爾借

趙成省兵勢串騙尙有何說焦興俯首供認趙成省亦叩頭認罪卽管押勒限比追

訊郭思溫控趕集回家有人執棍從膏糧地出搶伊錢八千文及三口袋等物伊卽逃走認明是郭對保追伊一里始回等情余問爾尙有未搶去別物否曰無別物余云他將爾物盡行搶去只怕爾去追他那有還來追爾之理亦無負八千錢尙能追爾之理又問錢從何來供借來問向誰借曰親戚問親戚何人不能供出訊之地保族長俱云郭對保有產業向不

宦遊紀略 卷三

十二

爲匪判以情節支離錢無來路寔係子虛乃認明挾嫌捏控枷杖之

訊府委無極縣姚得水控張春料張雨等毆斃伊弟姚三一一案查屍格填鐵器札劃傷痕至十餘處之多似應有帮毆之人先向族鄰人証隔問俱云屍兄屍妻初未告知有帮毆之人合村未聽說有帮毆之事再向正兇張春逐細研究堅認獨毆詰其何以多傷供出情形如繪死者先扭奪囊叉相持不下是以乳肋皆劃傷格中所填二點三點及札傷圍圓等處皆

又抄札傷其過一寸外者非又抄劃傷卽鐵把擊傷當傳件作細枝傷雖多而器止一用抄用把或擊或札或劃之不同耳案因錢債口角起釁討債者必非約會取錢負債者豈有約會毆打之理時正兇牽蔓山藥地中在曠野無人之處非若村莊人稠可以一呼衆應卽云距村不遠而覺生俄頃未有多時喧嘩張雨等遠房分居斷無一時持械同到之事且張雨張道士他處傭工張雪充社書張燦充鄉長各有職業非有深仇以欠戶而毆債主曲在張春有何公憤

宦遊紀略

卷三

五

必羣毆以洩恨耶得水初呈止控張春未及四人此無帮毆確據地據得水供毆時伊未親見弟婦親見未告知帮毆之人是以未控如果有多人帮毆以衆毆寡痛切憤極屍妻既見豈有不告知屍兄呈控之理且衆人下手尙不知誰人致命控告人命大事屍兄豈有不向屍妻細問之理查得水初呈牽及正兇妻母而屍妻厥供并未供及可見伊母妻同毆之說亦屬子虛據張雨等供均與姚有夙嫌牽累顯然姚得水已供弟婦妄控具結餘人証亦各具結候關提

屍妻姚趙氏訊結申詳

訊委驗元氏縣劉董氏控李換成同叔三棧毆跌伊夫劉雙喜身死一案驗係踢傷腎囊致斃因用事衙役李清遣弟三棧姪換成下鄉傳人途中與劉雙喜口角致毆控係推跌驗係踢傷驗回卽訊供詞狡賴屍親口氣亦鬆窺其有照和意卽提李清責之以絕其路曰爾弟姪狡供是爾從中主使毆後爾先稟縣意欲先發制人卻把自己制倒于今爾混帳主意我已知之必想賄和此案雖由爾遣下鄉非關差票事

宦遊紀略

卷三

五

務起釁若施恩與爾尙可無干若一賄和爾不能跳出圈子矣是誰踢傷速速供明李清出言不遜掌責三十次日訊伊弟姪論在場并無三人不是叔便是姪姪踢死人要叔償命于心何忍叔踢死人要姪償命于心何安爾叔姪踢死人都償命無論苦主不依有此王法乎命將兩人鞋脫下呈閱云已經看明我不先斷要爾自供仍不吐寔再提李清厲聲作嚴訊狀供寔在不知請帶弟姪私問再來回明少頃來供換成跳傷鞋與傷合的是寔供卽畫供收禁詳辦

其李三槐鞋係雙梁簽明與傷不符與兇鞋一井貯庫以李換成孤子有母七旬防日後查辦留養屍親翻控也後屍親果控三槐正兇元氏縣以庫中貯鞋示之乃息相驗同時村有婦人哭者云兒云作人命見証未知一年回半載回矣次日省釋人証問誰是哭者之子論令迅速歸家與母相見

訊劉遠逢控劉存借錢五千不還有張道士居中一案問可有字據云鄰佑借錢五千何須寫據劉存供借錢毫無影響將原告中人隔問錢從何來借誰說

宦遊紀略

卷三

夫

趙何日何處說借何日何處交錢此日是晴是雨是早是晚是隔手交是三面交言明幾分利息訂定幾時完清借時是手携來是背負來是何物盛來借主如何接去比供比自親認兩供參差知係子虛即將逃逢呵責伊故作理直受冤狀低言官太糊塗反打帳至甫責一板叱退傳張道士上堂云不打逃逢止打爾矣壞主意全是爾出張道士稱如係我主意應說是我錢問主意不是爾出誰出供逃逢自出主意邀我作証騙得同吃同飲乃令對質互相推賴觀者

皆笑並予枷責

訊南安村趙三喊控馬快誣良妄拏一突據馬快畢祥等稟獲賊趙黑被窩主趙萬糾眾奪放并將伊等九人掘毆等情驗明相毆有傷比親下鄉搜出趙萬灶門內女衣一包計數十件并獲趙丑趙補等到案初供趙三向不為匪馬快妄拏眾人不服是以奪回即將趙丑等隔間始供所奪定是趙黑并非趙三趙萬恐馬快稟究因趙黑是禿子趙三也是禿子就買出他來頂控說馬快因禿錯拏趙三供明得錢三千

宦遊紀略

卷三

老

趙萬亦認明窩賊奪犯賄頂屬寔按例問遣餘杖據供女衣趙黑留下不知誰家偷來即飭役嚴拏趙黑俟訊明傳事至給領

訊馬劉氏府控王成文領本味帳一案當堂命兩造同中算明無味帳事問馬劉氏之子馬應閑既無味帳何以告狀且何以越控又何以不自控而聳母供府控時我在店隔二十里不知情問母往那控豈有不與子商之理供母先言及曾經勸阻問非爾等母有誰挑唆供係劉殿挑唆問呈詞是劉殿做不供劉

殷薦文生殷慕棠代做問此話可是爾母告知供車夫張茂言之查殷慕棠係著名訟師爲遠近害比出小票傳案問話一面提劉殿張茂到案訊時傳代書伺候先問車夫張茂與馬應閔質明供出先一告期伊套車載馬劉氏合劉殿上府尋殷慕棠不遇回到殷莊約定下一告期伊御馬劉氏出村劉殿跨上車簷至治河殷慕棠上車到正定府寓張店他門同去告狀畢同車回來殷慕棠至治河下車等語余言爾供如寔可囑代書寫一供狀卽合在堂下設案寫就

宦遊紀略

卷三

六

命代書背筆問是爾叫寫的可是寔話曰是寔著畫手印再提劉殿上堂飭承先背車夫供狀再問車夫答應是寔劉殿亦不敢狡止得供明并供出狀詞係殷慕棠同府代書商定等語亦著囑代書寫供狀如前再提殷慕棠上堂飭承先背張茂劉殿兩供狀并兩人答應都是寔話因問爾是生員應曾對策遂殊筆書問合伊墨筆書供供或停筆卽顧兩証問寔第一語卽書張茂劉殿所供供寔縷析詳問一一供明并書非親非故等語惟不認起稿受賄卽傳馬劉氏

問訊初恃老婦逞刁云此案定要京控余合其子告知殷慕棠親筆供認乃一一供明并訊出給錢十千等語殷亦無從狡賴比日發學管押核取入學年分學先詳革次日潛逃差拏未獲探之已赴院投親此道光戊戌三月事也至八月有一生遞呈余攬其詞問何人所作曰自作余曰此殷慕棠筆也現已回籍飭差卽拏聞之立竄死于道

訊獲鹿廩生梁遵名控伊家合開廣興店經伊兄法唐分出店股同夥堂兄梁省方串張鳳飛等昧帳一

宦遊紀略

卷三

五

案此案經前縣集訊驗明退筆寔無昧帳斷合情帮六百千錢結案遵名又行司控以帮項爲昧帳之憑余初訊時伊言前縣不公狀余言爾口中休得不乾不淨案情斷得不錯伊次日具呈稱余堂訊說前縣不乾不淨余責其當面造捏呼役取戒飭具遂逃入之投案乃用硃問墨供法先問如何捏控本縣污職前縣說他不乾不淨供聽誤知罪周嘉慶二十三年退筆可是爾兄親筆曰是問爾家繳出合同批明自後店中利害與身無干可是爾兄親批曰是問爾兄

幾年物故供中風後逾年物故問到底何年供忘記
余言胞兄期服身列膠庠豈有兄故不知年分之事
今問爾堂兄梁省方稱道光十一年物故爾不供出
己自知情虧理短無勞我判矣乃供兄故後家計艱
難張鳳飛由我店夥發財受恩忘報親計不吊求館
不吝無情無義是以具控問爾因挾嫌而控非因昧
帳而控己自供明矣供昧帳是寔問爾控詞稱店帳
未經算清又稱出店應得銀八千止收三千于今還
是要算二十年前之帳還是要討五千銀供算帳要

宦遊紀略

卷三

三

衆東齊集多有在遠省者也不肯拖累止求追還五
千銀也就不控余言帳如未清爾兄焉肯寫退筆既
有退筆事隔二十餘年焉能復算且合同繳出批明
利害無干有害不管見利復爭有是理乎爾今不要
算帳是爾心明白處但爾求追還五千銀試問此五
千銀是店未付出耶是爾堂兄梁省方私吞耶供未
知余判曰閱衆東各呈出嘉慶二十三年清單俱寫
明爾家出店付銀八千兩是店已付出矣爾稱爾兄
法唐中風在牀爾等出外一切是爾堂兄省方經手

如果爾家止收銀三千則是省方私吞五千但清單
如寫八千斷無止收三千便罷之理爾兄出店後閱
十五年始故凡與店總因家不寬裕斷無明知五千
銀未收十五年申不討不問之理除非省方造一假
清單上寫應付銀三千兩乃可欺瞞過去爾等僉稱
店例每年冬杪結帳各家俱有清單斷無爾家出店
反沒清單之事如清單上止寫三千銀我代爾追即
回去找出清單呈案可也避名閱畢稱不打官司矣
余言誰叫爾打官司爾混控捏控挾嫌而控一一供

宦遊紀略

卷三

三

明要去功名舉一已足因爾是體面人家叫爾回去
找清單是留體面爾知之乎供我回去找清單以上
供俱親筆墨書訊畢余言于友曰此案結得曲終人
不見江上數峯青綠該生性狡口辨倚勢恃健訟
爲全郡冠所控錢帳細故革審未能勸解則亦既抱
贓取結則定控逼勒甚難處置今使之回取清單不
敢獻真又不敢造僞不能報失又不能說無且不能
將使其回取清單情形勸詞上控而空手又不能復
來卽照原告兩月不到之例詳銷矣樂人有知者曰

此案非得此神妙之筆萬不能結

訊職登直入衙署挾制官長一案據工書郭正和稟稱現集鄉夫挑河有著各地棍臘登背負搭連自外同里到房討看挑河文書索取人夫工食等情比出小票拘拏到案問汶河城河填塞為害地方否曰為害問為害應挑否曰應挑問既是應挑是為地方除害如何爾敢討看文書索取工食供甚狡賴問搭連安在曰無之差稱伊進班時藏在炕簾下余因其以有為無知其中有物若使差取呈案又將裁誣乃親

宦遊紀略

卷三

三

帶到班當面取看驗出錢帖百四十張問此帖是真否供拾得不知真僞比傳錢舖驗明是僞尙無確供重笞收押立下鄉搜其家獲已印未填帖五十餘張訊伊妻無供伊子觀光方九歲供明王蘭所造藥城徐超同來來背包袱去送錢文等情卽并地保臘集帶署地保係臘登堂姪堂訊觀光如前供因問臘集小孩所供是誠是真曰小孩不會說謊著伊帶下私問同明仍照堂供是真非謊卽令地保將堂訊私問情形具結一面招告并移鄰縣出示于是本邑及相

鄉趙州元氏藁城各處被騙之家俱持假帖來控一

一對質俯首無詞合之有八百餘緡惟例載一主為重止藁城一家騙去七千應問徒餘數俱少乃傳族長鄰佑取并未出工挑河結接入署挾制例擬遣司改滿徒臘登一名滿英

訊檀有章控叔宗堯狡賴莊房一案判曰據有章持伊祖檀莊兌有檀丙房屋九間合約稱宗堯現住宅內有伊房五間查檀宗堯父檀莊兄弟四人長檀英二檀紀三檀丙四檀莊莊二子長宗周次宗堯長房

宦遊紀略

卷三

三

英無子以莊長子宗周承嗣卽檀有章父也是有章應承受英股房屋宗堯應承受莊股房屋各有平分應得房屋明矣惟乾隆三十六年莊等分居宗堯未生英已物故莊止有宗周一子雖云出繼其寔兼祧英莊二股尙合為一宗周與宗堯分居在乾隆四十六年時宗堯未及十歲兩造俱云未有分單尙屬可信又據兩造俱稱宗周分祖房十六間除賣現存六間半宗堯分祖房十五間除賣現存十一間其為兩股平分無疑如有章所控宗堯十五間房有伊九間

在內則宗周一股得十六間宗堯一股止得六間斷無此分法也況事隔五十餘年相安已久質之親房族長檀宗舜云有章所控之語向未聽說控案時并未先憑族鄰理論亦無在宗堯莊窠內移去四間之事顯因我出合同起意侵佔以為持柄可搖又恐九間難佔故造已移四間尙餘五間之說殊不知合同是檀丙檀莊兌約檀莊股分應屬宗堯雖有宗周居住字樣其時英莊兩股合一莊股之房不能不聽宗周居住且宗堯分產時年幼合同存宗周處固宜合

宦遊紀略 卷三

五

同在前分爨在後未分以前宗周居住既分以後宗堯承受雖無分單固可以房之間數定之矣今斷令照舊各管各業無許滋訟檀有章本應責處因遵斷乞免姑寬各具結完案
訊省委元氏縣文生張墉控孀嫂杜氏佔房并姪金麟竊物一案查杜氏係墉胞兄張增之妻增出繼堂叔與他房兄並祧其兄廢蕩房醫與增契寫本生父名增故後墉執契院控余用硃問墨供法問閱舊卷爾曾借住嫂房官斷押搬必爾先不佔嫂房然後好

斷嫂不佔爾房到底爾邊斷搬清否供已搬清問何年借起何日搬清供乙酉兄病生在借住丁酉六月搬清傳訊地保驗明搬清止剩一牀外無他物問爾住那一間供是南北房兄嫂住南生借北屋間房共幾間供共十九間問是瓦屋土屋供瓦屋十六間土屋三間查伊所呈契間數與供同乃問爾控嫂佔之房即爾借住搬出之房供不是傳訊族長并無他房乃供即是借住搬出之房間爾控姪竊物幾何供記不清問從何屋竊去供從北屋竊去問爾借住搬

宦遊紀略 卷三

五

出之北屋供不是傳訊族長別無北屋乃供即是借住搬出之北屋問既係爾房任何云借押何肯搬去歲六月十三搬清至十月十八尙有何物可竊墉氣沮尙以業憑契管為詞當即去帽發學寄押余潛遣族長回家召墉姪金式并分家原中來次日到案問明分家時所分各屋外并無他房杜氏自在自房與伊家無分等情即令具結即傳墉問爾家長兄出繼外仍有兄弟三人爾父係兄弟三人公共之父爾父所買之房即三人公共之房杜氏住房爾分與兄弟

不供已分與姪輩合管卽出金式原中對質飭承先
背供結塘語塞伏罪判曰張塘身列膠庠竟乘兄故
之餘欺凌寡嫂健訟多年借住嫂房經官飭差押遷
并無一言稟稱已業今忽呈出文契上控希圖混佔
然契內之房非他卽向兄嫂借住搬出之房瓦屋十
六間土屋三間前曾屢呈稱借今又親筆書借謬稱
父業而并未分與同父兄弟者也豈有已業而肯稱
借住肯聽押遷者乎豈有父業而不分與同父兄弟
者乎據杜氏稱此房張培出賣伊夫恐後葛藤契寫

宦遊紀略

卷三

三六

本生父名後張塘經管家務竊契而去等語查道光
十五年張塘與胞弟張均訟會供生去哥子莊窠居
住替管家務稱哥子莊窠明非已業既管家務竊契
何難其爲竊契圖佔已無疑義又北屋搬清已四閱
月物從何來敢控姪金鱗偷竊多賍誣至親爲竊賊
忍心害理莫此爲甚張塘發回元氏儒學收管查取
入學年分先革衣頂按例擬罪其所呈契卽批明情
節于後交張杜氏執管人証各員遵結釋回聽候由
詳批示可也杜氏暨族長爲塘求恩免結深仇因其

至親姑覓免辦重戒飭之具永不滋訟結

訊府委元氏縣劉孝省控李振邦帶產歸宗一案先
將訊結情形稟府曰奉委後于九月三日馳往元邑
比日訊結次日回縣此案膠轕五年由于帶產是際
未經根究因先令傳齊李振邦供出管地業主五人
到時卽核其契據是假難真一一指出破綻的係申
謀捏頂無可狡賴隨供隨結訊明有產二百畝屬寔
但李振邦之父劉發旺承繼劉智事已五十餘年若
不查寔劉智當日產數以伊產盡作繼產不足定案

宦遊紀略

卷三

三六

卽憑家長劉發興供恐有偏袒文契或賣而後買亦
難追求適有對門鄰佑曹良年七十餘見聞真切倉
猝傳聞不及申通據稱劉智在日有地一頃間之兩
造俱稱伊公正好人平日言不虛妄先令兩造具公
正好人甘結再令曹良出有地一頃甘結卽以此爲
繼產定數李振邦固不應帶產然承繼兩代守住家
資又先立繼給地十畝然後歸宗尙非十分負義斷
伊酌分二十畝以償守地之功劉孝著受七十畝以
爲承祀之業其餘十畝因劉智堂弟劉發興耆年貧

獨給作養葬之資劉孝稱二百畝皆由百畝滋生論以遇廢蕩子百畝俱屬他人矣爾能承受一畝乎何論滋生遂俱服謝當堂撥清立契交割完案

或云給歸宗者滋生地畝足矣似不必加二十畝不知定案期可為常法倘有無滋生地畝者歸宗不給以地成餓殍矣償守地功一節自不可少

說楊得功控許七同郭士假帖誣牛一案據兩人合供帖係獲鹿白祥道給誣牛後同去免馬變價三股各分大錢十四千文迫關白祥到案稱冤不認問與

官遊紀略

卷三

天

許郭何仇供無仇并不相識而許郭咬定給帖分贓甚力乃隔別許郭二人細問起事緣由及先到正定免馬後到獲鹿賣馬一路同行旅店同歇并分贓處所與白祥商量問答情形大約知余向來細問預為串供然大同不無小異先即其互異處斷誣傷打面許郭俱故作詞直氣壯狀云打死也有他在內也別無給帖之人乃隔別再問爾供分贓在白祥家內此是發財之事應有酒飯何飯何殺飲酒幾盞飯菜誰做誰捧坐位誰東誰西伊家屋有幾間向南向北有

樹無樹子有幾人有多大可在家在外妻可見面是長是矮是肥是瘦是白是黑是麻飲食之時是早是晚是晴是陰飲食之費是公出是擾他兩供無一同者遂嚴詰熬訊乃供出造給假帖係楊全保會與白祥結訟者擊獲俱照例詳辦

說史趙氏控伊姪趙連城圖財期賣伊嗣子史瑞林媳史郝氏稱捆一案方收呈時知非貞婦隨據族長史四稟稱史趙氏與寄居詒師邢登姦伊等因其逃跑找回捆送娘家其子媳不在場其姪亦無嫁賣等

官遊紀略

卷三

元

情余意揣姦婦告狀姦夫必定同來當在大堂出票傳邢登問話限差立時帶到並傳代書伺候差一票到先問代書代史趙氏寫狀何人同來供天尙未明同邢登叩門入室說伊教寫教改各詞再傳邢登對質無可狡賴余云男女有別何故黑夜同來伊首子媳何故幫同寫狀比即交差管押即傳族長史四問爾控姦情有何憑據史四供憑據指不出卻通村皆知問爾稱寄居非同住耶伊住何屋供北屋問史趙氏住何屋供亦在北屋問北屋幾間幾炕供三間

一炕間是同炕耶有幾牀鋪蓋供史趙氏鋪蓋同邢登鋪蓋現在一炕先時該賊套車至是下堂卽上車云往南關拜客出頭門飭差將號車載史趙氏跟走馳十五里至南李村令史趙氏身上取鑰開門驗明姦夫姦婦兩行李在一炕姦夫處一枕長三尺餘旁有靴帽喚旁觀衆鄰婦入室指明史趙氏比認無異同署提邢登出用硃問墨供法親筆認明行李同炕借住兩年在起卽姦起之日並教唆誣告子媳伊姪等情詳辦極邊充軍史趙氏著兄嫂領回改嫁案定

宦遊紀略

卷三

三

越兩月有徐文魁控去職當史趙氏地二十三畝今族長不許執業余曰此必串謀賤典倒填年月也果究出山西人本月代寫舊騰典契并一樣兩紙一契價八十千寔付一契價百五十千爲後贖數查史地二百餘畝被邢登兩年中賣完僅餘此產尙欲盡吞姦夫姦婦之毒如此并申買者重責之地還纒子邢登本係藩書各衙門俱熟識多請托余不聽過司時廉訪受大帥指教翻發保定府李吉人太守親訊之云樂城鐵案不可動

訊府委元氏縣高致和以子高二小被賊仇扳窩賍致廳役鄧六控任又牽控革生魏元良等勾串一案查扳窩事在二月初七日次日高致和控縣初十日堂訊已結至三月二十八日高致和始補控魏元良魏二高子同役誣窩訊地保魏慶雲稱高致和投鳴時未告知有二魏在內查控縣初呈并未牽及在縣堂訊亦未供及如係暗唆而未露面猶可云此時不知事後始覺今稱魏元良等同到伊家誣詐豈有當時不控不供并不告知地保直至案已斷結事隔五十餘日始行補控之理據地保稱三月二十四日魏元良魏二高子與高致和醉罵寔有其事其挾口角微嫌顯然詰出寔情俯首供認高致和以不應議杖鄧六雖未煽賊索詐不應誤控良民亦擬杖賊犯馬二小仇扳屬寔先重答之解回本縣按例詳辦魏二高子現未到案既據原告認明挾嫌應免傳省累訊王煥憑中王清魁借王徐氏錢七十千稱已清還執有收帖王滿雲以未撤借約稱未清還一案因將借主中人隔問所供還錢給帖情形兩相背謬此項

宦遊紀略

卷三

三

未還無疑王清魁供出收帖係王密雲代寫託王密雲係徐金生外甥徐金生管胞姊王徐氏家務前年因該姊嗣子王滿雲查帖檢契膽敢唆使誣告不孝經本縣將徐金生責處在案上春本縣辦道出差該姊病故又敢以生死不明呈控經鄰封驗無別故亦在案是徐金生覬覦該姊家財屢以王滿雲為魚肉收帖既該外甥所寫其為串通作弊可見即補傳徐金生王密雲復訊越日中人遞還錢求息呈矣

宦遊紀略 卷三 三

宦遊紀畧卷四

貴池桂超萬丹盟

余賦性愚拙豈日能賢於吏治亦非日能之盡心焉耳矣而此心千人共見所至輒有微各前帥聞名而欲害之後帥聞名而即舉之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前帥欲害一縣不得後帥欲與一府不得得之不得日有命信矣

余訊樂城四鄉自盡命案皆在厥相驗時斷結屍親有強者理折之有忿爭者情勸之無不具服在樂五年中計三四十起無一案帶人證入城者

宦遊紀畧 卷四

凡委審鄰封各案輕車馳往隨到隨結無經三宿者五年中計十餘起元氏最多庚子八月望間司委趙州一案已出示二十日縣考九月初須辦易州道差勢難遲去遂於八月十八日赴趙其案為溝道墳地井地等事比日下鄉二十里丈量驗明訊結中有不在委內二案趙州亦托驗訊并結原告坐誣柳枝人證俱在鄉省釋更餘回州彭刺史云居官稍有天良誰肯拖累百姓但恐一時省釋事後仍復提問似此

斬釘削鐵不留一毫葛籐真難得耳

獲鹿甘令崇敬能吏也獲一巨窩李奉熬訊五閱月不承招告亦無控者然到案即監禁勢難釋放庚子歲杪會於郡垣言及求設法時余已調萬全開印即當赴任卻素知李窩爲害許代圖之先是邑西獲有二賊訊定問軍將解郡矣回署提出二賊問爾在邑西行竊地近獲鹿聞爾窩在李奉家供未到問李奉開茶館爾往來經過難道不進去吃茶供吃茶一次問既吃茶定住過伊向充捕快伊是貓爾是鼠若無

宦遊紀略

卷四

二

交情鼠敢入貓窩耶我實告爾現獲鹿挈住李奉供出窩留爾等關文來提我以爾案已定只教遠去不害我民井不要爾性命爾若供明我提李奉來質即了此事若解爾去獲鹿縣叫作廿八百見面即打八百恐一訊即送爾命我心不忍爾二人且商量一夜是供明不解的好是不供解去的好那樣情願定局再奪次日復問供不願解去一一供明窩留始末并同夥六人同住我云果是真情提來對質若因交久情厚當面軟口還要解去供實話不怕對質於是辛

丑燈節關李奉到樂質訊三日但供仇扳無他詞受刑無難色初到時先訊二賊究出茶館執壺之人星夜關提四日解到初問供尙狡賴我云爾狡賴必同窩分賍如不同窩分賍何爲狡賴與賊對質即行供明畫供既定始提李奉上堂問此是爾店執壺之夥耶白是即命該承朗誦夥供即問可是寔供執壺人曰寔話再叫李奉供明仍不認我云賊仇扳難道夥亦有仇耶供出并無死罪不過換一地方吃飯不供即送回獲鹿去歲爾熬刑五閱月尙有命者以無證

宦遊紀畧

卷四

三

據故也今有二賊一夥鐵證鐵憑爾回去有命乎爾自忖度我亦不用刑訊爾矣乃吐實定案發邊遠軍初甘令致信叮噓謂刀健非尋常比萬勿寬縱至是感服拜謝稱除害不分畛域爲難北方賦輕有徭役與南方不同前此在官人役多不當差黠者挂名逃役小民重困道光六年經那制軍奏明直省兵役准三十畝免派雜差餘地與齊民一體派辦定弓兵門斗等役額數通飭遵行在案惟紳衿并無成例各州縣或當差與否不等樂邑各村亦

不齊今奉委訊元氏武生許輝差案比例斷免三十畝餘地派差本府稱善於是竇嫗村民戶控矜戶地多不當差大累民戶余照前斷每名免三十畝俱遵辦具結矣教諭殷秉欽從中為梗忽送牒文云據廩生耿作梅等稟稱差案已蒙鈞斷曷敢不遵惟查學政全書有舉貢生員概免雜差俾得專心肄業等語求援救轉陳等情余查學政全書上下文所免雜差指承充官役而言但不請憲示恐難壓服因稟府請示略云按地行差載在賦役全書本應只論地畝不論

宦遊紀畧 卷四

四

矜民鄰封如趙州等處皆矜民一體派差樂邑四鄉亦多矜民均辦之村惟竇嫗應辦車草等項矜戶不派然民戶力苟能辦即矜戶占便宜猶未為害乃近來矜戶之地數倍貧民其故由雜差盡出於民矜戶安然事外富者益富而地日增貧者益貧而地日減免差之地日多出差之地日少地少差重日累一日民何以堪且敬繹學政全書載乾隆元年上諭因各省有令生員充當總甲圖差之類非國家優恤士子之意故諭嗣後舉貢生員概免雜差俾得

專心肄業又敬繹嘉慶十九年

上諭因姚文田奏請嚴禁文武生員充膺催領甲長故有文武生員不准充膺官役雜差載在學政全書定例甚嚴生員為齊民之秀各宜潔脩自愛豈可承充官役自取侮辱若州縣官押令承充即違定例啓伊等交通官吏之門著各省督撫嚴飭州縣教職申明舊例毋得派充雜差等論是學政全書概免之雜差寔指總甲圖差有妨肄業致取侮辱者而言非指按地行差之差無妨肄業不取侮辱者而言所有卑

宦遊紀畧 卷四

五

縣前斷竇嫗村差案比照在官人役每名優免三十畝餘地照派是否有當今經儒學據例移知是否誤引理合詳請示遵奉批該縣所斷公允該教官殊屬多事等語一面移學一面飭遵以後屢次提問論云矜戶免辦於衙門何減派辦於衙門何增只為體恤窮戶起見耳上堂即遭到鄉不辦慮置無法因思書院課士各鄉俱來惟該村稍遠未至未便聽其自外甄陶且可借此面諭乃傳例應咸考者十四人到署作課來者六人給以酒食從容溫諭問餘人何以不

至答以久荒並問出學官終年不月課狀余笑語云
曠課三月應草隨問差事耿作梅答云不辨對不過
父師若辦鄉人以差錢交給結訟之地保爲耻余令
另舉矜戶地保分辦斷不可遲許之乃傳社書同兩
地保算明畝數扣除優免當堂結認分差行之已一
年矣向例十二月換地保余有萬全之調該村矜戶
不舉地保差催甚迫耿作梅呈稱前感德化遵辦久
有四弊求恩照舊而劉天錫等呈稱飭辦時原許臨
行全免等語余收呈時默思交卸在即此時放歸必不

宦遊紀畧

卷四

六

復來矜不辦差民豈肯代不特該村差廢他村亦將
效尤後任其奈此刁生何因作色大斥劉生要治以
當面捏誣藐視官長之罪發學收管嚴批呈詞移取
入學年分詳草其批駁耿生呈云前奉府批准該村
矜戶各優免三十畝雜差餘地照派該生以不肯與
結訟地保交往自願另舉矜戶地保經本縣當堂飭
社書算明畝數分差各辦在案何以行之一年忽又
翻異以合邑不能相安致鄉地逼勒甚苦下同兵役
可鄙眾矜歸咎難堪砌成四弊爲詞試思前年該村

民戶以矜戶全不辦差迭次控告今若令民戶獨辦
相安乎不相安乎前經兩社書查明矜民戶地各四
十頃有奇其定民地典在矜處甚多典地貼差自上
年諭令公議始以前分文不貼若復該村舊章以極
貧之民戶代富矜當差一充幫辦地保小康之家輒
至蕩產苦乎不苦生等在家非有奔走之勞得與終
年在官奔走者同邀優免是真優耳有何可鄙且前
制憲奏定優免章程以三十畝爲率原恐窮民差重
加意體恤士有學道愛人之責不知體恤窮民反欲

宦遊紀畧

卷四

七

若累窮民可鄙孰甚焉樂邑各村差務不同絕未有
如該村矜地之多向來毫毛不拔者如吳郭村兩牛
村南安莊徐家營高家庄北辛莊故意榆林道等數
十村皆白來不分矜民派辦又誰歸咎本縣公恕爲
懷恤民何嘗不恤士富矜鄙吝成性有已不復見有
人不思上憲諭遵之件已經遵行又自論停止有是
理乎該廩生素尙曉事此必爲人慙慙著即照舊舉
一妥寔矜戶地保如以另立地保爲不便又恐民戶
地保浮派或照去歲該村當地每畝貼差錢三十文

之議交與地保辦差以絕浮派之弊若以衿戶不與
雜頂夫差與當地津貼夫差在內者不同亦即公議
酌減限三日內稟復毋遲干咎批出儒學求免草劉
生該衿等合具公呈求每畝歲貼差錢二十四文批
准定案

徐家營村差務不分衿民派辦忽一家新充汎兵有
地二頃不肯派差眾人控縣余斷優免三十畝兵已
具遵而眾兵謹然不領餉管弁以告適本府沈太守
首縣唐明府接差在樂皆勸通融息事余云我不照
宦遊紀畧 卷四 八

例公斷將來百姓滋出大事上司問我如何違例我
無以應咎不能辭我既照例公斷兩造已遵汎兵輒
敢把持公事如真不領餉應照罷考罷市之例詳辦
弁不約束咎有所歸我腳站定又何懼焉余平日待
汎有恩弁本感激至是回營開導眾兵貼然

余到任未一月教諭殷秉欽報竊未寔以在前任一
報賄賍復有希冀也隔兩日必催追非親來則送信
一日信中有想疑捏報等語余答云有疑何肯申詳
卻初報時朋友頗小有言謂勘驗出入無迹可疑一

炕上睡者三人燈光未息賊不連箱竊出即在房中
打鎖不畏睡者驚醒可疑二鎖管打斷如截而箱上
銅鼻一切不斷可疑三箱高一尺橫尺半長二尺八
所開衣服首飾二百餘件似不能容可疑四而我不
以不肖待人以爲斷無虛捏即行通詳可見推誠相
與彼接信怨朋友甚深余因案提省署任許賄未果
而余回任彼請借廉二百兩脩署許之分上下年支
給及全領入手又催比甚繁并作稟臬司蒙示捕衙
汎弁轉告余若爲弗聞也者竟封函直達余答云樂

宦遊紀畧 卷四 九

邑三班帶捕久疲整頓兩年少起色甚慚蒙臬泉台
提比或有振作之機俾民除害而官免咎幸何如之
惟臬稱縣未嚴比足下曾送手條云報案已四十日
比捕不過四五次每比不過小板一百在足下以爲
未足竊即據此爲嚴比之證又稱日久置之高閣日
前捕衙送手條云舍姪與捕役同行無意中漏真言
告以昨受比二十大板等語竊即據此爲至今猶比
之證又稱賄賍不要去臚接手條要借銀二百度歲
如不允則親來至於再至於三必求應允而後已其

時愧未借給寔因寔迫亦不受挾制竊即據此爲不肯賄賍之証將來臬台提卷不能不將數條附送以明曾經嚴比與不肯賄賍也於是稟揭之念遂息乃復報一案而告竊銀百六十兩而先在汎處說百五十兩及具呈又稱百七十兩驗無踪跡只於炕間挖一小洞僅可容拳呈稱正是放銀地方伸手進來恰好竊去情節支離如此然彼特堂兄河南太守與琦帥深交不詳則以爲諱竊惟捕衙汎弁處分難當將伊呈中正是恰好等語傳爲笑柄彼因另改一呈云

宦遊紀畧 卷四 十

放銀距洞口二尺要換原呈退出余云呈無退換之理所謂一字入公門九牛拖不出也况已詳報何能換乎彼聞之怒發暴聲余云勿怒即詳請更正可也余懷其呈拂衣而入乃託副齋再四來求不詳請更正自後雖屢作祟不敢露面亦無不破其圈套者余同寅有恩惟公事不受請託三節送禮向來春秋二祭縣辦余歸學分定晉院節規逢考送車計一歲勿學多大錢七八十于訓導感激而致論惡劣如此人共鄙之記此以見遠小人富不惡而嚴也樂人好賄余下車示輸家自首追還之例首即追還人有忌憚後有肉袒來首者云輸錢五千問錢從何

來曰傭工問傭工處距賭局幾何曰對門對門日日開賭耶曰然余言爾如好賭賭局日在眼前何待積錢五千始賭爾能積錢五千便不賭矣因問何賭曰押寶問幾寶輸完五千曰七寶問第一次爾押何方開係何寶輸錢若干問至第七次止親記其供照前再問七次供無同者且與五千之數不合余言押寶有輸有贏豈有七次全輸之事况兩問七次開押情形前後異供總起錢文又不合耶乃斷其誣訊出徒手贖鋤不給爭吵狹嫌狀重責之訪知南關賭場

宦遊紀畧 卷四 七

暗開余多方查拏或梯號牆而出或從小號上車或從衙後上城或二更親查或四更復往或自郡夜歸運到南關皆不使衙役得知故所在輒獲獲必照例詳辦又四鄉冬開賭審訪聞則以查十家牌巡大道爲名望地中露燈光處囑家人速行抽其梯大呼曰縣官至矣聲言止要審頭餘不問然後使丁役下窰以窰中人衆恐滋事也鎖上窰頭拳獲賭具乃放窰人放五人上輒抽梯問是外縣遠村掌責五下即放近地便留計留十餘人問近村有窰否作前導者即

放在往引之前往復擊一審擊十餘審而此風息矣
 樂邑錢糧歲征萬六千銀解七千雷支九千內仍應
 解雷二千減小建等項約二千自邵署府詳明交
 錢者按銀時價無賠累亦無贏餘向係戶南科承辦
 歷任多虧屢易經承日提征款亦不能免察其致弊
 之原由舊多稱貸徒接師手不能不認因另點庫書
 牛光裕承充始不受命裁朋友門丁陋規八千乃
 任之時間西賈處有戶南借票將持以索錢論牛承
 曰樂邑之戶南科 朝廷之戶南科也風聞前草書
 宦遊紀畧 卷四

三

給借票於西賈膽敢以戶南科出名西賈膽敢重利
 盤剝庫款俱干法紀如有持票索取者著稟究并治
 重罪於是房虧以絕而牛承四載奉公年清年款諸
 弊肅清及余調卸具呈告退問故曰安得上下風清
 如憲王者乎以後不特仍索陋規并打抽豐以有經
 管錢糧之名不知多大出息也余言征收重地既已
 得人不得後任可謂信於朋友乎將以此語告後任
 不准辭時禮書工書兵書中有猾胥並去之而任其

善長者

政聲遠聞鄰封多忌時余與四鄉義學許以廢廟之
 產延師同寅有毀於太守者謂崇儒而使釋家絕食
 并言廟無任持例應僧官派住太守惑之因借事陳
 明稟府曰承諭禁止聚眾賽會越境燒香仰見憲臺
 崇正黜邪至意比即廣寫教示發貼鄉村并借他事
 下鄉親訪到處宣布憲意勸諭誼諄以期此風盡息
 查卑縣四鄉村各有廟廟各有地而鄉乏通經之士
 里稀識字之農其輕儒修而重釋道已可概見且檢
 卷有龍門竇姬兩村以向來義學地歸於寺觀康熙

宦遊紀畧 卷四

三

縣志載義學十八區皆有地畝今在城六十畝龍門
 村三十畝已清理還原其餘無著亦可類推初卑縣
 自捐四學於四鄉以勸各村原勸捐輸未籌及此自
 西管村請以寺地立義學竇姬村請以寺地還義學
 寺無住持遂允行之因思各村寺廟原係淫祀若盡
 毀之未免駭人聽聞若聽其崇信鬼神邪教萌芽已
 伏其間是以卑縣竊見刁僧劣道聽人驅逐一僧兩
 寺亦不准行意欲藉正術勝異端化梵音為絃誦俾
 地方少一分香火即少一番煽惑此亦性之所偏竊

以爲轉移風尚之微權卽在於此未識當否祈賜指南又曰竊奉鈞檄飭提民人劉振清呈控生員許士通圖霸廟產一案並奉憲批設立義學爲培養人才起見該縣將寺地一頃酌斷一半入義學該任持尙有地四五十畝亦足供香火而資養贍辦理尙屬平允等因仰見鑑空衡平無偏無黨查該廟擬歸義學地三十畝係道士情願并非酌斷至劉振清所稱濟貧民差地卽許士通所指向來義學地三十畝其寔二十八畝學廢歸觀劉稱伊祖捐地入觀因不當差此說大謬查該村本年因差互控經卑縣核對糧冊合村有地三十二頃地保梅和僅以十五頃辦差劉姓地六頃九十畝全行隱匿由該地保與劉姓表裏爲奸本應嚴懲因斷令按地行差各已遵行學產又復還原從寬免究今劉振清控地係劉施捏稱差地意欲該姓仍不辦差不思果係劉姓貼差之地應捐入劉姓公堂豈捐入觀既捐入觀卽爲觀產與差務何干况龍門義學地畝載在縣志差地何憑劉捐何據控差案時又何不供及耶地無隱匿派差便輕何

宦遊紀畧

卷四

十四

宦遊紀畧

卷四

十五

須調劑砌詞捏控顯有王峻卑縣奉職無狀惟時仰體憲懷總以惠恤窮黎爲念遇有苦累貧民之案必思解其倒懸斷不敢因錙節盤根爲一日苟且之計前年因城商置買鄉地卽歸城社免差經稟請藩憲立案嗣後買何村地畝卽在何村貼差積弊得除民稍蘇息今訊出龍門村隱地至十七頃之多又去其爲之主持則窮民幸甚余承之一邑而於天下大計時繫於懷才識雖淺意慮頗長道光庚子曠夷攻據定海余憤切見武林郁永河海上紀畧載交趾以軋船破紅毛之法抄送各省海疆當路請採用之又上書粵帥江帥陳水戰須用火攻要覓泗水之人及海口屯田團練鄉勇之策辛丑春辨道差於房山見邸報有前侍郎賈慶奏請弛鴉煙之禁憂其貽患無窮爲天下安危所係擬摺彈劾請禁加嚴并擬請復天津水師一摺自以不可越俎馳稟請京友上之京友回稱經世之文疑已上畱中越年晤見始知未上其稟載入文集又薦高明

令高漢屋帖驍人於粵帥薦順德守鄭春溪格情
州於津道稱其知兵後林文忠為余言高令辦防堵得
力吾倚為左右手琦帥來代即告歸次年津道言鄭
守於上臺調至津門謀適不用余服其所作天津禦
夷議一篇言似無奇策皆中肯其詞曰客有問於予
者曠逆勢甚猖獗用何法以破之予曰兵凶戰危何
可易言雖然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敢默不一言乎兵
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又曰善戰者以我所長當彼所短
不以我所短當彼所長又曰佚則勞之飽則餓之又曰善戰

宦遊紀略

卷四

夫

者立於不敗之地百戰百勝者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
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彼所恃者舟楫之利耳吾用
吾長不與之水戰舟楫之利何用乎所恃者火炮之
精耳強弩之末不穿魯縞吾遠以避之火炮之精何
用乎所恃者漢奸之勾通耳此處與閩粵不同未曾
與彼貿易且不時派員稽查何所容其勾通乎且彼
肆無忌憚其氣驕驕則可詐敗以誘之也行踪詭秘
其計譎譎則可設伏以疑之也現今大沽海口炮臺
佈置固極周密若於大沽後路新城部沽鹹水沽一

帶擇寬濶處所及與海河對直地方連安大營厚集兵
力深溝高壘不動聲色彼陳遞夷書則不收請示戰
期則不答可戰則戰可守則守不動若山岳不測如
鬼神則勞佚饑飽之形我已操其勝算彼若駛入海
河則能進而不能退已入吾陷穽之中若彼舍舟登
岸以舟楫為巢穴豈能遠離數十里乎四面兜截可
以聚而殲之矣若到此遲回瞻顧不入海河不敢登
岸無所施其伎倆自必揚帆而去矣此所謂立於不
敗之地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此議作於辛丑之秋

宦遊紀略

卷四

七

厥後鎮海寧波等處皆以砲臺近海而敗鄭公見於
事先謂之知兵不虛矣交趾 船長三丈出水面一
乘十四人 操者即沈

余丙申夏至畿輔大帥聞余需次蘇門為林文忠所
賞已心忌之戊戌兩帥遇於安肅文忠不知其惡已
也為竟夕之談稱余有經濟才可大用彼忌之益甚
初余任樂五閱月即撤任提省因大名差役王成實
報捆劫失銀百兩比驗明詰以手無捆痕衣無土痕
地上無滾動痕捆繩無下落解救驛車無踪跡距高

舖甚近無喊叫聲到歇店投宿無泣訴語捆手並未
捆足何待解而後起顯係捏報事主未便熬訊當送
府究問乃改供趙境遇一孩童拾參四枝一人勸買
又一人趕來討還不給便搜將銀奪跑其勸買之人
云爾收拾銀袱我代爾追亦同跑無踪等情據寔通
詳大帥謂詳盜撤提適彼奉詳穆相權節時已訪獲
是案係內邱賣藥人盧大狗所爲經署令關提賊父
認明余親至內邱起出原贓穆相謂案已破而賊又
獲可回任矣又訪知樂人望余回縣如早望兩卽命

宦遊紀畧 卷四

六

視事如故三月後前帥回節邯鄲縣獲正賊大狗通
稟賊供假參誑騙情節與原詳事主供同彼自知駁
提之謬變羞爲怒而文忠又過譽之語人曰屬下有
賢能我豈不知待他人來告耶自是密遣省弁隣弁
改裝伺瑕不下數十人兩年無所得密札正定周守
暗遣親丁文武二員專查樂境過客鴉煙數月無所
得又密諭樂弁拏天主等教先通稟後送縣卽升爾
官否則褫革亦無所得乃囑新臬駁案經提臚登邢
登二案而首郡李吉人先生名德謂樂城鐵案不可

翻乃囑新守糾參而高南渠先生紹初次年謁見謂
樂城治行第一直道公道猶在人心也至庚子秋彼
往粵東謁帥接任咨訪循良遂得量移萬全改攝豐
潤辱列剡章豈意思所及哉人謂余之能聲洋溢省
城起於王成實一案刃殺事主控報搶劫不刑訊而
改實供人以爲難厥後提省二案結實難翻不特官
場佩服幕友亦遍揚齒芬然則善之適以益之也夫
以薰天之勢腹劍之謀害一微員不得數年中不肯
屈已求容不肯央人緩頰而竟安如泰山新帥甫來

宦遊紀畧 卷四

九

形迹疎濶而乃拔之泥塗登之雲路此見人生各有
命焉倚冰山趨捷徑者了無庸矣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調寄全縣閏三月二十三日卸
樂城縣事二十六日起行赴調在二十八日過保定
省改調署豐潤縣以豐有兩海口重防堵也謁訥制
軍各爾經額云已訪知樂城德政獎勵久之
四月十三日接豐潤篆謁廟焚疏防範大道出示禁
娼賭招搖等事如任樂城時其拏訟師示稟猶存照
得好訟乃閭閻之害息爭爲風化之原近來案牘紛

煩總由訟師教導黠者奉爲師表愚者墮其術中或稱貸不行架空際之樓臺而造釁或朋謀爲害假旁邊之羽翼以證明或氣已平而激之使爭或事本小而化之使大直作魍魎百怪暗含蠅射之沙豈知肝膽干邪悉照龍盤之鏡本縣仕蘇二載清理積案無窮治樂五年查拏棍徒殆盡茲邑素稱酒樓各鄉亦有刁頑果聞風而草面洗心收帳最穩倘怙惡而挺身試法漏網無由茲值下車之初未忍不教而殺除密訪查拏外合行曉諭爲此仰合邑軍民人等知

宦遊紀略

卷四

二十四

悉嗣後各安本分無逞強梁忍得幾分過後何等自在勸息一事積來無數陰功利藪不讓絲毫詎成訟用金如土翻教破產破家硯田堪稱餽餽何殺人以筆爲刀忍致滅門滅族須種子孫之福常懷官府之刑言出法隨毋貽後悔

前任以病積案三百餘件余到任一月結完每日結十餘案其說法如任樂時而豐邑民情較淳一經詰問輒寔供不狡自盡命案亦在厥訊結不帶兩造入城接篆三日有委員提督民京控弟婦與隣人私勒

斃二姪謀害親夫一案及傳訊三命現存姦無影響因請免解發回原告究辦大府從之治如律有光棍索欠逼命一案經前任訊詳欠逼屬寔茲復訊係憑空訛詐弁究出路截生妻強占一案置之大辟

豐邑旂地民地犬牙相錯有奸民爭占民地不得輒獻之宗室八旂謂昔係莊佃今被隱瞞旂人遂呈戶部咨查似此類者甚多往往久不能結余任豐八月遣有四案傳訊毫無憑據皆係子虛究出獻地之人重懲之向例詳直達部余親爲叙詳細剖其說重言

宦遊紀略

卷四

二十五

其累并云外間最尊部件最畏宗室旂人一經查說不敢草草斷結動累月經年小康之家蕩盡產業食貧之戶鬻及妻孥如果地寔隱瞞罪所應得否則徒墮仇人之計莫伸覆盆之冤應請自後旂人遞呈大部察其有歷年租簿及佃約等項寔據方准咨查萬勿再聽捕風捉影之語紛紛查辦滋擾閭閻功德無量後晤部友曰夫子教我矣

下車五日卽往黑沿子澗河兩海口查看情形比勘募黑沿子村鄉勇百人澗河近村鄉勇百人皆僱教

師在村教以鳥槍長矛短刀各藝令其早晚學習以助軍威以保村落不妨本業不給工食只免雜差而已每旬日往閱學有模樣者每名賞一二百錢時廣東與夷和未經奉文練勇余先事辦理於報到任內稟知上臺五月後奉團練

上諭大府即以入告至七月後聞粵匪敗盟廈門失守海口戒嚴鄉勇每名給工食百錢終日親督訓練并入營學演陣法又奉文挑挖沿海陷坑豐境計七十餘里余言明見爲坑賊安肯陷須用耙耨蓋上有

宦遊紀略

卷四

三

沙之地堆沙有蚌殼之地堆蚌殼有土之地堆土并遍地挖新土使賊不知何處是地何處是坑方能陷賊坑內安放竹籤方能成賊大府以爲然飭各州縣海上陷坑以此爲式又募打野鴨拾鎗四十餘桿以爲鄉勇

初營兵借居民屋雖卡房造就仍不肯移余言於副將勝魁遊擊劉正謂營規宜肅滋事宜防耗財宜慮乃督入卡又言兵不閒乃無佚志兵必精乃有勇氣今清晨例操以後便無一事非計也盍於飯後加工

使習矛者兼刀習刀者兼矛習鳥鎗者或兼刀矛乎勝劉二將以爲然於是訓練竟日余亦時以牛羊犒之次年事平歸伍劉遊府語兵日武藝學就餉銀畱餘父母妻孥見之歡悅皆桂君之賜也

制軍札鄉勇歸營調度防守余稟所募沿海鄉勇皆窮民捕魚爲生初募時卑縣僱教師准其早晚學習不妨本業又諭以各保村莊永不外調并免差徭是以不給飯食而人皆勸自七月後海防緊急近者日給百錢終日訓練三八會營教以陣法遠者本移營派

宦遊紀略

卷四

三

弁教習許其自保言明不調入營以致該村空虛今勝副將奉札調勇同守炮臺超謂晝訓練技則可夜調守炮則不可炮臺兵有專責若調勇同守則兵將委之於勇自此人有懼心他村亦難招募何以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也凡事順乎人情則眾志成城違乎人情則眾心離德八月二十六日夜海水放光眾疑寇至黑沿子鄉勇踴躍前驅并合莊老少俱持草刀奮在頗見人和之驗今若施以不欲強以難堪能保其不解體耶且鄉勇若請錢糧既虞難繼牧合捐

給亦不可常以後海疆無事似仍應乘暇團練合古時農隙講武之義今擬夜輪鄉勇二人在營探聽有警鳴鑼集眾免其駐營看守炮臺俾弁兵責無旁貸敬獻芻蕘求賜札飭從之

是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直省道府廳州縣人員平日立品居心官聲與論各督撫見聞所及隨時察看自必知之最悉著於所屬道府廳州縣中擇其潔已愛民誠心任事確有實據者出具切實考語秉公具摺酌保數員候朕簡

宦遊紀畧 卷四

三

用該督撫務當各矢公忠據實保舉毋稍瞻徇冒濫用副朕立賢無方至意欽此七月訥制軍具摺明保知縣三人超萬與焉考語云持躬廉謹悃悃無華盡心民事不避艱辛惠政及人輿情愛戴是月二十一日特授務關同知外保二人一為清苑縣羅遵殿一為昌黎縣曾世儀

十一月星使僧王等查閱海口軍營豐潤鄉勇稱團練為各海口第一

是冬上平東八策於訥制軍請寄各省當路採用一日以鬼攻鬼謂募能潛行之水鬼以焚賊舟也二日

以賊攻賊謂誘回漢奸招降海盜及水賊也三日以民兵攻賊兵謂重用粵東曾經勝賊之鄉勇頭目也四日以小舟破大舟謂仿交趾之軋船也五日以土器破火器謂營中多盛土囊以禦炮也六日以異術破異類謂招攬精通奇門之異人也七日以詐攻詐謂誘之陸地埋伏地雷也八日以夷攻夷謂聯絡通商之羣夷也其彙載入文集

十二月六日卸豐潤篆十二日接務關同知篆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二月初七引見初九召見奏對幸無

宦遊紀畧 卷四

三

隕越十六回任即委在灤州豐潤樂亭三海口間勸勇建營自備資斧不吝犒賞不受饋遺初接任未十日招地方生童課文以務為由津入都咽喉誠要害重地同知不管轄地方意欲藉此聯絡士民團練義勇以揆文為奮武之謀後防海久役在外未果行撤防回畧親課生童講習經義及遷去多士依依不忍

二十三年癸卯牌行所屬文武員弁為栽種隄柳及時勿失事向來沿河種柳所以固隄查自道光三年

并十二年各泚柳株爲饑民搶伐幾盡前府與香武
二令因年荒人衆恐滋事端未拏辦亦未詳明歷任
相沿虛文開報本府前歲甫經履任即出差防海經
年無從查核今本欲據實檢舉以明不欺恐關前府
該汎處分且於河務無濟再四思維只有飭各汎遵
照年例每兵栽柳百株舊柳缺少之數限兩年補栽
還原庶可爲補救一法爲此牌仰該汎官攢弁識認
真督率各兵二月插柳桿九月栽卧柳務按之年例
舊額無缺將親查點毋得擱延

宦遊紀畧

卷四

三

是年四月訥制軍閱兵畿南見樂邑河流通暢民壯
技藝中通省以爲余之遺惠時大名府被劾出缺欲
以余奏補陸費方伯瑒謂有即用府應補爭之兼旬
乃不果補八月奉委閱京東并津屬民壯
十月奉委張家口勘估墾功適宣化府缺奉道委代
理那事初六接篆二十四卸事十一月初六奉
旨補授揚州府知府十二月初六卸務關事次年正
月初六日南行

宦遊紀畧卷五

貴池桂超萬丹盟

是卷記守揚守蘇事人有言曰不願作守願作令
以令雖拘文法猶可自主而守不能自主也然余
守揚守蘇勞勞簿書與作令一律固有隨地隨時
可自盡者余自筮仕以來惟宰樂守蘇稍久亦自
覺此兩任中稍稍稱職樂人爲之語曰無利不與
無害不除蘇人爲之語曰有客必見有案必問或
謂見客何益首郡爲大府耳目正宜留心人才余
察丞倅牧令中賢者能者必據寔事告於大府佐
雜有一長一善亦不墜於上聞其有貪酷不法者
必揭而去之非見客安能知安能訪且民間疾苦
何由聞耶赴闕之前一日送制軍陸公之金陵舟
中辨論官材媿媿忘倦并以功則歸人功疑惟重
相規陸公曰君去不聞讜言矣葢余外有所聞中
有所見必以實告也

宦遊紀畧

卷五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二月二十四日接揚州府篆謁
廟焚疏出示挈訟師禁鴉煙賭招搖等事如作宰

時懸聯云一民失所吾過矣寸地無私天鑒之

揚俗浮侈思有以易之乃出訓示勤儉曉諭照得

華崇實澗古之風訓俗型方長吏之事維揚為賢才

之藪文物之邦故舊之家知崇禮法善良之士自束

準繩者固有之矣然而水有激揚之波人多輕揚之

性浮薄成習自昔已然遊蕩連羣於今為基本府敢

謂移風易俗可以遙觀厥成編先浴德澡身然後教

人以善爰敷條教用警昏庸尙克風行乃平日望

一衣服宜樸素也此邦人士雅好飾觀在往家無升

斗之儲外披晏粲之服來因種貨應須產償還去付

典商徒為富家生息且即身家饒裕何庸服飾奢華

倘思祖父之艱難粗衣亦暖須作子孫之模樣縹被

為安胡乃著之以文不思用之以禮方侈袞裘之飾

豹袖不羞羊質之蒙虎皮至婦女踵事增華翻新闢

靡鑲滾之料多於正身刺繡之工倍於常式亦知荆

釵裙布婦德愈彰而服異技奇正人所笑乎繼自今

願富不忘貧文無勝質勿尙不衷之服庶無不節之

曉

宦遊紀略 卷五

二

一宴飲宜儉約也薛文清公宴里中賓客酒止三行

陳文恭公論吳下官紳約明五簋此皆清風未遠儉

德可師胡為品必誇多味爭炫異碗求古器碟尙高

裝每開一席之筵幾費中人之產且茶館之數年多

一年麵價之增日甚一日雖非例禁之列要為耗用

之端所願志士還酒文人返樸避屠沽而遠市戒子

弟以惡黨庶幾侈俗能移狂瀾共挽

一遊觀宜節省也此間佳麗多好宴遊看芍藥之帶

圍賞芙蓉之帶並挈全家於湖上須我友於橋邊畫

鷁舫中暗藏桃面飛龍舟上爭看繡裙此皆陋習相

沿靡費不惜不思佚遊之樂戒自尼山流連之憂屢

於亞聖既放蕩其心志又曠廢夫日時况多費天資

財更易虧夫品行何如肆習各執之業愛惜有用之

金舟而不遊勤則不匱之為得乎

一婦女宜戒逸也凡在隣境皆有婦工東屬通州織

就雞鳴之布南連吳郡繡成龍袞之衣惟揚州羣與

嘻嘻毫無事事共趁青春之景約去看花難消白日

之閒遊來鬪葉雖挈賭未必至於闔閭而訛錢豈能

宦遊紀略 卷五

三

禁夫匪徒倘或一首公庭豈不十分玷辱又見街頭
露臉不解含羞寺裏燒香罔知干禁可笑者鼓鑼響
處蓮步爭趨可怪者茶酒肆中玉顏雜坐違嫌之禮
不講有別之義無聞以致姦拐紛呈奔逃迭控皆由
逸豫易起淫邪繚繞既加追悔何及與其競誇黛綠
何如其勵女紅本府將勸鄉下種桑各勤蠶事爾輩
亦宜城中茹蓼同刺鴛鴦從今智者語愚貴者帥賤
父告其女夫勉其妻則善心生而不淫禮教行而作
肅矣以上四條勉散六俗直作當頭之棒毋爲充耳
官遊紀略 卷五

四

之瑩慙非扁鵲良醫對症而施以藥欲趁雞鳴警巨
呼夢而使之醒倘能正路是遵實受其福否則下流
不悟難免於刑特論

控府有要案必提問一問即結凡造券索償栽贓控
竊罵女放鷹誣姦局騙等案無不稟究懲辦民有府狀
容易准容易審不花錢不要等於今重見包公拯之
誣

訪知所屬州縣靈役臺詐爲害先掣興化蔡林等招
告究問訊實嚇詐一案問徒江甘儀東各役亦因案

重懲之自是胥徒畏法去綺服而著布衣

示禁婦女入茶酒肆有犯者重責店主婦女入寺觀

燒香者亦責僧道并禁書肆賣淫詞小說

教廠兵閒賭場爲害百餘年名爲劍衣廠有輪悉自

經道路者地方官不敢過問畏兵驕也余親往學十

餘人弗問其爲兵也者每稱兵使掌責營員弗敢庇

亦弗敢認分別擬軍徒賭風遂絕

江都有童生新出考者刃生阻之云其祖於乾隆初

年投充高氏有契使高出控作證余詵時見紙陳墨

官遊紀略 卷五

新溪水蓋紙印之墨有脫痕比斷契果是真百年字

跡斷無脫墨其爲新捏串詐無疑對出字條高書臺

由生起分別草責准童應試自是串騙阻考之風以

息

訪得泰興東一帶仇家賄囑無賴放火連人燒死

謂之葷火止燒房屋謂之素火分別給價有差出示
嚴禁飭屬查拏

訪得裏河有一種地棍以京控爲奇貨先期散北上
辭行帖餽者無名不應者牽累因出示招人抱

出控飭屬查拏

訪出白駒場關官擅受濫刑興化縣訓導前歲率領
刁生閻漕并參劾罷職興化刁生亦訪拏

訊案判梟會彙抄今遺失惟訊東臺張家驕院控張

愼程文泰等申占浴堂一判猶存畧曰查縣卷程文

泰壬寅正月初呈稱去年八月張家驕向伊套去浴

堂墨契帶回查點約臘月送還等語民間業憑契管

契者人所珍藏不肯假人之物加係獨業與人何干

有何查點即當面查點已難聽命豈有聽其帶回數

宦遊紀略 卷五 六

月始還之理況查租戶練鶴慶縣供辛丑四月間伊

同中看明張家驕墨契始寫租約今仍前供是四月

已有墨契何云八月套去墨契為張家驕家藏無疑

家藏而捏稱套去其為真契可知墨契與程所呈紅

契一字不差惟紅契多一程字查墨契是原契紅契

是抄契故墨契押而紅契十字皆抄者一手所畫定

是程姓抄者加一程字耳試閱抄契足憑乎真契足

憑乎該縣以紅契有一程字斷墨契套去又以合同

程健停一押與出孫式源契內之押未符斷偽殊

屬非是張家驕合同紙墨俱舊各中押與墨契俱符

何得以一押未符斷偽前後異押人所常有即查此

卷練鶴慶張策三兩租約俱有張蒼松押訊係本押

核不相符孫式源原典轉典兩契俱有程處尊押想

係本押亦不相符押之不足據如此如云是捏程姓

何不呈出真合同以證其捏耶况辛丑四月修浴堂

張張愼胞姪家珍認明親開用錢百四十餘千除用

押租百千外派張家驕十千有奇據租戶稱押租百

千衙座在內是明明連衙座派四股之一矣如果無

宦遊紀略 卷五 七

分何以派出修費至張家驕所呈印券房之間數不

合或照凌姓始造間數程云影射何不呈出印券以

證之據練鶴慶稱辛丑五月張愼往揚看程文泰紅

契同始囑停租是訟端從紅契一程字生波據張家

驕稱張愼與王姓訟借伊墨契不與挾嫌興訟則此

案是張愼申佔無疑張蘭等扶同稱訟俱屬不應應

分別擬杖浴室著照合同管業程文泰混控套契避

不到案本應提究農忙姑免查傳倘再牽控定行嚴

究即取兩造遵結擬詳人證保釋聽候憲此

有新任寶應縣來謁告之曰爾前任他邑官聲平常
上游所悉此次查訪必密若蹈前轍我不能庇恐難
保全并歷數某某改行卒舉循良某某怙惡終罹法
網以勸以戒言之悚然及之後詢之輿論頗稱勤
明

府試時江都龔令因一童生欠糧枷示上燈初眾童
擁枷犯至府宅門余提問枷犯稱糧爲里書扯用當
卽釋放并提訊擁署在前十餘童論以錢糧絲毫爲
重抗欠應枷事不干已聚眾塞署犯法遍問姓名令
宦遊紀略卷五

宦遊紀略

卷五

八

回寓勿滋事乃出時龔令亦上府眾童出碎其輔候
於頭門聲言俟出閣之余坐大堂傳問不至因硃書
燈牌云據某童稱里書扯用錢糧以致受辱理卽提
究但聞該里書在鄉不能立時傳到應俟考完親提
如實重處斷不姑寬本府不忍一民有冤肯令讀書
人受屈乎爾等各回寓靜養毋或滋鬧干咎致負本
府拳拳愛士之至意眾童稱善而散次日覆試余料
散仍復聚乃懸示場中放牌掛出其示先言糧不可
欠官不可抗事非切已不可干預等意再言本府初

應考時先大夫誥諭告戒凡眾人滋鬧之地不但
可隨聲附和并不可從旁窺觀恐同在一場難分玉
石本府待爾等如子弟卽以先大夫所教者訓示爾
等總由讀書未嘗讀律以致敢於喧譁茲敬錄 大
清律於後爾等其共閱之 一律載或有冤抑不於
上司控告聚眾至四五十人以上開堂案署嚴官者

爲首照光棍例斬決梟示爲從亦斬立決被脅同行
之人各杖一百開門後查知外有揭帖約次日聚會
八屬生童於郡廟及期皆不至矣考將畢飭縣傳訊
宦遊紀略卷五

宦遊紀略

卷五

九

里書枷之卽論學傳廩生帶擁署諸童訊問該學率
廩生求免余云爾等在龔令處陪罪并懇其上府求
寬可也俱從之諭令廩生回家戒飭了案龔令著名
傲吏初見釋枷甚不悅後乃服處置之當

桂林陳蓮史方伯名繼署撫吏治澄肅稍不如法輒
嚴札切責然虛心服善不執已見余在揚有三事焉
稟稿猶存其一稟曰案查卑府督同興化合審詳草
役蔡林索詐擬徒一案奉批在官人役敢藉同贖洛
堂勒措嚇詐案據斷不止此合再出示招告從嚴懲

辦并查出控案尙未革役等因見核實秉公除莠
 安良之至意惟是州縣差役每倚本官為護符私鄉
 民為魚肉州縣官始則疎於查察及至因案告發則
 又恐干嚴議多方消弭憚於懲辦差役因以有違不
 恐此各省之通弊是以從前江蘇兩大府憲彼必嚴
 而官之處分有可通融必商權從事欲州縣不致回
 護養奸貽患且以官有應待之咎自應嚴參若因役
 帶累授部書以可訛之柄未免冤不勝冤不勝擾也
 茲查革役蔡林前據旅令送案實係道光十七年十
 一
 宦遊紀略 卷五

二稟曰竊奉憲批以卑府訊詳甘泉王道章上控一
 案如果控係虛誣自應照例反坐何得以事出懷疑
 巧為開脫仰再確切研究等因仰見執法嚴肅整頓
 地方之至意查此案三月初九日由丹徒解到原告
 屢催人証未齊至四月初九日到隨訊初十訊結因
 考申詳稍遲結時即將人証保釋候示未敢羈累卑
 府聽訟必循次第案因爭圩董與訟是為案中大綱
 自應先為處斷案內人証甚多問及常年斂錢各於
 新舊董有袒護供甚參差再四審詰始能畫一知王
 家鶴王道平俱有因為利之意向年圩董總其成
 其實各段業戶分辨斷令自此業戶分段辦理工有
 欠缺地保巡查抗不肯修葺令稟報不許設立圩董
 僉謂可以息爭可以省費亦可以保圩眾皆悅服遵
 依次則搗船落水搶錢一節為重初訊王道平暨船
 戶楊家連供如控詞因隔別問訊一供王家儀乘小
 舟來一供從岸上來其搗船落水搶錢情節一一不
 符當將王道平王道章楊家連重管自此俯伏無詞
 愧悔交至次則幕閣吞捐舞弊一節為大訊米石係

張椿勸捐交保赤堂散給傳問堂董江壽民稱捐米四十石實係散與貧戶王道章稱江壽民揚城第一好人既說散給情已輸服卑府問如有勒吞等情爾可實指卽當嚴究伊認疑誤再詰不移本擬反坐被告王家鶴等代求稱本族若議以罪從此參商世仇莫解求寬卑府向來辦案於克惡棍徒擾害地方者盡法懲辦其有一時氣忿混告平日尙無刁劣實跡者輒審得實辦得寬此案王道章控情虛捏本有應得之罪但念審得其情能悔服與始終固執強顏

宦遊紀畧

卷五

十一

狡辯者不同又聞之先輩云族人相訟辦宜從寬毋使後結仇怨卑府竊謂服而舍之使其族人相睦是以擬杖了案非敢甘蹈惡習致負裁成今奉諭森嚴悚惶萬狀合將前此審辦實情有詳內不及叙者細行稟復可否免行復訊出自鈞裁奉批審理井井有條其從寬使全族誼尤見斟酌妥當卽如詳銷案可也其三稟曰接奉鈞札以東臺蔣朱氏謀殺親夫請話開檢如何捏飾訪聞該府素來辦事認真何以扶同不駁飭會委員檢驗嚴訊等因仰見明察如神執

法如山之至意葛令之辦理錯誤皆卑府表率無方欽服之餘惶悚無地伏查此案二十三年春間縣控身死不明不能審出實情聽其攔息繼以犯未弋獲證無確供詳檢延遲終以訪聞冒昧具詳此葛令之奉公無狀也自去歲五月原告控府訊其情節逼真發回批令速提訊辦十日一催迭發雷電委員催提六次始據獲犯稟以訪聞解請委訊開檢卑府惑於刑名家言謂是向來辦法不爲駁斥此卑府之率屬無狀也自來開檢之案原不能聽一面之詞率行詳請

宦遊紀畧

卷五

十三

必有證據鑿然然後准理以尸遺蒸者例應慎重此案姦婦遁於舟中姦夫逃於通州海上煎鹽傭工聞二月挈姦夫差役酌神還願似非比差不嚴遲延尙非無故至葛令之失察冒昧卑府之不爲斥駁則均無可辭之咎矣惟卑府愚昧之見竊謂公事必貴認真者期爲民伸冤理枉而已而欲使民之冤枉得理似當於官之處分從寬今試下一合曰爾能昭雪沈寃處分可稍通融雖在屬吏未必不奮然與也又試下一合曰爾雖昭雪沈寃處分無得取巧雖在屬

更未必不悞然沮也且不聽其稍為避就不肖州縣必將賄買屍親無賴棍徒藉以訛詐官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重官之處分無益於公事反有碍於公事寬官之處分無碍於公事而反益於公事也去歲閱見邸抄有山東歷城謀殺親夫一案四年之久始經舉發按其情節縣令編查保甲何能逐戶詳稽出入動作前任家丁何以如期同獲

聖主精明豈無洞鑿善學獎勵亦開伸冤理枉之路以昭激勸耳又竊謂府於州縣不能操切而遽行糾參在

宦游紀略 卷五

古

於督教而期其辦理督教而始終不理者則法無可貸督教而始怠終奮者似情有可原此卑府淺陋之識未能達於流俗今奉嚴札爽然自失理合先陳實情以明不敢欺隱惟俟委員到郡會同細意檢驗研究據實詳辦以仰體大人事事求實之心惟望治該令失察之咎不復參及訪聞則官濫寬典即民少沈冤幸甚奉批察核所稟具有實理候正案訊定後酌奪辦理可也

附重修揚州府學碑記維揚為人文淵藪自昔建立

學宮規模宏壯而府學為最其時巋務方隆人士慷慨輪奐之美翼翼巍巍超萬少遊是邦稱歎久之甲辰之春奉

命來守郡下車視學則尊經閣牆垣并裂明倫堂楹棟全傾大成殿椽桷多朽甚且瓦上之樹成林室中之溜穿石矣竊謂庠序不修冠裳罔肅守土者之責亦士大夫之憂也時奉文勸捐防江砲隄未暇兼顧然其勢岌岌不可終日爰與江都龔令照琪甘泉彭令以竺延紳士吳中翰文鑄厲太守同勸魏司馬廷瑜

宦游紀略 卷五

十五

王少尹啓昆勸捐修葺舉江君壽民經紀其事於是鳩工庇材建明倫堂而新之自櫺星門大成殿至尊經閣崇聖祠以及廊廡無不修理完善聖像重裝賢位重整聯額重書官牆飾以丹雘瓦礫砌為花臺煥然改觀纖細必到至其築牆之灰熬米和汁架樑之木闢筍留餘尤經久之計也稽舊冊前次興修動需巨萬而工不十年輒傾此次計用青蚨千七百餘緡而料實工堅遠勝疇昔豈非行之存乎其人耶此舉由儀徵予告皖相國倡捐紳商次第樂輸趙教授兆

熙邵訓導廷烈亦捐俸助費猶未足請於都轉李公
俞滄命商總鍾太守大志包司馬國琪籌六百緡益
之事既成超萬集眾紳議益為長久計請於運庫歲
修節省存餘項下歲發二百銀為府縣學常年葺補
費都轉詳於制府著為令超萬曰學官自此可鞏固
矣但恐入書吏手歲久弊生可若何乃詳定歲歸紳
董領辦官吏不得與聞庶幾費不虛糜廟可常新永
妥

先聖之靈以佐我朝崇文之化敷是工甲辰初冬
官遊紀略卷五 去

經始乙巳初夏落成其監工者張孝廉銘唐孝廉沂
周明經鏡亦與有勞云

重修江甘縣學碑記唐高祖詔州縣鄉皆置學此有
縣學之始江都縣學自洪武七年知縣宋啓訓導崔

宗武度地置於縣北開明橋西路駝嶺

本朝雍正年間復設甘泉訓導與江都同一學以後

重修十數次嘉慶丁卯從父裕菴先生諱以任甘泉

訓導超萬於壬申癸酉歲來依學舍讀書尊經閣中

時興修未久廟貌猶新今來守是邦回首三十餘年

矣重謁文廟今昔迥殊府學尤岌岌不可終日因議

先修勸紳商捐資興工閱六月而工竣請於都轉李

公倫通詳定歲發二百銀為府縣學歲修費然縣學

尙殿廡滲漏椽桷朽頽雖有歲修曷濟焉超萬乃與

江甘二合合捐青蚨三百六十緡領歲修銀百借撥

府學歲修銀四十華教諭元梅潘訓導映淮亦捐俸

共集六百四十餘緡舉六品職銜江君煥鳩工程捐

揮光治王少尹啓昆經紀其事乙巳六月開工九月

告竣自福星門大成殿崇聖祠以及廊廡堂閣增屋

官遊紀略卷五 去

瓦飾匾額牆防其潰米泔和灰木防其蝕阻簷入漆

像則繪朱塗金龕則垂簾設幕凡一門一楹一碑一座一

庭有需於黝望丹漆刮摩之工無不設施各當煥然

一新費減於前工堅於昔不獨目前改觀即回憶三

十年前亦無此完美也自是歲加修葺按票詳定章

程紳董領辦工歸實用款不虛糜可以一勞永逸矣

記此以見凡事總在任人得當厥後在

工程委初照磨容本督辦亦費省而工實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冬調蘇州府十一月初十卸揚

那事十二月二日接蘇篆出示擊訟師訓勸儉訪處

詐招搖禁娼賭鴉煙等事如前其告都城陰文日卑
 府自理陽湖宰樂城攝豐潤守揚州下車之始皆焚
 疏告神潔清自矢今調守茲郡若渝前志神明殛之
 惟茲郡諸事煩難自分識淺才疎未堪勝任今歲銀
 貴米賤清務尤覺萬難夙夜隱憂愧無長策敬乞默
 相陰扶宏濟艱難無使隕越以貽神羞并求年賜屢
 豐無水旱蟲蝗之苦境長安堵無盜賊兵革之虞永
 拜鴻庥俾臧鳩拙又衙門內外或有撞騙招搖求立
 予敗露郡境遠近或有窮冤久抑求立予昭雪其有

宦遊紀略 卷五

太

盜窩賊艦更求大顯威靈立予全行犴獲以正典刑
 至於外洋之土易中國之銀銀價日昂官民俱因此
 天下之大患何以隔愚民之衷絕奸販之路惟大神
 救之邪教日出為害生民亦惟大神遇之卑府不勝
 戰慄叩禱之至謹告

蘇郡田賦之重甲於天下大戶又短交而得清規糧
 艘帮費日增是以小民重困縣令向來視為利藪至
 此以為畏途然余下車時各縣均開倉無可整飭惟
 常熟縣十萬餘清編大戶者九萬食陋規者百餘人

金合咸亦幹員至歲杪顆粒未收帶印上省辭官細
 問情形余謂非均賦戶減帮費不可同僚難之以為
 林裕兩大府所不能辦者今能辦乎余謂窮則變變
 則通除非棄此一縣不收清糧則已若要收清舍均
 賦更無他法金合熟籌一夜深以為然遂同回明三
 憲請委二員先率清棍出示定均收章程旋率在籍
 知縣蔡某武舉浦某說明包漕得規屬實詳請奏草
 收禁究辦矣乃稟三憲曰江南清務之弊常熟為最
 幸憲臺雷霆一擊魍魅潛形蔡浦二紳先行草辦此

宦遊紀略 卷五

尤

擒賊擒王之意也交敷議以均平此小戶懷德而大
 戶畏威之時也惟是發端宜緊收效宜速既用威以
 使之畏當用恩以招之來威行而濟之以恩則知恩
 而愈畏威計蔡浦二姓之外包攬甚多積習相沿非
 必盡行刁劣若一切繩之以法則疑畏觀望不前清
 事恐有就誤計惟定撥倉赦罪章程彼欲脫罪自然
 投倉彼不投倉知難脫罪如此則不獨威中有恩抑
 且恩中有威當此清務吃緊之時正宜明出示言網
 開一面向來侵攬紳衿如遵均戶新章投納即予自

新無庸掣辦其不遵者始行查拏以免人心惶惑以免差役騷擾以速花戶輸將竊謂寬一步正緊一步乘機得勢之要實在於此機不宜失勢不宜緩是否

有當伏乞憲裁附呈示臺爲曉諭事照得常熟清務積弊由該衿戶私分大小包攬索規游至大戶九萬之多以致小民困窮邑令賠累大有不能收清之勢本府下車訪知弁奉各憲飭查誓欲痛除弊竇凡爾

刁衿侵攬積年有册可稽各單具在憲意甚嚴已將文武孝廉蔡浦二人奏章訊辦而凡歷年册上列名者

宦遊紀略卷五

干

仍飭委員嚴拏盡繩以法在爾等侵蝕正供魚肉小戶既無廉恥復無忌憚卽概罹法網亦復何辭惟本府切齒之餘姑存悻惻念此惡習相沿首惡固大爲

蠹害附從或不盡刁頑稟明大憲酌定均戶新章限爾等十日內遵照全完卽爲良戶不追既往予以自

新其不遵納者確係莠民定卽照單查拏按律懲治何去何從惟其自取始終不悟後悔何追特諭院批

切中窾要是年常熟一縣均收次年有柏周兩星使來余請陸夢坡署中丞銘應會奏善行均賦時署方

伯云恐大戶滋鬧余云大戶無理之鬧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小戶有理之鬧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計乃決遂奏行之糧艘幫費亦奏減弁嚴札各屬遵照奏案收納如再以小戶爲可欺增加分毫定請拿問治罪

丙午五月末昭文徐市歸市一帶佃戶因業戶苛收麥租聚眾七八千人打毀業戶三十六家報縣差拏拒捕毓令來稟大府命余親往余出示使毓令星夜帶回張貼并囑扣雷呈報地保伺候其示日照得省

宦遊紀略卷五

干

城風聞昭邑徐市歸市一帶佃戶糾眾滋鬧拆毀業戶房屋多家殊屬戕法急應會營帶兵緝拏實之重典惟本府查知起釁根由不過因還租爭執其實該佃戶力農安分向皆良善之民今何一旦至此必誤聽一二匪徒之語煽惑而起現值農忙之際本府愛民如子不忍不教而誅暫議緩兵先行曉諭爲此示仰該佃戶人等知悉爾等各有所身家如欲保全憲宜守法縱有屈抑亦當懇官以辨是非何可逞忿一朝自投法網其中被脅附從者必多速宜改悔前非各

歸本業不再聽從即免深究如能將為首煽惑匪徒
 捆縛送官訊定賞洋二百圓倘有怙惡不悛仍前聚
 眾滋擾不服拘拏當即會營統兵轟擊搜捕必至玉
 石俱焚後悔無及爾等執迷從匪則死解散安分則
 生何去何從及早決擇各宜凜遵自保自愛無負本
 府委曲於全之至意此丙午五月二十九日示也余
 次日至昭即提地保數人隔別問訊供出首要各犯
 十餘人一一相合探明大眾見示解散當夜即飭委
 員會縣帶勇往拏以地保作鄉導五更敲門而入則
 宦遊紀略 卷五

圭

首要十餘犯已獲矣時福山總戎阻下鄉云須俟伊
 調兵壯威余言眾雖解散若見本府到縣無動靜必
 以為怯保無復聚亦恐潛逃須迅雷不及掩耳乃為
 得之當將獲犯訊供解省旋即出示安民其示曰照
 得昭邑徐歸等市佃戶因與業戶爭執租價輒敢聚
 眾違克折毀房屋器物至三十餘家之多實屬目無
 法紀經本府督縣協率委員拏獲首要各犯十餘名
 解省嚴辦惟有造寫揭帖傳單之張榮在逃仍照賞
 查拏在案其餘本應一體治罪姑念被脅從寬以示

解網之仁以予自新之路爾等亦思佃戶贖業戶以
 生養業戶賴佃戶以耕耘情同一家理應相顧嗣後
 業主收租務要公平佃戶交租無得延欠以期安居
 樂業同享承平豈不大美倘業戶故增租價許佃戶
 訴官公斷倘聽匪徒煽惑再滋事端將盡實之重典
 斷不姑寬此閏五月初二日示也此案絞首犯王麻
 子一流徒數人一日便了大府嘉之
 是年七月昭文東鄉又有聚眾拒捕大案緣二月間
 昭民見常熟小戶滅賊過半而昭邑自贖賊起如常
 宦遊紀略 卷五

圭

金德順起意開署并打毀與縣往來紳家又殺二差
 棄海毓合不能獲犯調何丞士和署縣事拏獲二犯
 復奪去署令帶勇親拏拒捕上省請兵大府命余會
 福山鎮往拏探知三路聚眾萬餘人矣余先出六言
 示曰昭邑東鄉百姓聽我告戒勿忘爾等俱是良戶
 何故自取滅亡糧戶無論大小已議一律輸將官既
 從民所欲正當安業農桑重案從寬辦理止拏為首
 到堂何為幫同拒捕實屬干犯天常大憲急欲調兵
 誅爾無法無王本府愛民如子不忍不教而戕大兵

且請緩發待爾激發天良拒捕是金德順爲首糾眾猖狂爾等捆他送究大衆可免遭殃聞署首犯到案餘人勿論可詳德順若是好漢自首救此一鄉強盜自首滅等況於官人無傷本府指爾生路寔是一片熱腸若是迷而不悟槍炮轟擊難防那時後悔何及本府救爾無方此七月二十五日示也二十六日余帶勇五十人同恩參府帶兵五十人會孫鎮軍於昭邑余假撫軍面諭以申軍令一臨陣脫逃者斬一前隊要選精兵一兵有先退者惟帶兵官是問一

宦遊紀略 卷五

五

兵數要查 一兵中有本地人熟識該犯徇情不出力以致放走者軍法從事 一兵過毋得滋擾地方食物平買是日又出六言示日爾等多係善良正宜樂業安分何故帮同拒捕不顧身家性命春間打開鄉城少掣已是寬政要掣首犯完案并非有仇有恨季瑞曹明雙全如肯捆金德順兩案有一爲首餘可赦罪勿問德順如肯自首定可照例減等昨已出示曉諭未知聽與不聽現在大兵即到本府心存不忍爲此不憚再三復向爾等申做豈無曉事之人聽我

分咐號令無非欲爾生全保護爾等安穩試看自來匪徒多少英雄自逞難禁槍炮一轟個個骨碎如粉本府一片婆心披肝相示以信若再迷而不悟可憐玉石俱盡在昭等候兵齊約定二十八夜開舟在捕是日又出四言示日刁民鬧署拒捕抗官首犯不獻實屬冥頑萬不得已整旅拒守分良民閉戶勿觀恐飛炮子誤致傷殘被逼百姓早散求安是夜大雨平地水三尺餘鎮軍請收期往余不許至則大衆見示已散出示懸賞查掣陸續獲首要各犯十餘名余

宦遊紀略 卷五

五

親至鄉村勸諭安民耆老香花以迎越六日回省聞撫軍頗悔調兵至是面呈供摺日三路聚眾已有號合非兵斷不能散非散斷不能掣即告示亦借兵威耳撫軍深然之將爲首金季二犯梟示絞三人流徒十餘人奏牘有日若非該府辦理得宜幾至釀成巨案余推何丞不惜勞費之功又增片奏云若該府縣經理稍有不善幾成奉化之續以奉化前年因鬧遭戕官據城也時撫軍爲湘陰李石梧先生名星是年十一月告城隍神日竊蘇郡賦重之區漕弊百

州總由大戶短交旂丁索費以致州縣苛收小戶窮民萬分困頓值茲米賤銀貴更難聊生今幸奉

上諭飭令大小戶一例均收又得撫司大員極力主

持此小民更生之機也超萬飭各屬遵行不敢上負

皇仁下孤民望但恐庸惡州縣有意懷私刁劣紳衿從中

作梗貪鄙旂丁不肯減讓則事多棘手或致有誤開

免之期為此夙夜祗懼只得叩求大神顯靈暗中扶

助以足 國賦以蘇民生不至阻撓不至貽誤則感

戴恩施實無窮盡不勝惶悚迫切之至謹告

宦遊紀略 卷五 末

蘇省多盜賊詳定巡緝章程通行 一沿河營房重

加修葺飭營撥兵駐守馬頭飭縣撥役巡防兵役姓

名開報不得視為具文間有失事鳴鑼為號俾上下

相應 一嚴禁船戶夜行非馬頭不得停泊 一巡

船分段以專責成如有疎虞准該段兵役是問 一

守營與巡船各添烏鎗兵數名按更點放過盜轟擊

盜亦聞風畏懼 一橋洞設關使地保出夫看守二

更即閉黎明始啓公差驗文憑放行 一古者設關

原以禦暴請移權使責成關吏稽查孳獲巨盜一例

請獎 一江北帆船多係匪類但其中不無善良若

盡驅逐恐絕生路應令舖戶認保出結交好甲呈官

發給印照稜貼船頭無保者逐 一街巷設棚令地

保僱妥夫看守亥刻關閉除公文迎醫接穩不准放

行 一委員分路巡查須有總巡查察府廳縣隨時

親出以考勤惰分別勸懲 一隣封協捕宜不分畛

域匪徒做案後必逃隣境本境嚴捕速獲無由應通

飭州縣聞隣封失事即飭役實力堵拏勿虛行票緝

故事失事州縣亦應懸重賞鼓勵 一盜案宜用重

宦遊紀略 卷五 末

典近來官多姑息雖獲取盜止以一二人為法無可

貸餘皆指為把風接贓聲明情有可原以致違道即

逃仍復為盜或向事主報仇盜風所由日熾應通飭

承審各員據實懲辦毋稍開脫可冀辟以止辟 一

勸居民舖戶設守望局輪流巡更聲勢聯絡告示

一道照得江蘇為水陸通衢商民稠密其沿河濱海

地方港汊分歧每有匪徒乘船肆行搶奪又有土匪

窺伺竊劫以致報案頻聞民難安枕即該管官緝捕

得法而防範亦實難周因思以官衛民不如使民自

衛失事海捕何若未事預防惟有各就地方情形設立公局以資守望前歲漂陽設緝匪公局將拒傷事至之許潮結等五犯一齊擒獲人心快之若各邑盡如漂陽匪徒容身何地爲此諭仰合屬軍民并地保知悉爾等卽遵設守望公局各按地勢遠近市鎮大小或一二村立一局或三五村聯一局舉公正紳者董理按戶輪更富者捐資柳鐸器械准備烏槍以爲緝捕之具一家有警一村應之一村有警村村應之盜如拒捕格殺勿論有擒獲者送官究治視獲犯之

宦遊紀略 卷五

天

多寡罪名之輕重有職者議叙無職者酌賞以昭激勸捐資由董經理不得假手官人以杜流弊務使匪無潛踪之所民有衽席之安本府有厚望焉
通會京控上控各案全發府局定讞自來首都應酬紛煩罕有親問者委員審訊多至經年累月不能結以致愈積愈多且大半聽其私和兩造不辨而刁徒遂以京控爲奇貨矣余到任稽查積案雖經前署任訊結三十六起未結者仍有百餘余亦委任賢員而親訊居多每有人證未齊一堂便結者實究虛坐毫無實貨

未及三月而陳案已空行之一年而新案漸少其訊法大致如前其平反諸案如鹽城季姓本邑隣邑人控其窩匪至八九案之多究出一仇家串誣狀緣閱卷安東宋姓報竊牛驢旋遣賄探踪跡牛驢季門驢繫隔五里之李姓門余謂一案未必兩窩兩窩詎隔五里何以兩處同繫在門何以賄得一牛不謂驢在其中又復越五里而賄驢何以賄定不憑隣保驗明因此究出報竊俱捏各案皆串一一如律辦之荆溪小張盧氏誤傷繼姑身死一案究出抑媳同陷邪淫不

宦遊紀略 卷五

无

從姑借端罵毆媳按住棒頭求饒姑拉棒自戳狀詳請夾籤聲敘得減等赦宥初大府不允力爭之漂水劣生尤文起經江藩訪擊江守審訊已爲開脫伊自京控書役索費等情余查卷有姦佔族弟婦爲妾八年生子一案必非虛無稟請提弟婦尤李氏到案囑委員提到立稟該氏供出強逼成姦旋在母家硬領飯店同住嗣經翁訟願離又硬接作妾生子七歲已故等情其母同來供符余問是爾願跟便是肯夫逃走死罪供伊強暴一方黨羽甚多不敢違亦不敢控

余言看來是大冤枉如欲伸冤可叫代書寫狀寫畢命承背狀問是爾母女叫代書寫的都是實話否曰實話乃提該生對質亦先背狀用硃開舉供法訊定問絞其餘理枉辦誣不可枚舉固第三卷記訊法已詳不復多記

蘇省臺詐風甚盛有長洲從九品徐某同保中候補訓導王某控青浦監生金鐘借洋錢二千四百圓賴欠不還在長洲縣押追經金以串捏控院發審余言借錢有中有保隔年反臉不認殊為情理所無當將帳至原中隔問說合緣由交錢時候及往來飲食情

宦遊紀略 卷五

三

形兩不相符所供書票之金元恒筆跡不對而票中誤字與訓導墨供言旁一點一橫之下正中書監帶鈎相合他人無此寫法細對筆跡一一相符此為捏詐鐵據又詰放帳原為求利豈願構訟花錢如果賴欠何以不先憑中理討而遽控官何以不控青浦而控長洲顯恃熟識衙門串通書吏且前一日見面不討不爭越一日帶差捉押局騙甚明因先詳草嚴訊究出係文生劉某主唆照積憤訟棍擾害例量減滿徒帳主訓導俱擬徒長洲稱提差役俱責草又有一

紳指揮衙與大府世詣送外縣書院講席來謁云晚生有錢債案求追余云向不受託有理總是有理伊云我一千銀係先父任通政司身後門生故舊所帮余起立云既有訟事不應相見即送出余查案無其名逢人便說并告三縣曰錢債求追開口便說銀之來路看來其家甚貧怕我窺破底愿詰其銀從何來是為情虧膽怯此項恐是子虛可為我一查越一月有元和許息一案名異事同知即其人其案情節支離云其姪行醫有一汪姓就診談及在本家司帳現

宦遊紀略 卷五

三

君停受產少一千銀需借其姪云家叔現有千銀難得此好借至次日即書券來交銀去今查汪家實無此司帳之人銀被拐去兩家情願息訟俟訪獲拐犯送案等情余親批云千金重物豈有帳主借至兩不見面聽素不相識就診外人一言輒行交付之理其為叔姪串詐顯然仰元和縣立即提齊人證澈底根究按律詳辦勿稍延縱自後每月札催該紳造竄而臺詐之風少息

巡海參將劉長青獲兩漁船十六人指為洋盜院發

府訊搜其船上惟魚與網器械有無柄之半面鎗上多積垢外有零星字紙兩大桶訊之貌無兇狠狀余親檢兩桶字紙半日始畢人以爲過勞余日要殺他在此要殺他亦在此次日上院稱審同寅口快曰看來不是盜大府疑欲開脫曰難道上堂便供自就死地深斥之越十日獄成實係良民余再四問明海盜與陸地盜不同陸地賊可寄頓海盜以船爲家如果劫搶必有贖物及不應有之物斷無不放在家之理且盜欲殺人必利其器茲查船無異物鎗無利及親

宦遊紀略 卷五

三

檢兩桶字紙遠碍毫無熬刑十日無供其非強盜甚明大府不信親提疑鎗上積垢爲人血并下札云該府以船無贖物詳係良民請釋查一船八人何以有網二十六件之多此網必劫搶而得友謂網非漁家不可多有之物當以此復之余曰此語辯得有理然必駁前日檢字桶內有分帳合同一紙上寫某管船分魚一股某制網二十四件分魚一股合船人分魚一股可見網非劫得矣友云明日上院面呈余曰公事以文來以文往合同粘稟可也又恐大府面上過

不去請臬司將案討下卒如原議釋之

丁未大府奏行海運糧艘水手恨失利回空渡江歎血鎮江都天廟議到蘇執香擁大府求食不允則擲香焚署探明屬實早夜憂之苦無良策因思常熟海鹽萬餘皆軍船佃戶向有滋事巨案去歲復欲毆業戶焚租船經余抄律出示委委員彈壓調解得息示非專爲該佃而出今照原示酌增仍是統論居民先貼省城內外俟糧艘泊定遣親信家人遍貼水次其示曰照得去殺者長民之願懷刑者君子之心蘇省

宦遊紀略 卷五

三

稱文物之邦向明禮義何以上年昭文金德順王四麻子等罔知守法聚眾逞兇以致身罹法網重則斬絞輕亦流徒三宥難原萬悔莫贖在該犯孽由自作固不足惜而牽連附和之人幾至身家莫保本府實痛心焉推原其故皆由鄉愚不知例禁觸犯刑章本府視民猶子愧未能教化於前何忍不告戒於後去歲曾經抄例明斷示諭在案茲當農功既畢佃戶應趕緊完租業戶亦須踴躍完賦本歲暫行海運一年提前趕辦不容稍有延宕合再曉諭爲此示仰闔屬

軍民人等知悉爾等格遵定例完租完賦無再滋生
事端試思為犯法之罪孽首領難全何如為循分之
良民身家各保倘有抑冤之事儘可訴於長官慎勿
以身試法有負本府誦誨教誨之至意敬錄

大清例一條於後俾眾周知 一刁民假地方公事
強行出頭擅自聚眾至四五十人開堂審署毆官者
為首斬決梟示同謀為從擬斬立決此示張貼水次
時即有糧艘人來看云本府好官說的好話要聽自
後水手安靜給資回籍無異言然余從未言及此示
宦遊紀略 卷五

為水手而出人亦無知者

訪獲元妙觀道人殷三祿誘賭誘姦訊究詳辦後重
出嚴禁婦女入廟燒香告示照得婦人入廟燒香早
經照例示禁茲訪聞元妙觀尚有婦女往來藉燒香
為遊玩中有道人常時誘賭男女混雜敗俗傷風當
經委員密查即據委員搜獲殷三祿骨骸紙牌并密
寄情書一紙外寫賢妹開折內云三生萬幸得遇妙
顏願跪在金蓮之下可通一線之恩永立山海之盟
望賜隨身之物等語此種勾引深謀必先有調美情

節幸被委員搜獲不致成姦倘經傳送墮其術中敗
壞家聲舉世貽笑據供姓氏不諱本府因姦謀未遂
各節攸關若使票傳質審不特該婦女身敗名裂即
該家長亦何以對人姑且從寬免訊惟該道人狠心
狗肺誘賭誘姦固大堪痛恨而該婦女違禁入觀治
容誨淫亦不知廉耻除將該道人按律從重治罪外
合再示禁為此仰合屬軍民人等知悉蘇郡素稱禮
義之鄉閭閻自應肅清何可出外遊嬉梭織廟院被
人勾誘體面何存嗣後父訓其女夫關其妻兄教其

宦遊紀略 卷五

三五

妹毋再入廟燒香以守國法以肅家規如敢故違
定提家長責處再該觀本應封閉念其中不無善良
不忍一概驅逐倘該觀長不行約束再犯科條再任
婦女燒香定即連坐嚴辦不貸

訪得前明宮詹徐忠節公名汧號勿齋勳墓在東陽

山被二豪誘其後裔鬻山墓之左右各占一穴即傳

二豪訊究斷遷并罰修墓贖罪山葬繳官存案委員

監工修理如式遂祭告焉因思墓地若歸後裔恐貧

極復鬻惟抄契付善堂執管庶可永保先就近札諭

關一善堂經理飭堂董籌議募丁看守及祭掃完糧事宜該董周鼎餘推辭稟內有不爲人作守墓備等語余批此舉表章先賢保護忠骨視尋常施棺掩骼諸事孰大孰小該董以經理此事謂爲人作守墓備則施棺掩骼不卽爲人作孝子耶善堂爲行善起見自應見義必爲况據稟該山茅茨抵辦條漕有贏無絀并無賄墊損於堂務之處但既非所願卽使勉强經營翻恐浮而不實姑候另議可也乃歸城中恒善堂堂董汪正等稟復畧曰徐忠節公墓被侵佔荷憲公祖採訪墓基委員履勘究出申買實情嚴論押遷并令修整免罪仰見式墓崇賢至意又因其後裔零落恐難垂久蒙將陸吳二姓繳契存卷抄發鈐印交堂管理憲意周詳無微不至生等同深欽感會總董籌議章程卽邀委員縣丞陳淦親詣墓所飭書丈量定界繪圖添植松楸藉資庇蔭募誠實鄉人看守春秋祭祀由堂備香帛祭品生等親往同其後裔祭掃應完條漕由堂代納將來或援舊例呈請顯卹再容查案另稟余批所議妥善具見任事實心樂不佞卽

宦遊紀略

卷五

三六

無章舉行可也

淮北票鹽前一歲在揚驗資給票商資多而票額少有驗十萬之資而給一萬之票者每值驗資蘇城銀居大半銀益荒而漕益難實由於此然每冬驗資驗畢餘資得返猶無大害丙午冬聞鹽員請改至明年正月板浦驗資余言於陳署撫曰蘇城銀去不還漕不能辦板浦路遠無城恐易齎盜且去路愈遠銀返愈遲漕必誤矣請致書制府仍舊臘初在揚驗資從之歲杪銀返辦漕裕如丁未冬聞驗資復欲改期亦請陸中丞致書制府乃陳署撫只託風聞而陸中丞言據府稟余亦補稟制軍鹽員忌余越俎有收課不還開局難定之稟余又稟制軍日竊以淮北票鹽驗資蘇城銀去大半驗期若遲銀荒之弊有碍漕務稟請飭知運司早爲定期務於十一月集驗卽退餘銀庶銀價不增漕有餘地等情亮邀垂覽今聞鹽務司事稟請驗資改爲收課儘納儘收以杜假借有不還還無碍漕之語又稱票販因河淤不得暢行未肯先將票課交出是以開局難定不知販商析秋毫不

宦遊紀略

卷五

三七

特盡納儘收不合取贏之算即預收兩綱之課亦必

以本大利小裹足不前聞本年票販來不踴躍職此

之由若然則先壞票鹽之法局不早開眾販觀望挾

資以待銀價逾昂萬寶何以流通百事因之廢弛弁

不特有碍清務已也總之冬間開局無碍於鹽而一

至歲杪春初則大為清害本年征米多於往歲為害

尤甚遲早之間所係靡淺聞去歲驗資之時鹽引未

售者甚多而一經開局十四日而竣事今歲銷數頗

暢并非轉輸不及乃欲改陶官保章程以致票販懷

宦遊紀略 卷五

三

疑竊恐鹽清兩誤二者均關國計全局宜籌仍乞迅

飭運司早收票資俾鹽清並行不悖實為東南之福

再票鹽開局若遲則分司局員四場督押派買節節

遲延票販所運更少各池春產之鹽透私必多竊謂

遲開大碍票法亦必然之理必至之勢也江南之大

局在漕務卑府自有專司兩淮之大局在票法卑府

原不干預但以事值相妨法求兩益中有管見不敢

不陳統乞鈞裁卒從余議

風聞需次縣丞中有騙娼為妾復縱妾為娼并有騙

馬詐船等事密請大府下訪札到府余訊實擬軍朋
比各員亦罷職

丁未大計屠卓薦考語持躬正直率屬廉明歷任繁
劇之區政聲卓著

戊申正月十三日署蘇松常鎮太糧道事接篆即馳
赴上海收驗海運米二月初旬開船映人以被青浦

民毆傷一案阻運勢甚洶洶時咸巡道欲上省請示
余亟止之謂米船糧道之責夷務巡道之責不在此

問調解往返需時試問大府有何策可授耶撫軍欲

宦遊紀略 卷五

三

親來余亦亟止之謂來見夷官自兀則起釁自卑則

取侮不可理論不可勢禁親來何益耶速委候補吳

道名健來圍可立解以吳道粵人曾充洋行知夷情

狀去冬因差至滬夷商以父執禮見唯唯聽命也從

之夷果帖然

有揚州高雲寺僧真演攔與遞稟幕友謂非所管轄
不便批余親批曰據呈係揚州地方公事本署道原

不與聞惟查道光二十四年高雲寺塔被火本署道
前在揚州任內念該僧平日恪守清規仍令住持不

許他僧謀奪在案去歲高郵僧真先京控善因寺一案牽連該僧經本署道在蘇州府任內斷結詳咨會於詳內聲明該寺寶塔因琉璃燈失火該僧於火光逼近時登

御書樓不下身與樓爲存亡火亦旋息應請仍爲方丈等情已經由司詳院覆審無異分咨刑部等衙門定案矣今僧濟傳等何得謀佔住持硬奪方丈殊屬膽玩而其不安本分亦可概見似此名勝大刹不使真心修行之僧看守而聽不安本分之僧攘奪成何

宦遊紀略

卷五

四

事體候移揚州府轉飭江都縣給札該僧照舊住持充當方丈並將謀佔之僧鎖押責逐以整清規而安良善並候行蘇州府知照可也後該僧有謝稟甚雅切僧本粵西廩膳生也

是年八月初二日卸糧道事初五日回蘇州府任部調取卓異引見蘇紳以辦理下河流民賑務詣院稟畱大府亦奏畱辦漕展限時下河開闢流民來蘇省城收養萬六千人推食授衣計六閱月蘇紳本好善因其勢而利導之乃愈踴躍京師聞之謂賑法爲天

下第一然此紳士之美不敢攘也

蘇屬亦多白穉州縣報歉大府不允欲全征余爭之不得因癘乞假數日稟藩司曰連奉憲札以漕必全征歉不准辦戒之又戒嚴益加嚴仰見公忠之惻整頓之誠卑府以一介庸儒擢至方面亦受

國恩深重當此倉庾短缺宵旰焦勞之時不思設法補救豈復尙有人心卑府前在畿輔拙難獲上危欲去官憲臺以毫無瓜葛并無繫援抗直救蘇游揚說項進階備位皆出鴻慈今得隸在畊矇不思相助爲

宦遊紀略

卷五

四

理反有阻撓豈復尙有天良卑府初至蘇時見漕弊百出不勝憤恨幸逢憲臺整勅地方十年積弊一旦盡除可以上紓

聖廩下肅官政此不世之功不思依附末光稍圖建樹豈復尙有吏治無如此地賦既非常之重銀又非常之貴東南力竭非比昔時前兩歲征收及半開船之際萬分艱難良由民田所出納糧之外事畜之資若全征之必不能堪且親乘小舟密查亦多白穉由日前大霧加甚薄畝皆同災則未成歉則不免摘種

具在可以驗明且卑府不敢自是總必詢謀會同今局外局中皆云今歲全漕民交不來船開不出蓋賦輕之地年成七分以上或可全征若茲地有一分收成始可征一分錢漕倫謂地方不應連年有災試問全熟之年十載能幾遇耶竊思得遂民生方裨

國計前為海運之議以節省餘米補款得全似歉收於民而倉儲亦足為國民兩益之計若全征於民謂民將滋事者此或然之事謂勢將誤漕者此必然之事且即敲髓擊膚漕事得了而室皆懸罄兩忙奏銷

宦游紀略 卷五

聖

無出明歲將加之何諺云不怕奸滑只怕艱難不通盤打算可乎前歲卑府倡均戶之說眾謂難行而持之益堅回明上臺奉行必果似非隨俗俯仰之人昭文兩次鄉民聚眾卑府親往解散似非胆小畏葸之人茲因兩經漕務親見情形全征誤漕事可逆睹若不先事力陳致誤大計則是孤負憲臺生成之德即孤負

皇上高厚之恩卑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私意毫無天日可指向例勘款宜及是時過此以往事將無及不能

不激切再陳尙祈鑒察卒如所議

有兩紳以錢債細故訟者經前署府堂訊未結余甫回任聞將訟於星使余論原差日卷查候選員外郎汪士鏞控知府衙王元珍吞欠一案兩造俱係鄉紳平時俱係交好同在寇寰之列應以重義輕利為先共居桑梓之間况有讓水廉泉不達負人者宜好言相慰索通者宜靜氣以需非比市儈之徒但知刀錐是競也乃以蠅頭之利遽與雀角之爭不念先人膠漆之投不念同道芝蘭之誼而且一控藩署一訴撫

宦游紀略 卷五

聖

轅細故瀆陳大局不顧本府欲傳案訓誠恐兩家之體面全無將批縣飭遵恐兩造之訟端不已為此仰原差持本府名帖請出公正紳士韓履卿 吳錫如兩大宦勸解釋嫌調停息訟以散鄉誼以全世交夫解紛難睦隣里鄉先生之責也化爭訟訓禮讓守土者之事也倘或往請不出則是該役無能定加杖責限五日內稟復於是不果訟

前歲京控已稀本年署道後案又濫起至七八十件之多余回任晝夜親訊結之至歲除之前一日堂事

不輟有母首其子子無大過從寬辦理母不肯遵余
曰爾以本府封篆猶勤爲樂於聽訟耶見人家團樂
度歲亦欲爾等回里安居耳其母爲感動具違

道光二十八年己酉正月二十一日奉

旨補授福建汀漳龍道三月二十六日卸蘇州府事

四月二十日赴閩起行

宦遊紀略 卷五

四

宦遊紀畧卷六

費池桂超萬丹盟

是卷記分巡閩省事余落任閩南不兩年而引疾
歸何以疾憂也何以憂憂吏治民風不能變易不
知何所終極鬱鬱而成疾也或謂分巡一官上之
不如藩臬黜陟有權下之不如守令措施在我馭
吏而吏不畏轄兵而兵不知名爲監司實與閉曹
等其不能轉移也固宜然余不以閉曹自處日求
所以整頓吏治民風箝制驕兵悍卒者孜孜皇皇
不敢暇逸而近者雖稍斂迹未能草心何論遠屬
豈真積重難返歟究亦治術之疎也以此質之當
世君子必有教我而匡不逮者

宦遊紀略 卷六

道光二十八年己酉五月十八日接汀漳龍道篆次
日告城隍神曰超萬作宰畿輔遷守江南每到任必
矢志清潔焚疏告神茲奉

簡命監司此邦任重才輕夙夜祇懼訪知民情強悍多械鬪聚
賭之風吏治不修反因以爲利殊爲耳不忍聞而同寅皆謂
積重難返超萬迂拙性成處無善策激之恐無以處人隨之

又無以處已竊思不染汚塵亦不動聲色而作歌勸
戒責成學官俾士子化導鄉愚族長約束村畝未識
能潛移默化與否尙乞大神冥中扶助相與有成謹
告

示爲勸諭事本道下車伊始訪得所屬多械鬪之風
已犯者現飭究治未然者合先勸止又賭風甚盛爲
害匪輕卽應嚴拏姑先勸諭因作何苦來歌付梓分
布學官散給諸生家長俾諸生勸化愚民家長勸化
族眾倘有愚頑起釁子弟被誘卽持此歌以勸之如

官遊紀略 卷六

二

本道親勸一般庶幾俗美風淳共享 昇平之福本
道將以此課學官之功過而閒冷之官亦不爲虛設
且家長得免牽連諸生藉修陰陽實皆便已之事應
飭其實力奉行也特諭

何苦來歌四首

姓有大小皆鄉隣亦或先世爲婚姻房有強弱皆宗
親同是祖遺骨肉身如何相殺相侵害搬擄茶毒太
不仁有仇亦應將恩解仇上加仇殃子孫况因口角
微細事便動干戈起戰塵一經報官營縣到妻離子

敢無途奔風吹草木山谷響都是銀鑼聲聞畢竟
冤犯要交家重者斬絞輕充軍縱買頂克混過去冤
魂纏繞驚夢魂田地冰消宅瓦解全家凍餓受苦辛
若早忍得一時氣便可散去一天雲到此後悔已無
及欲生無路死無門與械鬪何苦來

炎炎烈火方始然救以杯水卽撲滅鄉人爭端初起
時勸以好言卽休歇何爲乘火反加油何爲縱虐欲
助桀鎗聲上騰于天和冤氣下結遺鬼責官法如爐
勢燄熏誰能隻手去執熱別人家事已何干刑罰同
官遊紀略 卷六

三

熬產同絕可惜公堂不濟貧徒飽食汚資盡竭早有
解紛排難人何致遭殃遍同社坐視不救罪已多况
被牽連家破裂助械鬪何苦來

各人有錢各人命爲何賭錢求取勝一念貪求早壞
良天應罰之使窮定賭望贏錢錢有餘入賭神仙也
要輸偶然贏得如山積大花大用隨空虛賣田賣宅
賣妻子死路則有生則無巨盜招之入夥伴拏獲頭
顛懸路衢賭錢人何苦來

賭場是個陷人坑賭者常輸開者贏贏得錢文隨手

散幾個發財兒孫興徒然飽得衙吏囊橐充可免罪
祥脫天網恢恢陰刑嚴剝人衣多爾皮剝何況官刑
亦難逃日久必犯遭撈掠回首一生空作惡生未受
用死受虐開賭人何苦來

札各屬曰照得風俗人情隨地有異痾癢疾痛與民
相關凡牧民者必明乎地方之利弊次第興除使民
各得其所乃爲無負厥職本道茶磨

蘭命監司此邦蒞任之初諸未熟悉凡所屬地方各
有當興之利幾何當除之弊幾何民情是否好鬪好

宦遊紀略

卷六

四

訟好劫好賭告期控呈幾何近年械鬪案幾何劫盜
案幾何未獲未結案幾何有無河道阻塞應行開通
有無僻路淒清應加巡緝有無橋路宜修有無堤壩
宜築有無先賢墳墓漸壞有無名勝古蹟就湮有無
孝弟義烈幽光未發有無訟師地棍傾陷人家有無
會匪盜窩招聚黨羽有無書吏作蠹爲害閭閻有無
汎役逞奸串通盜賊合亟札查札到卽一一查明限
半月稟復核奪本道先以此規各屬之賢能毋或隱
漏延遲此札

札詔安縣曰風聞銅山洋面有盜船多隻停泊如果
屬實若不兜拏防備勢將窺伺搶劫爲害村民合亟
札查札到該縣迅卽確探停泊果有盜船立卽多僱
鄉勇移會銅山營參府詔安營遊府厚集兵勇防禦
設法焚拏并曉諭居民合眾社相帮千家互守習武
藝者不用於械鬪而用於禦盜斯爲義勇當懸立賞
格有能焚燒盜船殺斃擒獲盜犯者重賞毋稍疎虞
致干參處仍將查辦情形飛報察奪勿遲

宦遊紀略

卷六

五

得唇齒相依結隣本爲一體守望相助同井昔有成
規本道所轄汀漳龍三屬水陸通衢山海交錯每多
匪徒糾劫甚至關廂之內亦敢肆行推原其故總由
盜劫一家隣家閉門不救盜劫一村隣村閉門不救
迨文武官聞信追拏則盜已遠颺故敢猖獗如此若使
隣佑齊心合力出爲救援一呼百應盜方逃竄之不
暇安能從容肆其劫奪耶本道念古來隣里本有相
保之誼又有不睦之刑今特懸以重賞俾四隣聯絡
共擊強梁況此間有勇力者不之用之於械鬪則犯

官法而受刑用之於禦盜則稱義勇而受賞去害就利諒人心之所同除暴安良更人心之所快除飭府廳州縣遵照防禦外合亟曉諭為此示仰合屬軍民地保人等知悉嗣後各處責成地保社長家長務十家設一牌無論紳民俱書姓名每夜輪更鑼燭之費按產均攤聞有被盜喊聲附近之家立即登屋鳴鑼拋擲瓦石坊社都保接連鳴鑼頃刻聲傳數里凡地保社長家長率眾執械持燈齊赴圍捕擒盜者照格重賞盜敢拒捕格殺勿論并酌賞格殺之人一戶不到

宦遊紀略 卷六

六

議罰倘知有兵役土豪窩分即行密稟本道立拏懲辦斷不累密稟之人其賞第一次從本道倡捐如果行之有效再飭勸捐生息以垂永久從此盡誅奸宄之徒則長享昇平之福矣計開賞格

一擒獲盜首者訊實賞洋三百圓夥犯每名賞一百圓格殺者每名賞五十圓

示為嚴諭家長以挽頽風事照得本道下車伊始訪得所屬有械鬪之風經出示作歌勸化在案茲聞有擄人勒贖之事最為民間大害其被擄情形有匪徒

布夥於牙行客館密探商賈從何路來往中途擄去者有架言欠賬擄去者有此村與彼村有隙見人即擄者有假作渡船行人誤下其船即載去者有械鬪時乘勢掠去者關禁之所一間暗室私刑之酷慘不可言逼寫家信通知接產派全家屬恐遭毒害力能設措不敢不如數託人求放又須力保放後不控其無力不能如數者久即酷殺棄屍似此較強却更毒此風所以日長者由家長先不約束繼不細送以致匪徒橫行究之阻控而控何能阻滅跡而跡何能滅

宦遊紀略 卷六

七

該犯何能逃夫天網家長何能免夫牽連現各屬控案累累正法叠叠其未獲者皆嚴飭府廳縣責成家長交人交犯雷籤日發能脫然乎為此示仰合屬家長人等知悉爾等與其受累於事後何如告戒於事先如有起意擄人勒贖者務苦口勸阻如擄到始覺即強令放回有不受約束者糾眾捆縛送官究辦嗣後如有再犯家長縱容一併治罪言出法隨毋貽後悔

私各屬日從古設兵營以衛民兵民欲其相安不欲

其相爭相訟乃本道下車伊始收閱呈詞多有兵民互控經久不結之案是兵民不能相安推原其故由管汎管兵而不管民或袒兵而抑民有司管民而不管兵或袒民而抑兵亦或畏兵而不能服民以致糾纏不結上控紛紛若令久相爭訟仇怨日深或將釀成巨案恐管汎與有司均干未便因思本道有地方之責有兵備之街兵民可以兼管倘府廳州縣有兵民交訟不能訊結之案立將人證卷宗解送來轅聽候親訊斷結本道冰心鐵面一秉至公向來不憚勞

宦遊紀略

卷六

八

不畏難只求無曠職守而已合亟札飭札到即飭查案核卷將兵民健訟未結者概行申送并行文移營札各屬日本道下車即飭各地方將當興當除利弊一一開陳限半月復核等因去後有詔安趙令印川先行稟復縷晰條分具見留心民事才具開張隨有漳浦周合培亦各條復得明白以外未見復到豈不以通省辦事奏由兩院詳出兩司本道衙門止文書一過耶殊不知道署於府廳州縣固有舉劾之責本道愛才如命善善從長如有循良實跡斷不敢滯於

上因該有司除將地方利弊開列外該員到任後有荷德政著據實陳明即前在他任著有善勞亦許附敘本道將據此直達省垣以無負兩大憲汲汲求人皇皇求治之至意倘或粉飾誇張無而為有則是以作偽為有能眾口難欺自干參揭諒諸君子必不出此也合再札飭札到即開陳稟復勿隱諱勿謙抑亦勿張皇、

宦遊紀略

卷六

九

札學官日本道下車訪得各屬械鬪賭博風盛作何苦來歌四首并告示發學故與士子族長勸化鄉愚族眾將以課學官功過在案查賭博有無難察以此課定功過殊難惟械鬪總須報案且眾口難瞞巡差先報足以察實在而課功過應自本年七月初一為始該學於兩季之月杪報明兩季無械鬪者記一功記三功以上者驗看時如無別過即行保舉如有械鬪年終記該學一過合亟下札飭知札到該學即便遵照實力奉行各求有功毋自取過

示為訪拏截搶人犯諭飭家長防範事訪得漳郡上游河道西溪一帶有靖轄之尙寨社吳姓草坂社陳

姓等處人北溪一帶有龍浦社吳姓渡頭社黃姓等處人下游河道自南關外直達廈門中有鎮門之北溪頭社黃姓石碼對面之滸茂地方林姓等處人遇有商賈船隻往來輒敢攔截抽稅拂意即劫貨擄人大為地方之害總由該社族大人多家長不嚴約束以致肆行無忌殊不知一經告發該犯總難漏網家長必被牽連問罪破家法無倖脫為家長者思免苦累於後必當防範於先未犯之前嚴行管束既犯之後糾眾捆送庶匪徒無容身之地行旅適坦蕩之途

宦遊紀略 卷六

十

而族長亦無株連之累此誠保族眾保身家之至計也除飭廳縣嚴拏究辦外合亟曉諭為此仰各社家長人等知悉嗣是各約束族人毋得詭索船隻倘有棍徒不聽管教即糾眾捆送到官嚴行究辦以免牽連該族人知天網恢恢一國法既已難逃家法又復難犯亦可回心自求生計不復向死路上行矣倘有別處匪徒來界搶劫該家長救護拏解著該地方官重賞倘仍縱容族人為匪定責令交犯賠贖坐視外匪來劫不救有失守望相助之義亦量予責處

札府廳州縣日自來 國家設文武官無非為民為邦本本固而邦乃安凡居官法宜嚴肅而心貴慈祥非但為百姓計亦自為子孫計所謂眼前百姓即兒孫須畱下兒孫地步也乃本道下車以來風聞所屬向有械鬪之案廳州縣會管下鄉查拏逸犯村人往往逃匿文武官輒縱兵役肆擾燒房燬物伐樹傷禾無所不至甚至值收穫之時刈其稻麥滿載而歸其所燒燬者并非本犯之屋其所傷刈者并非本犯之田類皆同村遠族波及無辜此皆寇盜所為上干

宦遊紀略 卷六

十一

天和之事而為民上者公然為之動以非此家長不出不能了案為詞殊不知嚴諭以懼之坐守以困之何患家長不出而顧暴虐其民使民不得安身是自燬盡子孫之業使民不得養命是自絕盡子孫之根又况民邑可畏風氣漸刁怨毒日深後患難測合亟札飭札到各宜凜遵嗣後如遇械鬪等案人犯逃逸會營圍拏只先出示以張聲威坐守以示必得毋得縱容差役肆虐閭閻并告知營汛管束兵丁一體安靜如再縱兵役暴虐查出即撤參究辦不貸

并行文移營

警札石碼龍溪海澄三廳縣日閩省地方之害莫大於花會漳屬向來無之乃訪聞郡城隅廂并該地縣方近來竟有花會分大小場早晚兩開係南門外橋埔混徒鄭振才爲首出字以致男女若狂混雜無耻輪蓋途窮流入匪類大爲地方之害合亟密札飭率札到立即設法密拏務獲首要各犯按例究辦以除大害以靖閭閻倘任丁差得規包庇名拏實縱訪知定撤參不貸

宦遊紀略

卷六

十一

爲朱文公舊治素稱鄒魯之邦自應以禮相尙而儉爲禮之本尤當敬崇本道蒞任以來聞知外間演戲之風每日不息靡費過多殊非節用之道且多演唱淫戲更足敗俗傷風啓少年子弟淫逸之志以此酬神又有喪瀆之罪恐致上千天和合行曉諭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務崇節儉有日思無望時防置衣服飲食不競奢華毋得演無益之戲耗有用之財卽循年例酬神在所不禁務當以少爲貴尤須演唱忠孝廉節故事以啓發人之善心庶神聽和平而

降之福如街市再唱淫戲定責處地保不貸

札龍溪縣知悉前因該縣民范任等控韓河供認擄人勒贖謀害二命尙未詳辦等情當經批飭嚴辦并面問該縣稱韓河因懸賞拏獲供明擄范陳范滿關禁一雞姦後自縊一搭斃滅口屬實餘犯只獲韓滿現尙嚴拏未詳等因旋將卷宗送閱查此案係道光二十四年正月控起至今六年歷任未獲該縣不吝重賞拏獲首犯尙爲認真辦事洵屬可嘉本道提犯親訊先據韓滿供因范姓毀婚本族不平二十三年

宦遊紀略

卷六

十三

十二月二十四日韓暨報范姓有人趕墟韓河與韓跳邀約韓地韓斗韓科韓淵韓火韓生韓駒韓節與伊共十一人擄范陳范滿先關韓辦家閉屋韓瓜看守二十六日韓河韓跳詭稱沈姓毀墜大畝出禦乘空移禁伊莊二十九日風聞范姓人死伊與韓科韓淵韓生韓駒五人找韓河不依韓河言兩人已死屍棄韓辦屋後塘內未言如何死法後聽聞韓河韓跳雞姦范陳羞憤自縊并搭死范滿滅口屍係韓地韓斗擄埋伊帮撈而未同埋不知其處等情再訊韓河所供

同擄十一人二命致斃後找伊說話五人人名俱合
 先言沈姓毀窰後告兩人俱死窰屍塘內的話一一
 相符據供認與韓跳互按輪姦范陳羞憤自縊并將
 范湍搭死滅口不諱業已當堂盡供是韓河為此案
 首犯已無疑義當此化日光天之下輒敢擄人勒贖
 行強輪姦連斃二命棄屍滅跡法已極仰該縣提
 犯復訊明確即將韓河重典懲治以挽頹風韓滿同
 夥截擄亦屬不法必當重辦不可輕縱一面嚴拏韓
 跳韓地韓斗等到案按例嚴辦起屍驗報給領韓跳
 宦遊紀略 卷六 十四

更爲要犯限十日務獲切勿勤始惰終拖延不結至
 范任係苦主家斃二命案累六年情殊可憫供稱旁
 人囑其擇肥而控伊據實指告無一虛詞今韓河等
 所供同擄之人與原告一一相合其爲質實良民可
 見又范任供南靖差役勾通縣差因同社有陳盛病
 斃起意索詐有同姓不宗生員范國典館內學生不
 平用撻學生竹板毆差彼時伊不在家實因韓河至
 親之韓車充當縣差歷息不遂借此誣伊適與范岳
 范振等同行被擊入押實係冤枉等情昨據該縣面

稱訪得陳盛發沙身死屬實則兩縣差役詭詐可知
 被毆皆由自取何可因此苦累久訟銜冤之事至且
 并非毆差之人耶仰該縣即將范任范振等四人訊
 明釋放韓車以縣役庇護所親膽敢於擄斃二命重
 案混行壓息并因不達其意恐嚇誣陷實屬可惡著
 與下鄉滋事之差一并斥革責至垂斃以儆其餘
 即杖斃縣東門
 外續獲韓跳亦然
 札兩府一州日本道訪聞該屬水陸地方每有匪徒
 出沒窺伺搶劫爲行旅之害向來該縣派丁帶勇分

宦遊紀略 卷六 十五
 巡近日撤回希圖省費以致匪無忌憚人戒畏途成
 何事體轉瞬即屆隆冬防備不嚴將釀巨案該縣能
 當此重咎耶除分飭廳縣派丁勇巡拏外合亟札飭
 札到該縣立即遵照分飭各屬水陸處所督派親信
 家丁帶同役勇協同該處家長日夜梭巡遇有搶劫
 擒拏解究從嚴懲辦先將丁勇姓名開報備查倘該
 丁廢弛偷安致再有搶劫之案即提該丁責懲倘該
 縣視爲具文仍惜小費而容大害或虛開丁勇混報
 一有失事經本道查出事主控告定即參撤本道欲

安靖地方勢不能姑容泄泄沓沓玩視民瘼之屬吏也言之在先自該勿怨該州府職司表率責有攸歸亦應趕緊督辦救黎民即所以救屬吏毋或贖徇并干未便

示為勸諭協力守望以安閭閻事照得守望相助是隣里之關情亦匪盜之良法漳郡盜風不息實由保甲之法未能實力奉行今議於十家牌法量為變通以十二家為一牌每夜四家出人守望合行曉諭為此示仰各隅廂軍民舖戶地保人等知悉爾等每十

官遊紀略

卷六

十六

二家為一牌每夜一牌輪出四人在門外看守備鑼一面准帶軍器鳥鎗遇有盜至一面鳴鑼一面堵禦下牌聞有鑼聲亦即鳴鑼接應齊赴盜所堵禦似此聲氣相連盜自喪膽有將盜獲解者照格獎賞如敢拒捕格殺勿論其燈鑼器械等費著地保按家資勸捐除餼寡孤獨不入牌外其餘不論紳民兵役一體派入亦無論本身僱人但要強壯不要老弱似此聯絡巡防協力守捕三夜倘得二宵之暇眾力不勞萬家可卜千日之安承平共享本道安良除暴令出

巡行務各稟遵

札漳州府龍溪縣并將鎮軍參府城守三營為札飭事蓋聞官先正已而後正人亦先治內而後治外天下無論大小衙門難防莫如書役在內作奸出外滋事時時有之而本官耳目難周在在不能覺察猶之人家父兄當自約束子弟亦必賴叔伯弟兄陪同查察有過必告乃能知子弟所犯之非也本道才拙識淺諺家監司是邦聞書役向有聲名惡劣者即經斥革但以人眾財賢愚難辨地隔則見聞易窮深恐有

官遊紀略

卷六

十七

滋事書差未能覺察賴有該府貴近在同城諸事明察倘望不分畛域如有所聞幸即明告無隱其家丁滋事亦如之俾得懲處以儆其餘倘府縣有案丁中有在外滋擾入於本道之耳總必直切明告有此互相糾察之法庶使此輩知所畏懼則衙署肅清善良安堵矣合五札衙此合移云云札所屬府廳州縣日天下大小衙門為靈弊叢生之所文衙門之家丁書役武衙門之書談兵丁種種難防甚於寇盜或從中弄巧作奸或出外倚勢滋事在

往有之而本官耳目難周何能時時發覺本道倡為
互相糾察之法與同城鎮管府縣熟商不分畛域隨
時咨訪一有所聞明告無隱曾經分別行文移飭在
案因思外屬府廳州縣均有同城文武衙門其家丁
書役兵識人等保無作奸滋事亦須相糾相察以杜
弊端合意抄錄移飭同城原稿分行札飭札到即分
別移飭同城管屬互相糾察無相徇隱并轉行各屬
一體遵照庶幾家丁書役兵識人等有所畏懼不致
為大奸惡以害閭閻則衙署肅清善良安堵矣

宦遊紀畧 卷六

六

諭各房各班書役知悉照得本道蒞任半載有餘察
知衙門書役奉公守法者自多但以人眾則賢愚不
等遠隔則耳目難周恐有不肖之徒從中作奸出外
滋事不特有累本官聲名并亦有玷同夥體面因倡
互相糾察之法與同城鎮管府縣熟商不分畛域隨
時訪咨一有所聞無徇無隱曾經分別行文移飭在
案為此抄稿張貼示諭爾等知悉自後房長班頭各
自約束同事務須自愛毋或妄為倘有不法事端難
逃外間眾論一經別衙門告知本道必定草辦體面

何存總要互相勸勉俾絕風濤以無負諸誦告誡之
意特諭

諭巡役知悉照得漳屬多械鬪之風為害匪淺亟應
嚴禁懲治以肅法紀而安閭閻本道業經刻何苦來
啟告示分佈學官散給諸生家長勸諭在案但漳屬
民性刁悍此風未能盡息本道不忍不教而誅為此
諭仰該役即將何苦來啟告示設一高脚木牌實貼
牌上遇有鄉民械鬪即將此牌親赴該社協同地保
家長矜士實力體切開導務使競爭全消倘該社不

宦遊紀畧 卷六

十九

遵告諭仍行糾鬪送逐離稟本道惟有執法嚴學糾
鬪之人從重究辦決不姑寬該役果實勇有效定當
獎賞如怠玩偷安即行提責不貸

再諭巡役知悉漳屬舊俗械鬪未休本道前出示作
歌勸化軍民飭該役遇有械鬪持牌會同矜士家長
勸息在案查兩比械鬪已成勢難勸止須於未鬪將
鬪之時預為開導方可有功且懲約械鬪必有起釁
之由亦非空空持此歌詞一勸可以即止總須邀出
社長約出公親善為調停曲為和解或令無禮之家

謂不是或弱至弱之社阜收相求或中人實酒談
笑以釋地疑或公親鑿錢鑿鑿而爭競再以本道
作歌之意多方啓勉感動天良說之以利害曉之以
情理庶民氣可以挽回處方共臻平靜耳合再論飭
詢到該後即便遵照勸令矜士家長等體貼本道語
誦至意

致漳州王守書曰聞龍溪汪鑑舟久在鄉間經旬不
返可謂不憚勤勞惟以一縣之主長離衙署現多要
案不能辦理率一廢百似非政體所宜且聞刻下所
官遊紀畧卷六

辦乃去歲春間之寒雨逾均已寢息茲又親臨查辦
保無惹出波瀾果能率獲械關要犯懲治痛快於風
氣大可挽回亦是好事竊恐未必能望閣下歸將
鄙意轉致屬其適同爲要聞聞省中有揭帖亦須告
之凡我有官君子聞有謬言得以恐懼備省未始非
福也

示爲廣勸種樹以收美利事思得材木不可勝用王
政在所必先植釣各有土宜天時益致或失闕而向
多嘉樹利倍他邦植實之大如瓜荔枝之甘如乳惟

本道下車伊始取道多村嗣亦郊外巡行城頭眺望
見夫高岑低阜萬山均童小港大溪兩岸齊禿牆陰
屋角千村有開隙之區路口道旁百里少深叢之蔭
是沃土尤多空曠若廣栽更見富饒轉瞬卽屆春陽
時便失夏庇合亟曉諭爲此仰所屬軍民人等知
悉爾等務乘雨水之時遍植扶疎之樹山多頑石種
松可以成林灘擁流沙插柳亦堪供爨以外或栽嘉
果或植美材總使無曠無遺足養足用擴不爭之士
於地收自然之利於天富庶共臻阜康有象本道樂
官遊紀畧卷六

觀厥成焉
札發觀風題目爲觀風事照得閩南理學代與名賢
輩出值 文治方隆之世正流風未墜之時本道謬
承之以趨方樂觀文而成化知有行修經明之士萃
於黨庠塾序之闕爲此試人士以篇章規賢能於翰
墨著教官先加詳點用房考之藍筆書紙背以判低
昂俟本道親自衡量選程式於青錢定榜頭而分甲
乙交卷限上元之節毋或愆期采風與興學之條莫
云越俎合亟札發題目札到該州卽行知各學遵照

告城隍神曰竊本道江上庸才分巡茲土一年蒞任報稱毫無吏治民風未能丕變械鬪劫擄迭起循生欲求移易之方愧無整頓之術捫心清夜無地自容伏思管領地方幽明一理今困於王法之窮而束手不得不借夫神道之教以攻心凡鄉民所以視人命如草芥毫無忌憚者以報應遲而不速故也若使盡如龍溪天保社擄殺二孩纏住正克不放棄以伸冤則不法之徒亦當有所畏懼為此敬叩臺座求顯濯靈遇有械鬪劫擄傷命之案即遣冤魂糾犯俾得速

宦遊紀略

卷六

二五

舉以正大法若於劫擄械鬪將行之時即差鬼卒嚇阻則功德更為無量益案已著而官始辦事未發而神先知默相之權挽回較易現聞南靖湧口等社龍溪坂頭等處尙蓄意械鬪未休先乞神威解散即得罪人是所切禱不揣冒昧干瀆尊嚴一片萬不得已苦心尙祈昭鑒謹告

道光三十年庚戌二月示為勸備防火缸桶事照得有備無患凡事皆然救火尤急漳城隅廂人煙稠密各舖又懸挂竹蓬涼篷並無預備救火各具致有東

坂後街延燒一案本道目睹心傷愧乏綢繆於未雨之時何可不補牢於亡羊之後現與文武各衙門籌辦救火之器及截止火路之具惟大街深巷絕少有井之區非舖戶居民門前自備太平缸桶不足以資汲濟除札府縣督辦外合亟曉諭為此仰各隅廂軍民人等知悉爾等或三家或五家公備大缸大桶安寘門前其鹽典及大牙行大店舖每家各實缸桶或三或五平時盛水充滿少便加增遇惡挑去立即添足務十日內辦齊以備不虞其逼仄小巷及窮寡孤獨不派

宦遊紀略

卷六

二五

札教官日教官為多士矜式不可干預詞訟以侵事權要當化導愚頑以移風俗本道去夏下車訪得各屬有械鬪之風與賭博並盛作何苦來歌發給各學訓告士子以化鄉民在案乃以後各處地方或巨案稍稀或頑風未息豈積習真難返耶抑奉行不力耶嘗見謝公金鑾泉漳治法論其中械鬪一條曰敘教諭南靖時事靖民有同姓鬪於城邑者教諭為之饑不餐夜不寐召生監而諭之易房稽首悔罪縛起

事者獻於官而強房屢傳不至其人方集公所治械放炮以示強炮聲不絕者二日乃具文出詳草生員二人請戒飭者七八人封已具眾乃相率以至叩首願息事此真可為教官之法然非平日潔清自愛足以取信於士民安能一聞開導即草面同心若是合再札飭札到該教官務各思稱職於已盡心於公解紛難以積陰功挽狂瀾而作砥柱處之以廉感之以誠毋遇事而生風毋藉端以營利總以謝教諭為楷模庶幾風俗還淳安平食福本道實嘉賴之

宦遊紀畧

卷六

十四

札南靖縣知悉照得該縣草坂社為賊藪劫案紛紛本道曾札飭漳州府并移會漳州總鎮委員圍拏開列著名各犯經該前縣稟稱該社家長其限將各犯捆送懇請緩師乃該家長捆送數人塞責首犯要犯全未獲解殊屬縱容該縣接辦此案亦未報獲甚屬延泄現值國服之時文武大員未便下鄉一俟脫稿當即分別移飭圍拏惟因該家長既經具結捆送不忍遽動大眾前來姑再寬限十日合先札飭速辦并發諭示一

道札到該縣立將前札所開盜匪設法拘拏無使一名漏網如逾十日立委大員前來發來諭示一道即給該社長邊辦毋違

諭南靖縣草坂社陳姓家長知悉查該社盜匪叢集劫案紛紛本年正月初旬飭漳州府開案後會漳鎮憲委員饒遊府各帶兵勇圍拏經馮令稟稱該社家長具限捆送眾犯懇請緩師本道所以俯從其請者念該社數千家其中盜匪雖眾良民更多兵勇所臨正恐玉石難分累及良善雖同庄不首縱容之咎難

宦遊紀畧

卷六

十五

辭而其限送官既往之愆可贖是以於憲憲除暴之中更切拳拳愛民之意也乃該家長捆送數名聊以塞責首犯要犯全不拘拏不思本道嫉惡如仇除惡務盡豈能使此等匪類逍遙法外復害商民又不思該社著名盜藪下流所歸凡是此村之人即是善良亦指為盜若不將盜匪送出惡名何由而雪眾怒何時而平現值

國服之時文武未便出城辦案脫稿在即指日來臨豈尙未知耶合亟先行曉諭為此示仰該社陳姓家

長人等知悉爾等前經在縣具限柵送所開該社有
名盜匪務即一一拘拏送縣究辦以免株連之害以
雪黨惡之名庶幾一路之豺狼既盡而該村之雞犬
皆安是於本道除暴愛民之意兩為得之姑再寬限
十日倘爾家長仍復遷延希圖僥倖則是縱容有跡
黨惡無疑即令文武大員下鄉搜捕不許一名漏網
倘或抗匿不獲本道將會同總鎮親臨務行盡獲乃
止宜使該社有數良民受牽擾之苦斷不使合郡無
數良民被劫奪之害也爾家長等亦當早計與其縱
害人之人以貽已害何如除害人之人以免已害與
其救害於既受害之後何如消害於未受害之先當
凜本道言出必行之法令無負本道先為告戒之婆
心及早自全勿復觀望

宦遊紀畧

卷六

五

札府州日訟則終函駁為間閻之害險而能止庶臻
親遜之風乃查所屬控案多有兩造不願終訟親友
業經處明而承役訛索多端滋擾如故遞息則合代
書阻截易官則串門丁出簽樹頭之浪不休節外之
枝重長是樂人之爭以利已蕩人之產以肥家居心

不良官民已極若不飭令嚴究何以厚風俗而安善
良合亟札飭札到即移飭各屬民間詞訟非有重大
案情一概均應准息并即出示嚴禁承役阻截索擾
等弊犯者即責革不貸庶訟端可以漸稀而居民可
以安堵矣

致慶方伯書日接奉撫憲札諭以署南靖縣吳令金
華去歲在署海澄任內自冬徂春劫案七起只獲一
犯保毋緝捕廢弛今署南靖是否能勝等因查漳屬
向稱難治桂符不靖罪人難得超早夜憂慮雖極力

宦遊紀畧

卷六

五

整飭求效未能總由督率無方不勝悚愧此邦民悍
吏汚相沿成習村莊械鬪文武衙門因為利乾隆
嘉慶間為盛今此風稍衰尙未歇絕獨吳令前在長
泰任內責成家長禁絕械鬪三年無有犯者濬城河
以除水患庶民居然子來嗣署海澄見其禁止械鬪
一示甚好在任半載有餘亦無械鬪之案去歲府委
長泰訊案一判便了入境出境矜民鼓吹迎送是以
南靖缺出適當擊犯吃緊王守委吳令代理意欲以
忠厚長者聲名素著之員勸化頑俗超即俯從其請

咨懇賜委接署亦謂此鐵中錚錚備中佼佼者惟去冬以鬪瘡未瘳案多獲少雖查事至宋光曜案內獲犯蘇會之外尚有原維功被劫案內獲犯何注一名蘇銓被劫案內獲犯林長一名以卸事匆促未及訊詳究之未能防範於先又鮮緝獲於後咎無可辭據稱卸後仍派家丁會同現任文武線緝超當下嚴札飭一體緝拏務獲至吳令蒙委署靖邑後辦理草坂盜案已獲首犯陳實要犯陳午現仍趕緊緝拏其四鄉大道要隘尚有擄劫之處俱派丁勇巡防勸化械

官遊紀畧

卷六

五

鬪責成家長如前三邑治法地方俱尙安靜似可收後效以贖前愆俟查明澄邑有無續獲盜犯再行稟復撫轅可否乞賜回明伏乞裁之
復廈門史署道書日頃接手函以喚國駐廈領事蘇理文函催本屬國商人甘光倪控貨船在銅山被匪劫折應責成地方官迅爲追還如不能迫出應著落單開行劫之鄉民賠還等因查此案前據漳浦縣周令詳稱道光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訪聞塔嶼有洋船冲碎情事當遣丁役撫馭旋由銅山汛護送外洋

商人十七名搭客六人行李十三擔到縣并據搭客周正春甘錫三等呈稱實貨搭夾板船往上海生理遭風漂至銅山洋面塔嶼冲礁倚山得生當將物件搬起上與蒙督弁前來保護代僱漁船來銅登岸寄住瑞茂店尙有食米煙絲等物不及撈起聞有附近民人打撈請查追等情旋訊眾客供與呈同當捐給口糧盤費連行李十三擔移送海澄縣轉遞廈門等因旋據銅山管帶參戎函稱查該商船實因不識港道以致遭風冲礁擊破若謂倚山停泊何須將貨物

官遊紀畧

卷六

五

行李僱小船運載來銅如謂匪民洗搶何以箱籠等物尙有十三擔之多其船冲在礁上當風狂浪湧之時豈能瓦全其槍礮鐵錘粗重之物自必沉於海底食米煙絲亦必漂散但附近村民亦不免事後撈拾等因詔安縣稟同前情又海澄縣稟報漳浦縣護送外洋難商十七人搭客六人并行李十三擔過縣在案是該商船之遭風冲碎并無洗搶情形有甘錫三同周正春等在漳浦縣具呈并堂訊口供可據行李十三擔有漳浦海澄稟報可據不知該商呈稱撈拾

求迫何以忽又控搶且無論是搶是擄總係無賴之徒一時賭聚該商遠在廈門安能將其村社姓名一一查明開單其為借端訛詐擇肥而食已見大慨惟事後撈拾亦應送還除催府飭浦詔二縣查追外合先爾復并前函致喚國領事既敵和好兩國之官總宜公正無私看得兩國之人民一體若聽一偏之詞致令一邊受害何足服人聞甘光倪即甘錫三前供係海澄內地之人應解歸內地之官審訊事主原不可苦累而後控異於前呈理應質明例應以原就被

宦遊紀略 卷六

字

歸失事地方訊問一應與邵參府并救護之把總對質一應與所控之人對質說明是搶必須追贓按例究辦是擄只得量賠且非搶誣搶亦應反坐風聞新領事官公明素著告以此情和衷共商當以弟言為然也

致福建學使黃莘農司寇名贊書曰前歲海澄監生江煥文等控武童江大章等邪教育考一案經前學憲發縣查訊茲據代遊海澄縣詳稱該童習教勸善倘非邪教并稱欽奉

上諭免其查禁應准與考等情伏查國家柔遠恩寬雖有免其查禁之文未有准其考試之例彼借道二教海內通行猶且未許列入官牆何況該教趨勢詭文武廟時晴以中國強盛正學昌明為祝何可使此輩充塞衣冠來詳業批駁矣惟該縣徑詳憲轅必以鈞批定案鄙見有當與否仰示裁奪施行

再致莘農學使書曰霞漳拜別後王守來見云閣下扁試有焚香薦士詩題詞時屢奉鈞諭微露屬在鄙人之意超謂王守設會既而思之閣下愛才如命討非不遺容或有之惟超細審深思以為有不可者四保舉必有實蹟超承乏分遞已及一年雖竭區區毫無實效回首宰畿輔之得明保也猶有開河興學均

宦遊紀略 卷六

字

循練勇諸政守蘇郡之得卓異也猶有均賦戶清積案諸政今則吏治民風未能不變若登剗蹟無地自容此以實按之而見為不可也向來地方官不由本上司保薦而別衙門舉之每多阻碍窺效果公保陸清獻公而慕中丞天顏轉參諱盜鑄職此為往事正

定郡太守我以山左中丞保放道琦相尋一案劾之至今沈滯部屬此爲近事今兩大府皆公正實心汪洋大度平日素尚優容必無慮此然在已既無移風之實在上安得溢美之詞此以勢度之而見爲不可也體曰量而後入易曰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自分才可小知不勝大受作郡已不若作宰之操縱由我道任又難況有進乎此者此以才度之而見爲不可也一經保舉必須引見幸值

重華際會甚願一觀

宦遊紀畧

卷六

三

取光惟前歲卓薦不即北上者因大府留辦漕賑亦實盤費虧短不能取之官中又不肯受人饋贖是以遲遲今若入都勢必稱貸內外保舉人多驟難用到桑榆晚景最怕索逋此以私計之而又覺不可也起素安義命時切反求竊欲再振精神力求所以挽回民風吏治者以期地方稍有裨益此心少可自安否則不能者止周任有言矣緣明至愛不論風聞確否用佈愚忱統希鑑察

三致華農學使書曰八月二十三日接江蘇署糧道

許太守德書知傅中丞有蘇松太全漕盡折之奏時方歸病爲之輟轉竟夕竊謂此法若行東南民不堪命其害有不堪設想者近來銀價之貴十倍往年銀何以貴少故也蘇松太一隅之地而征百萬餘石之漕賦額之重天下無比當此銀貴之時地丁征銀漕復征銀銀不能從天而降從地而湧愈少愈貴愈貴愈少其能供乎且糧不輸官則糧多多則價賤而滯糧不能售銀從何出即設法售之而罄一畝之產不能完一畝之銀其能堪乎民至窮極何所不爲勢迫

宦遊紀畧

卷六

三

刑驅激之難測況以正運改爲采買萬一天時不齊穀價昂貴人心不一商販不來京師一時缺乏何以給放能無慮乎江南漕務辦理真難海運可行行不畏風濤不畏盜賊而畏暎夷之叵測趨前在蘇邵任內倡大小戶均收之法持之甚力論之以誠始能成事今若循照舊章禁官吏之加增懲刀劣之復肆刑罰費之必減約可行去若改作折色則三吳無安土矣至銀貴由於漏卮趨辛丑春在畿輔見致仕資侍郎請弛煙禁撥糶參劾託鄧子久交道長上之復函詳

有功世道之文疑已上矣數年重晤始知未上其時不弛此禁何至如此今雖遍地難禁亦必思有以懲之或吸者不准應考并不許當兵丁充書吏作為下賤之流則此風或少息耳前承以時務下訪芻蕘草未有以應茲因江南改折一節關天下之大局又向來熟悉情形不忍默然以聽而自無言事之職故病中縷縷馳布倘閣下以為可采飛章入告以救茲厄吳民幸甚

國家亦幸甚秋杪冬初得達尙可挽回遲則無及總
宦游紀畧 卷六

在尊裁

致王城守書曰兼旬卧病未晤芝顏頃聞境內城外劫案迭告將如之何龍溪向無捕役全仗貴營紅旗兵拏賊前歲饒梅臣城守任內無案不破有賊必拏閣下能擊素著佩褻久之但自弟抵任共事以後未見破一案獲一賊夏間聞有弁自紅旂拔起者頗有通賊風聲有人云不通賊無以獲賊可見通賊是實而未拏一賊則分贓引進俱未可定矣且日前力疾巡夜見城樓以及城上守兵甚少以致賊出入城牆

如大路然實在不成事體閣下為制軍明保人員宜如何安靖地方無負明揚大典弟亦不能不於賢者責備矣敬望即飭弁兵勒限速拏正賊俾有畏懼不敢再來勿令仇拏勿以小賊搪塞為要弟雖旋歸在即而一日立乎其位一日業乎其官目擊情形不安於心自愧罔緝無方惟有望於大才之奮發言之過激尙乞恕之

九月再次告病稟制軍曰竊職道於八月初九日因患軟弱怔忡稟請卸事開缺等因茲於九月初五日
宦游紀畧 卷六

壬壬

由司咨奉憲批該道雖年近七旬氣體素健本年閱伍至漳接見精神步履甚強即病後虧弱調攝亦自霍然况汀漳龍地處下南風號難治該道到任至今正已率屬民懷吏畏丕著循聲本部堂正冀久於其任藉資整飭豈肯以偶抱微疴遽行奏請開缺仰福建布政司會同按察司遵照批示轉移慰留等諭仰見獎勵過情栽培逾格至意捧讀之下慙感難名又奉撫憲批該道易直子諒有古循吏風抵任以來整頓地方輿情翕然愛戴現雖暫染瘧疾醫藥當就痊

平未便即請開缺致乘平日報效之志等論伏思職道既沐

國恩之厚又叨憲遇之隆稍可支持敢不奮勉無如中秋節後變三陰半月以來虛汗不息軟弱滋甚怔忡有加醫家謂非安養半年難復元氣瀕海要地若以病軀戀棧致誤公事獲咎更多不得已再求俯賜委員接署奏請開缺俾職道及早回里安養是所即禱來年如得全愈即由本籍報痊以完蘇郡任內卓薦展限之案以圖報効於桑榆前已陳明謹此再

官遊紀畧 卷六

三六

稟

十月兩院批准二十九日卸事十二月初三起行回籍

續官遊紀畧

貴池桂超萬丹盟

余自霞漳引疾回里懸車十有二年轉徙流離簪纓絕念同治紀元 徐大中丞秉節涖閩以精神尚健汲引出山明年二月奏權臬篆三月二十四日接印視事閩治廢弛久矣懲墨吏鋤奸豪雪理冤枉提刑之職也非曰董桂之性老而愈辣抑亦晚節自保期無負於初心爾

同治元年六月初三日奉撫憲徐行知

續官遊紀畧 卷一

一

奏為閩省籌防佐理需員謹舉所知臚列清單恭摺奏陳仰祈

聖鑒事竊 伏讀邸抄欽奉

上諭吏治與軍務相為表裏吏治得人則民安居樂軍務自有起色著各督撫留心訪查如有循聲素著樸誠愛民者即行臚列事實專摺保奏候朕錄用至寒畯之士或德行醇備或學問淵通伏處山林未經登用朕延攬人才如恐不及著督撫學政公同諮訪無論舉貢生監以及布衣童帶均准其據實保奏候朕

徵召以廣登進之途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視民如傷求賢若渴之至意臣渥荷

天恩臣竊錄錄用昇以海疆重任惟賴羣策羣力集思廣益

冀免愆尤謹就見聞所及素所深信擇其尤者數員

另繕清單臚列事實恭呈

御覽臣甫任疆圻不敢遽行保奏將道府各員畱閩按資

補用擬先量材任使果能襄辦得力再會商督臣請

旨遵行合併陳明謹奏

謹將請畱閩省襄辦防務人員臚列事實繕具清

續宦遊紀略

卷一

二

單恭呈

御覽

計開

前任福建汀漳龍道桂超萬安徽進士曾任直隸知

縣勸辦鄉團頗著成效道光二十一年間該員在豐

潤縣任內親王僧格林沁等查閱海口以該縣團練

為各海口第一優給獎賞歷經保舉海升蘇州府知

府以辦理海運出力升任汀漳龍道告病回籍茲病

痊由海道來閩措資赴部該員敢樸誠篤實心愛民

歷任道府州縣所至皆有政聲臣本籍江蘇地方至

今民切去思前兩廣督臣林則徐在江蘇巡撫任內

稱為循吏人所共知現雖年逾七旬而精力極為強

健所議鄉團條規簡要周密皆可見諸施行非徒託

空言者比擬請畱閩省協辦團防

八月二十三日奉

寄諭徐臣奏佐理需員謹舉所知開單呈覽一摺閩

省軍務吏治近年廢弛已極亟應認真整頓力挽頹

風且現在辦理防勦籌畫餉需存在在均關緊要若非

續宦遊紀略

卷一

三

佐理得人必致有名無實百弊叢生貽悞不可勝言

該撫開單之前任福建汀漳龍道桂超萬等六員本

日已交軍機處存記並明降諭旨照所請辦理該撫

經朝廷特旨破格起用諒定能破除積情而選擇賢能

共濟時艱當不致見好屬員援引私人有負委任也

欽此

九月二十四日奉到原摺

議政王軍機大臣奉

旨另有旨欽此同日奉到八月二十五日內閣奉

上諭徐宗幹奏佐理需員謹舉所知請留於福建差委一摺前任福建汀漳龍道桂超萬浙江候補知府甘炳海防同知孫欽若鎮海縣知縣桑樹勳主事周懋琦均著留於福建交徐宗幹差遣委用江蘇候補直隸州知州邵燮元著暫緩回江蘇仍留浙江温州府屬協同文武籌辦防勦欽此

致夏陔平廉訪家泰書承示團練之法將在南臺勸

築四堡用心良苦取法誠善真實意保民以固圉者惟凡事必先因勢而利導之乃易成功所謂勢者在

續宦遊紀畧

卷一

四

審乎時勢亦在審乎地勢以地勢言之南臺商多民少行舖雜居斷續相連街道窄狹似平難以分築而中隔一河既不可包入堡中若寘之堡外又隔絕難以救應且羣夷所居棄之堡外彼必有言若與彼相商合築恐非所願閣下盍亦親身相度審定謀定而後用勸耶以時勢言之查甌海峯堅壁清野之議山上築若平地築堡磚石木料匠役之費皆給於官惟丁夫取於民其貧乏者仍給口糧時值嘉慶初年帑銀充足行之裕如然其時用兵已久捐例已開若使可

以民捐給獎則已早行之矣今既不能官爲給費當此富戶派捐商賈抽釐之日而欲其再捐堡費四所

至萬銀之多希圖議叙竊恐未能風從縱南臺賣買尙大或可勉行而西北兩路風鶴時聞西門北門斷

難勸民商築堡南門一處有堡亦何益之有耶竊謂南臺團法宜各從其類廣東江西本地各舉出董事

辦理似較易行分而團之練之在董事和而合之在官是福州海防不可不得其人也總之團防先遠而

不先近南路衝之於虎門水師宜委北路衝之於溫州其福甯所屬宜先團西路衝之於衢州其建延所

屬宜先團以及邵汀與隣省連界之處俱宜未雨綢繆不可臨渴掘井要不外按戶出勇以爲團公備教

師以常練耳

再致夏陔平廉訪書前信言防先遠而不先近似爲確論龔海峯先生澹靜軒全集弟曾細意讀過有平

地築堡之議仍有山上立寨之言聞多崇山峻嶺自應以立寨爲主且緩築堡之謀若使邊界各山隘口

立卡以守不使賊入大門則平地自有無慮省城自

續宦遊紀畧

卷一

五

可無虞是以建延福甯邵武各郡勸團為意盧忠肅
阻賊疑賊之法今皆不能行即弁村之法亦不能行
之於閩而賊賊之法莫若立山寨矣然總須官軍與
民團相為救應乃有實用至昨示南門外築堡一圖
南臺且實勿論即以南城至中亭添築外堡言之在
閣下勤勤懇懇為保衛地方起見具見實心而以管
見料之恐難有成亦為非計南城至中亭五里從中
亭起分兩邊至城而止兩縱一橫兩縱各五里矣其
橫及轉灣處約五里總計約十五里大畧不差多少計

續宦遊紀略 卷一

六

一百八十丈為一里十五里共二千七百丈築堡必
立石牆平地與山上不同無石牆遇雨水則傾寬約
一丈不能通身石腳只用內外兩排中用碎磚瓦礫
填之腳須三尺深須六層凡石條高五寸長一丈只
作工價二千文內外兩排計五千四百丈每層便須
大錢一萬零八百千六層共須錢六萬四千八百千
文加以中間碎石瓦礫亦作三萬有零是不出土面
已須十萬矣堡高計二丈以河工土方法計之長一
丈寬一丈深一尺為一方每方例約銷銀一錢卻只

須銀五千四百兩計大錢八千有零若起土遠則不
能照此例加以買地之費且其間多湖多塘築腳不
易且須有折民房之處阻碍難行弟日前至南臺悉
心察看自南城至中亭盡屬矮屋小舖無一大行大
店恐千金亦難捐起而欲在堡外之洋行茶舖貼錢
修築其誰肯為當此民窮財盡之時與此十餘萬金
之大役能乎不能且城南一面築堡有何益處如賊
至圍攻東西北俱可乘虛而入是以防先遠而不先
近也

續宦遊紀略 卷一

七

三致夏陔平廉訪書昨據管見致函諒登臺覽其中
意仍有未盡處再申言之築堡禦賊此自來試有明
驗之法弟謂其難行又謂無益何也蓋嘉慶初行之
陝楚間遍地築堡聲勢相聯又遇不會攻城之賊故
見效而有益今築孤堡於南門外又遇善於攻城無
堅不破之賊故謂之無益或云賊來不能驟行搶掠
似亦清野一法不無小益然南臺商旗遇有危急必
移財物於船而浮於海以避之在堡外者必不入於
堡在堡中者必不安於堡此必然之勢也不見賊至

那縣只有在城者出城那有城外人人入城者乎可見
依大村以築堡小村遇急自併入於大村之說未可
信也鄉人不入於城必不肯移於堡每多搬至山上
是以龔海峯山上立寨之議閩省可行是爲要著閣
下在都上請帑築堡條陳原是有本之言切要之論
但勢有難行府庫全空何帑可發此難行於上者也
不能發帑而惟恃勸捐急之則必致累擾覓之則不
能齊一旦卽惡之亦不能齊一不能齊一則不能若
布星羅零星築之亦成孤堡何益此難行於下者也

續宦遊紀畧

卷一

八

況築堡互相救援立法原好而賊少可救賊多何能
軍興以來團局六合爲最以其城鄉互救也四眼狗
用鄉城齊攻之法使之不能相救遂致潰裂若使有
總口可守有隘險可防不使其入我大門則我之勢
以聚而大賊無能爲矣是以依山守隘之議似不可
易守山要設卡挑濠或照蒸管之法築堡與否聽民
自爲總之防先遠而不先近如果層層隘口有人固
守省城自可無虞若賊近省城則事已不可爲矣
十月初六日中丞入閩監臨委在院署代行稟中丞

日現在西路無虞北路兵勇盡撤太虛不特溫防宜
固弁處州有幾處小路可通福甯似宜未雨綢繆札
其糾合民團以爲之備總在鈞裁回諭卽煩札致

代中丞擬札福甯府照得道前定則不窮事有備則
無患况福甯府所屬福鼎壽甯諸邑與溫處接壤而
居浙寇一日未殲則福防一日宜固惟當餉絀之秋
大軍集於西防勢難兼顧北路計惟守土者糾合民
團以爲固圍之策據該府來稟亦有循照舊章督屬
團練之語但期功歸實濟勿爲紙上空談必先事有

續宦遊紀畧

卷一

九

愛民之心有安民之政而後民志信而易從必當事
無擾民之舉無利己之思而後民情聚而不散官藉
民力以保境又欲取民財以肥身其能堪乎官守土
而不思保其土有民不能使其民尙何賴乎不及閒
暇時爲之籌而俟急遽時爲之備尙何濟乎合行札
飭札到卽將所發告示抄寫多張速行各縣張貼督
率文武各照所開團練章程舉行凡乘暇練勇守隘
設卡諸事務合官爲勸之催之督之仍使民自爲之
官吏分毫不擾一塵不染總期四境無虞民得安其

宅里而官亦得保其城池不懷私斯有成績矣限一月內辦齊申報本部院將委委員察核以定黜陟該府為各縣表率勿令泄泄沓沓或且視為具文粉飾以應則是自取愆尤自干叅處勿怪言之不早也特札又擬告示一道為勸諭實行民團以守險要以保身家事照得事有備而無患眾合志以成城以兵衛民則不足使民自衛則有餘古今皆一轍也然自軍興以來各省競言團練往往鮮有成效總由行之不實一由捐資養勇能養幾何幸賊不來久即撤去一由

續宦遊紀畧

卷一

十

所募多無賴訓練無方戰陣未習臨敵畏葸望風先逃惟湖南北實力行之賊至其為驅滅全境即能肅清彭彭有明驗矣本部院向任閩嶠治漳治臺祇此實心與民固結豈封疆忝任反不為保惠之謀而預立有方須及此閒暇之日今願與諸官吏約共圖安民無許擾民更願與諸父老約人自為戰家自為守况閩省峻嶺崇山天地設險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固守尤為易事齊心可保萬全倘或居安忘危畏難姑待試思該賊飄忽無常乘間即入始則誘以不救

繼則靡有才遺誰無身家肯聽賊淪喪乎誰無廬舍肯聽賊焚燒乎富者擁有貲財肯聽賊攘奪乎貧家亦有妻子肯聽賊淫掠乎禦之則生縱之則死眾合則相保以安眾散則同歸於盡未雨綢繆則有恃無恐臨渴掘井則失措倉皇孰得孰失何去何從不待智者決矣為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立照後開章程糾眾設局按戶出丁有暇練技無事歸農各就地捐輸經費以為製軍器買火藥僱教師賞犒探信諸用公舉端正首事掌之只報官知不許官吏經手染指

續宦遊紀畧

卷一

十一

務期有勇知方守隘自固須知此係自保身家之事有財者勿吝有力者勿惜有能者勿退縮毋得粉飾毋得遲懈以期共首安平之福本部院有厚望焉特諭 計開團練章程 一在城在鄉俱在本里設公所推賢能首事任之 一團丁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齊出抑或按戶派出與眾熟商立合約為據 一團丁自保身家不給工食技藝乘農隙或夜照學習俱合不妨本業 一團丁全要訓練技高而擊壯鳥鎗刀桿應僱教師訓之 一鳥鎗刀杆家貯

各執各器其無者公製給用事平仍歸於公一每
卜人立一頭目每百人立一隊長董事擇技藝稍優
者爲之 一賞犒并旂幟器械火藥探信僱教師諸
費各就本境勸捐應用董事收藏每月開明捐數支
致張帖本里焚疏告神並報明本縣以示無私 一
民團以守險要爲主探明賊踪已近卽遊隣村往守
小路旁徑亦宜徧堵無遺 一守險或分兩班輪換
俾得休息而力不竭 一守險須於山上蓋棚設卡
以蔽風雨又於山下挑濠平日搭木橋以通往來賊

續宦遊紀畧

卷一

至撒之無事亦宜輪流數人守棚以防匪人以盤好
細守者令其拾石堆積以爲擊賊之用 一如有可
以包抄可以埋伏之處各就地勢預爲看定 一倘
有死事者公給葬費其家有老幼無以爲養者或令
有力行善之家或給以糧粟擊則事易舉分年則力
亦紓 一人和神必福之行善天必佑之果能齊心
合力不懷私見奮勇爭先必能共荷鴻庥銷劫獲福
九月告城隍神曰竊惟亂極則思治益切否終則轉
泰有期事在人爲運惟 神佑現在賊勢猖狂東南

糜爛只倚兩江節相曾國藩安嚴巡撫李續宜浙江
巡撫左宗棠等扶持大局力掃惡氛庶幾生民重得
蘇息此二軍者天下恃爲柱石萬一稍有蹉跌則普
天無殺賊之人矣伏思

太后神聖茶王忠貞勵精圖治嚴肅清明無不中興之
理賊匪三綱淪五常絕殘虐萬分荒謬萬狀無不滅
亡之理人民受其荼毒已到盡頭似已滿天心仁
愛亦無不厭亂之理爲此叩求 大神俯察下情上
奏 天帝請遣天將以臨軍大會神兵而助陣雷

續宦遊紀畧

卷一

霆奮擊魍魎全空瘴疫交加魃狐盡斃則天下幸甚
又超萬年邁才庸仰蒙中丞保舉名記
御屏適當棘手之時愧乏濟艱之策恐將墮越以貽
神羞敬求俯鑒冰心暗中扶掖俾去害馬而救駭鴻
靖吠虺而慶安燕則感仁慈於無既矣 超萬 不勝惶
悚待命之至謹告
致徐雲溪觀察 昨聞和尙奸細一案外間有
以爲真者有以爲冤者因函問柏署實在情形夏八
兄親來敝寓並帶卷來 弟爲之細閱并詢其連日熱

審各情甚細竊謂奸細以八角布為據必從賊中安記號來豈有至此叫裁縫安記號之理且前後各供不能復合拏獲所供四人毫不對線其實非奸細受刑混供無疑即以為疑案亦宜暫行關禁俟關建都取寺僧供來再另委員復訊斷不可委原審之員以致用刑偏合前供也鄙見如此不敢自謂有當乃高見亦復相同可見心同理同不敢故出人罪以博陰功更不敢稍寬逆黨以誤大局祇以諄叨知遇之恩惟恐殺一不幸有累中丞大德則弟等之罪也局員有續宦遊紀畧

卷一

十四

天良者不多往往以人命邀功而避處分再審一日休矣望亟亟向中丞言之或加稟并弟信即夕送呈為禱
致徐雲溪觀察書日前奉教以為省垣宜有防備欽佩殊深惟此地紳衿習氣劣者以干預公事起家稍知自愛者又退縮不出無一公忠任事之人無怪稍臺之請不應而中丞之台亦不行僅僅以聯甲敷衍了事而已前有理事廳奎麟來見云旗下駐防有萬人健者可抽四千人渠議團練以成勁旅竊思金陵浙

省總由未嘗訓練以至茶毒殆盡前車可鑒言之心傷奎司馬此議誠為良策是駐防自保之謀而省垣中亦藉以壯其威而作其氣閣下往謁制臺可否回明或請一面致函將軍一面札飭理事廳當有以裁之議復改票鹽章程曩時 趙萬 守揚三載不管鹽務未能深悉底歷其於收課情形行票類末竊亦略知大概兩淮先課後鹽自陶文毅創行淮北票鹽商雲集往往商多引少不能徧給於是定為先行驗資之法每於前歲冬月令各販呈繳資本委北監掣比分

續宦遊紀畧

卷一

十五

司驗懷有繳百萬銀之資而祇給十萬銀之引者餘銀彙還本販率以為常淮北票鹽之所暢銷者多半侵入淮南之界是以淮南鹽務滯銷課則年清年課綱不能年行年綱記得甲午年尙行辛卯綱之鹽甲午綱後至戊申十五年間更不知積滯幾年矣已酉歲陸制軍新蒞兩江卽將淮南並改票鹽販商所呈資本全收不還故已酉一綱交課五百餘萬解充京餉部庫賴以接濟嗣後南北俱滯商販漸稀至咸豐二年間票販衰足制軍無法逼勒舊商充販因連

歲各綱未行之鹽正課先交尚有餘課俟行鹽後再繳在商人以預繳之正課爲浮交在制軍以未交之餘課爲短欠以此威逼商人舊商無不破家者過此以往大有萬行不去之勢起萬引疾在籍曾函稟制軍請其仿劉晏成法在各場賣鹽處收課聽其所之無所謂官無所謂私只要委任得人課必有盈無絀章程須自行自改若俟人家說話再改便不好看回信云違君四載不聞讜言所議甚是改亦頗難相勢再奪兩兒子到金陵鄉試蒙叫入署屬起萬出山即

續宦遊紀畧

卷一

七

來面商意欲以襄辦鹽務見委適雖工河決節赴袁

江亦未往見若非江南遭亂票法不能不更矣起萬

所知兩淮鹽務止此若粵閩鹽務毫無聞見票法可

行與否不敢妄言

稟撫憲奉委會訊建甯府張守文彬署崇安縣張合

其職戴合昌文被參一案因張守抱病遲到省城於

十二月二十四日始得集訊并提原告崇紳江蘇候

補道萬方焜對質各具親供在案惟供情彼此參差

尙多應查之件萬紳呈封倉大封條一張有統領援

浙卽選道馮宇硃標小封條三張亦有統領馮硃標

其縱勇索擾已可概見惟萬紳稱戴合簽差導引戴

合堅稱實未簽差而萬紳居近縣署又指不出一二

差名大約眾勇蜂擁之時差亦不免隨往而封無縣

印或未簽差然原參馮勇濫掠圍門毀屋劫搶楊魁

本等數十家姦淫童吳氏等數十口戴合稱無其事

並有無其人者殊爲回護又原參馮勇去後該合票

封舖戶勒捐等情今戴合以各戶逃亡封之爲保護

起見并無鎖禁婦女之事似屬狡展均非查明不能

續宦遊紀畧

卷一

七

定案原參咸豐九年蠲免丁糧張合停擱騰黃憲征

鼎沸查司卷恩免騰黃於九年六月發行張合三月

卸事其非停擱屯膏可見據稱經征不及六分業經

批解司庫尙屬可信惟稱勒捐抽釐紳董經手并無

侵吞應傳紳查問又原參張守各款據張守稱咸豐

八年十二月抵任時屬邑收復未久兵勇未撤由府

抽釐籌給口糧抽數甚微二月起十月停開有清涇

城工係紳董葉石菘等報支所發府收五十紙係藩

收未到屬邑請發後仍收回由縣辦理并開清摺前

來紳董葉石蒸等應行查問查崇邑增生呂兆璜呈
 有府收未獎二十八張牽及劉張二合何以不換落
 收何以不獎是劉任內事是張任內事俱應傳捐生
 問明惟應查之件太多應問之人不下數十若紛紛
 提省未免拖累亦復延遲且有事涉婦女更難傳質
 應請憲臺賜委委員輕車前往建崇或在縣提訊或
 下鄉親訪取具供結以成信讞則民不擾而獄可定矣
 計開應查事件應傳人證於後 一建郡經辦城工
 紳董葉石蒸等應傳數人問其領經費若干係何項
 續宦遊紀略 卷一 六

下支領何任給發張守到任後關寨屯兵若干是否
 將新完城堞增飾濫冒報消一一訊明取結 一崇
 邑增生呂兆璜監生陳樹瑩捐生丁德普吳鎮元詹
 國勳藍禮初衷本脩陳正卿吳應齡藍起詩邱邦俊
 岳嵩高岳嵩慶鄧雲鵬鄧雲章陳振聲邱吉瑞邱吉
 華衷協寅李肇英毛琦賴壽田吳觀濤何林章梓山
 丁延年黃續禹鄧亨旺共二十八人應傳到其捐繳
 銀若干府收填銀若干收銀是在劉任內是在張任內
 如何只填六成其未填四成是否已繳有何憑證應

傳收捐書辦質對取具供結張任內勸捐多少亦應
 嚴問書辦並取收捐印簿查明 一張令在任勸捐
 卸任辦團抽釐應傳紳董衷仰洙游鳳臺藍禮初等
 問明抽釐若干勸捐若干該令有無侵吞何以抽釐
 甚多養勇只二十人一一問明取結 一應問馮勇
 劫搶楊熙本等數十家姦淫童吳氏等數十口聞在
 西鄉所云數十者何姓何名又戴令派捐鎖禁婦女
 押勒坐征幾至激變知在北鄉所鎖婦女何人又將
 各舖戶票均勒索戴令自供各戶逃亡封之為保護
 續宦遊紀略 卷一 九

起見究竟是保護是勒索俱應查明鄉距城遠又事
 涉婦女未便傳至公庭應飭委員先行暗訪然後明
 取供結一與萬方焜出名同控之朱安瀾應問
 委訊拏獲奸細僧人長聚一案查該僧拏獲時局員
 初次問供未認奸細二堂刑訊始有自認奸細之供
 并以衣領內三角布二塊為暗號又供出同來九人
 俱布客在棧同住等情及送縣送司送府俱稱刑逼
 混供從來拏獲奸細原無到堂即供之犯供後亦無
 不翻之事惟細察此案情形凡奸細暗號必從賊中

做來既係南臺裁縫所做其暗號可知據梅問官折開衣領見三角尖布拈爲暗號逼伊供認并非問有暗號伊先自認又拏獲同住四人韓琪係浙江生員劉焜跟龔振麟少爺來一洲壽源二僧俱有度牒皆非奸細并非布容該僧先後所住夏江連江二棧卽日往查俱未見過布容住此其爲刑逼混供似爲實情又鄉試時廩生滕熾昌等六人連名具保稱咸豐五年在光孝寺讀書該僧招客以後歲時祭墓到寺俱見自十一年以前常見此僧等語十一年之後卽

續宦遊紀畧

卷一

是同治元年而元年三月已到省城三月以前數月之間建郡安堵無賊掠去可知春暮卽至省城其未往浙投賊亦可概見况賊用爲偵探必須久在賊營爲賊取信之人亦斷無用新投小賊作探之事是長聚之非奸細度理揆情似乎可信惟該僧原在建甯光孝寺居住應遞回原寺以資管束此判

同治二年二月欽奉

諭旨署理福建糧儲道篆因周署道辦理武闈提調事宜未竣尙未檄委三月十六日奉

憲委權泉篆一

十四日接印視事謁廟焚疏告城隍神曰竊趙萬江上迂儒閩中舊吏賦性雖拙立志頗堅向自縣令以至監司每蒞一任必告神明自矢潔清盟心無恨今解組十有二年避難來閩宦情久絕又蒙大府掣之出山使權陳臬自維士大夫以晚節爲重趙萬桑榆暮景重沐國家深恩特受上臺知遇不圖報稱豈有人心若渝初衷求神誅殛惟闕事敗壞已極整頓萬難恐有非人力所能施者命案賄囑頂兇盜案刑逼認劫何以破之屬吏以辦案得財爲本分劣紳

續宦遊紀畧

卷一

以把持干預爲家常何以草之浙氛未靖臺賊未殲上府土匪出沒深山下府土匪往來大道何以掃除而蕩滌之士豪猖狂以欺鄉愚強族械鬪而滅小社弁兵通賊罪渠卽武職之魁書役作奸弊竅出官衙之幕何以嚴糾而痛懲之賭場花會娼窩誘人子弟蕩人家產文武衙署俱受陋規恬不爲怪牢不可破何以禁止而變易之邊疆常警鴉音海口時虞鯨浪苦於餉匱難設兵防意欲糾合民團以爲屏障何以崩黎庶之衷保聚而防禦之正學不明邪說日起天

主教來從異域亂我中華以致各種會匪從而煽惑擾害不休孟子所謂賊民興喪無日此地方之大患何以解愚民之惑疾呼而提醒之 趙萬 深恐老耄智昏精神未能周至或至隕越以貽神羞為此沐浴齋戒昭告座前敢求 大神俯鑒微悃默相陰扶有窮冤則遣亡魂顯應以昭雪有巨慝則飭鬼卒攔截以兜擊俾風雨時而年穀熟君子進而小人退姦宄死而人民安頑讒無反噬之虞鬼賊絕陰謀之害則 趙萬 稍得稱職以酬知遇以報 國恩而地方胥受其福皆神賜也 趙萬 不勝戰栗待命之至謹疏

續宦遊紀畧

卷一

三

閩吏陋習相沿憲宜整頓因撰聯懸大堂日執法難容餉也賄用刑竊學釋之平

稟撫憲日查漳浦轄有峽口接連廈門大担為洋盜出沒之區嘉慶間設五百新兵以遊擊統帶往扎其地厥後裁二百留三百改千總管帶外洋盜匪不敢入窺法至善也乃十年來歸右營守備派撥虛派數十名其實無之額餉派分近有楊老善楊老遷係漏網巨盜楊九錢之子招集番尼宦潯等處匪船及粵

艇匪占肆行掠為商賈害現只劫搶久恐養癰臺匪未平後更可慮應請札飭汀漳龍道委可靠幹員密查實在無兵情狀追其冒吞之餉復其巡緝之兵並拏楊姓盜首務獲庶大海恬波而販商受福地方亦藉以安靖矣

稟 撫憲日前准福甯鎮林咨報押解發往新疆草員蔡潤澤到司聽候照例詳辦等因昨經文武兩委員解到比即傳問情形查前福建水師參將護理提督蔡潤澤現年六十四歲同安縣人咸豐十一年冬奉

續宦遊紀畧

卷一

三

調援浙因在峽口遷延不赴江山勦賊經前督憲慶奏參發往新疆効力贖罪嗣後奏該參員革後尙知愧奮仍留峽口効力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奉

旨准其暫緩發遣留於林文察軍營贖罪効力欽此八月初一日又奉

旨蔡潤澤仍遵前旨發往新疆効力贖罪并著迅速起解不准遲延以肅軍律欽此茲准福甯鎮押解前來本署 司 應照律詳請起解惟細問原委有不能已於言者緣該草員老成持重入厯戎行其遲留峽口 探

有一股賊匪從烏山進竄離峽口二十里石門地方
 紮此以截入閩之路並有浙江李藩司移知可據且
 兵勇並無脫逃前督慶實係聽信翼長章琮讒言誤
 參後亦自知其誤故又奏留此被參受屈之實在情
 形也方被參時扼於石門屢戰屢勝賊首九名奪
 旂馬無算解於大營賊亦旋遁厥後帶勇克復處州
 府城武義縣均通報有案此參後立功之實在情形
 也先聞咸豐三年紅頭滋事時該草員克復廈門等
 處招勇三千借餉三萬毀家竭力以濟艱難至今閩
 人稱之是素有忠義之氣者現在精力未衰尙堪起
 用方章琮爲翼長時公行賄賂顛倒是非該草員守
 正受屈省城早有風聞而竟於人無尤更見其安於
 義命署司有伸冤理枉之責見有冤抑而不爲上陳
 是爲溺職用敢切實稟聞伏惟大人加意垂憐據情
 入奏昭雪無罪俾免萬里之行錄用有功可作三軍
 之氣或使往勦土匪必能圖報立功不特公論可伸
 亦將來效可睹 再據稱李藩司名元度時札江山
 縣咨令暫且毋庸來江卽在二十七都地面駐紮以

續官遊紀畧 卷一

五

防該逆竄入閩界等因其文卷交護金門鎮之參將
 薛師儀接管且比時亦稟報前督憲有案又呈出閩
 鎮長齒亦有接李方伯來移聞賊分股至二十七都
 該處可以入閩請雄師專防入閩之路等語其非飾詞可見
 稟督憲曰案未憲檄以吏治脩明與否地方治亂攸
 關亟應隨時考察以裨治理飭將閩省道府州縣以
 及佐雜人員無分正署候補核出切實考語開摺密
 呈等因仰見澄叙官方肅清吏治下懷欽佩莫可名
 言惟署司自咸豐十年九月避難來閩羈旅之人不
 干外事於官僚絕少習接聞見亦稀今任事市及月
 餘屬吏之賢否實未周悉因思古有詢事考言之典
 署司前任汀漳龍道任內曾札各屬地方有何利弊居
 官有何政績令其各自陳明政治才能立可分別茲
 擬仍行舊法以判薰蕕當經分札各府州廳縣各開
 地方當興之利幾何當除之弊幾何到任後所建何
 功所施何政獄訟已結未結若五錢糧已完未完若干前
 在他任有大德政亦令附列一一實開不得粉飾鋪
 張以無爲有限札到後十日稟復其候補人員不能

續官遊紀畧 卷一

五

以期共官安平三月之後即當委員查察有不舉行或虛應故事者必定詳參第向來言出必行望以此告我同人務期切實誠勉相與有成以副中丞制治保邦之意也

致林密爛總鎮文察書頃奉回示陳懋番既未拐餉

并非逃勇即由司釋放等因仰見持平秉公仁心為

質欽佩殊深據陳懋番供陳世恩挾不賣馬與伊之

嫌誣拐餉銀千兩幾乎罪遭大辟又奪其番銀壹百

叁拾圓金鑄壹對金戒指壹個現蒙釋回無盤費無

飯吃求追等情查陳世恩身居職官膽敢誣控拐餉

至千金之多陷人駢首罪至四人之累而又搶奪該

勇首財物至數百金以至三人監竈是其罪大惡極

法所必誅弟執法之官豈能置之不問大元戎除暴

鋤奸諒亦不肯聽其倖逃法網惟聞該弁係九龍山

投誠之賊若使聲罪明奪恐潛逃重入賊黨敬望密

委可靠之員出其不意拿解到司先行咨革

稟制憲日竊署司老拙無能謬權陳臬詰奸除惡職

分攸司但必先擇太甚者而去之乃足以快人心而

卷一

三

示懲做查有護理福建陸路提督石棟會變不法荼

毒生民由本標中軍參將陞補浙江象山協副將未

及到任咸豐九年遽護提督因與前督慶幕友莊煥

文同里夤緣得來莊煥文赴浙後石棟歲以銀三千

兩致送其父眾所共知水陸盜匪無不勾通受其陋

規莆田之許鄉有奸民日許四邪上鄉有奸民日李

松三皆著名匪首愿任各地方屢擊未獲石棟均以

六品頂戴賞之九里洋一鄉素為匪盜淵藪而俞清

音俞三音兩人為之魁均竄名興化協伍籍以為護

符莆田仙遊惠安士民苦其搶劫控案疊累石棟竟

拔俞清音為把總俞三音為馬兵虎附以翼大肆橫

行人人受害涵江地方汛兵誣民折毀營房石棟帶

兵親往索取兵費番銀四百圓民難如數應命將縱火焚村

興化府知府蕭作霖馳勸不允添給番銀二百五十

圓代民請免料不敢受棟竟敢之始止不焚楓亭為

商民逼衛石棟縱匪徒強辱擄負貨物行李十里一

夫索錢六十名日買路錢商旅苦之石棟與其戚前

侍郎黃宗漢之姪捐納知府黃貽團朋比為奸勒索

卷一

天

官戶大賈稍有不遂意卽串地棍控告或兵丁詐擾立見破家所造屋宇臺沼均極侈麗爲其子石渠捐納遊擊尙未經考驗卽多方營求委署臺灣營參將優缺又爲其族強佔泉州府城外山地掘毀多塚骸骨亂拋民怨尤甚石棟身爲節鉞大臣輒敢通匪殃民無惡不作干人共指萬口同聲實爲地方之大害所謂太甚者莫甚於此應請憲臺據實嚴參以肅綱紀而靖閭閻統冀鈞裁

續宦遊紀畧

卷一

三

訊晉江縣犯人李芳等控吳作舟案內無干請釋一案查此案始於道光二十六年原告吳作舟遁去海外咸豐十年委員沈咸熙稟中曾言之被告首犯楊金蘭咸豐五年監斃正兇楊恒亦斃皆有案事閱十八年之久犯證物故散處無存勢所必至斷難提齊訊結所控李芳索吵情節甚輕卽屬是真在押十五年已足破辜楊烏皮原控無名以同姓被捉送官其爲牽連亦可概見俱應取保釋放此判

訊壽甯縣民徐阿辦因姦商同胡袁氏謀毒親夫一案查驗毒死者以銀鉞爲憑此爲定例但原告控毒

死被告謂非毒死則非驗銀鉞不足定讞如無銀鉞卽應開檢今屍親控毒死姦婦亦云自食鴉片姦夫亦供代買鴉片其爲毒死無疑何問乎銀鉞之有無更何煩援案而請開檢只應問其果係自食與否耳據姦婦翻供前稱丈夫平日心氣痛吃生鴉片聊愈此次多服死了今又稱負債太多人家逼討自服鴉片死的前後供詞矛盾其非自食已可概見又供夫死時原告屍弟同埋并給四千文買棺驗屍係半露之棺又供自食鴉片後伊喊人灌救有葉棟葉大擴

續宦遊紀畧

卷一

三

弟同姦夫徐阿辦灌救等情屍弟暨葉大擴弟富堂供無其事并據委員陳肇澄稟稱下鄉訪查傳集地保族長左右隣佑僉言本夫胡奇欽向不賣姦死時屍弟胡奇銓居隔五十里並未來家代辦衣棺死後亦無要袁氏改嫁之事亦未聞吳倍良與袁氏通姦同徐阿辦爭吵之事亦無叫葉棟等救灌之事謀毒是實合村皆知胡秉舉卽袁氏生父亦出具甘結在案該委員查辦詳細明白謀毒無疑屍弟胡奇銓處既未通信送埋所云兩次來家問兄答以外出未

同自是實話若非謀害何以隱瞞夫死公覺信而有徵惟後來又委章光飛往查會來令稟德與陳委員稟同而章委員又以來令謂案無疑義下鄉訪查稟稿伊未盡行具稟是來令之不使委員復查不會行而即稟章委員之不查而返俱為誹謗絕倫雖前此陳委員所稟確切亦不再為查明應委可靠委員馳赴壽甯鄉下先行暗訪再令地保族長隣佑人等出具甘結如國人皆可殺則是國人殺之也此判訊永春州戕官拒捕一案此案因咸豐七年鄭廣輝

續宦遊紀略 卷一

三

行至永轄之西向鄉被搶去起考貨担十挑報案開列羣匪牽及匪親多名大約中皆殷戶歷年緝匪未獲責令鄉眾賠贖不允至十一年冬十一月陶牧獲閩人鴛官辦案商同該鄉會充勇首之干總郎光立帶勇數百名下鄉派鄉人備公館供酒食於是月二十四日到鄉該閩勇首倚勢作威標封房屋數十座聲言不交犯即燒房眾勇更騷擾不堪二十六日有從九品陳汝謙來見該閩阻之次日傳至謂其第代鄭廣輝僱夫押令交出阿第挑夫經邱勇首說定

三百圓先交五十圓始釋本署司堂訊時該閩不認索詐而認明押令夫頭交夫屬實因詰以陳汝謙稱伊父係舉人做過知縣身係職官其弟未必充當夫頭即云夫係代僱試問搶犯是挑夫乎非挑夫乎供搶犯不是挑夫詰以搶犯既非挑夫而押令交出四五年前代僱往來無定之挑夫非訛詐而何該閩即頭認罪是陶牧之死由於信任該閩而該閩見鄉眾愈聚愈多並冒官先逃眾人恨入骨髓認官為閩以致被戕是該閩逢惡激變之罪經陶牧之子家馴呈

續宦遊紀略 卷一

三

首詐贓虐民冒充計陷等情確鑿可據據供逃時實未冒官然已無可赦矣戕官巨案即係誤殺亦罪不容誅宋前署牧所請就地辦理憲諭令解來省之五人經府司迭訊全翻只據已故陳斜供明陳多同陳通戕官下手以外俱無定供今本署司連日率同委員米道耕研訊據拿夫戴桃供親見陳多持藤牌刀砍官據陳冰供陳通先砍一刀未倒陳多後砍一刀便倒陳得意供亦相同陳汝謙供亦相同合之已故陳斜供俱相合而陳冰陳得意並供被脅同行在後

目擊又供陳斜與陳抄亦俱在場是已故陳斜之供亦係親見而非傳聞是陶牧之致死由於陳多之一刀衆供確鑿毫無疑竇陳多供殺得是鄭門上不是官是鄭春激變起變亦毫無疑義未便因獲犯未齊久稽顯戮憲宜按例問擬以肅法紀而靖人心據現任蔣署牧稟稱陳通陳丑等遠颺已久無可查拏元兇正法之後彼見案定事洽當可歸來以便兜拏使無漏網至陳汝謙堅供伊二十七夜二更釋後村落了無人跡無從糾約糾人之信實係陳丑親書寫伊

續宦遊紀畧

卷一

三

名字在上伊不知情保非特無質證狡賴應監押在禁俟拏到陳丑到案質對以成信讞此判

批江西南昌縣命婦陶謝氏稟該命婦等被難之家本可矜憫痛子情切稟催詞憲亦尙可原惟稟詞殊多失實本案經本署司連日研訊戕官之犯卽係陳多第二刀砍倒不特拿夫戴桃目擊認明已故陳斜供指今陳得意陳冰等亦皆供明陳通砍第一刀未倒陳多第二刀砍倒是其爲致命正兇無疑後屢問陳冰等開導大辟重罪不可寬屈混供僉稱衆目共

賭眾口一詞有何冤枉其餘所解囚犯係拿解而非買頂亦俱在場之人但非下手兇犯如果買頂何致盡行翻供何致如此狡猾至起釁之由實因該門丁鄭春勾起勇首邱光立帶勇下鄉播擾打館派飯稍拂其欲盤碟粉碎又二十六日標封房屋數十座皆經鄭春一一供明弁稱匪親房屋在內試問七年搶案至十一年而帶兵拏犯其意何居兵勇縱其滋擾而又阻拒紳衿標封房屋拏匪而並拏匪親則盜賊橫行展禽連坐况事主控永匪四人匪親至十一

續宦遊紀畧

卷一

三

人爾家丁方泰供封房至四五十家是擇肥而封不必匪親矣卽云燒房在拒捕後而標封非嚇以焚燬乎從九陳汝謙家並非夫頭押令交出事隔五年往來無定之挑夫而槍犯並非挑夫鄭春亦自認索詐是該門丁事事出情理之外激成變端陶牧之命送於伊手爾孫陶家馴呈首該閩詐賍虐民冒充計陷等情誠爲確論據代理州俞倅親供伊吊香時爾媳陶張氏同家馴出帷痛哭叩呈大廷廣眾指視交卽爾家丁方泰亦稱老主母主母叫小主人呈首乃該

命婦稟稱家馴幼穉被劣員俞倖串騙出稟欲為出脫僕罪非受其賄囑即受其愚弄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亦思一字入公門九牛拉不出耶又呈稱陳多俱係頂買以致該犯狡供云陶老太太不要我償命是欲使已獲之正克揚湯得意而返耶本署司撫憲命以陳多眾供確鑿的係下手正克未便稽誅或致監斃漏網即擬詳請正法以肅綱紀而儆人心案憑官定公事公辦豈能聽屍親惡之欲死愛之欲生耶至宋牧辦理之謬聲名之劣即提所控丁胥詭究并先

續宦遊紀略

卷一

三五

附案詳泰草審已經擊斃之陳珍陳草訊之陳得意等供的係持械在前之犯陳汝謙糾眾一節據稱一十七夜在押釋放在定更後差人又纏擾索費至三更始歸無從寫信糾人聞信係陳丑陳戀等所為硬栽伊名等因現提拏陳丑等質訊陳通等亦起緊催拏務獲該命婦以女流察核外事何能周知本署司風秉大公遠近咸悉殺一無辜不可脫一有罪亦不能國家所以重命婦者為其訓子有功和夫得力嘉其賢而榮之也豈可輕縱正克久稽顯戮袒護惡僕頓改初心茲於請

告戒之中仍寓拳拳體卹之意倘其諒之慎之

訊福州府詳候官賊犯葉鍾萬等聽從逸犯夥搶客民船內銀物一案訊之賊犯周鬚鬚等三名呼冤隨傳該犯等鄉耆陳光煇等四名甘出保結殊判陳光煇四人幡然白髮誠實鄉民周克正即日前有事洪山橋與張方伯周潘兩觀察等泊船登岸暫為避暑其家所見之老者咸以為真率可風若使周鬚鬚等實係搶犯未必肯以全家具保據林開勇供與事主認識在福防會充散役草率因誤卯並無別故姑

續宦遊紀略

卷一

三六

再傳湯元拔并海防頭役鄭芳質訊可也陳光煇等當堂釋放以後要隨傳隨到保狀附卷周鬚鬚等照舊發回此判札福州府知悉本署司訊得候官縣據湯元拔控在懷安三叉港地方被搶番銀逾貫所獲搶犯翻供一案據縣差雷春等獲犯葉鍾萬供明林添申起意伊聽從同夥林是碰林開勇周鬚鬚林守添林砲砲林火輪林雷雷林是樂林是慈共十三人同搶等語葉鍾萬旋即病故嗣獲周鬚鬚林開勇林耳耳即林砲砲到縣認明同搶由府復訊解司堂訊翻供據周鬚

影稱與葉鍾萬撐船口爭仇攀林開勇稱曾充鹽巡
拿過葉鍾萬私鹽充公仇攀林耳耳不叫砲砲供伊
挑土撞着把總林錦亨所開染店染師奪去當票等
物往討吵鬧林錦亨拏充伊叔砲砲送案等情旋據
署民周克正保勦鬍良民練董職員高祖義保耳耳
良民非砲砲耆民陳光煥林東修保開勇良民又有
鄉老高昌煖吳德同陳友雲趙尙政陳美登等結保
此輩皤然白髮似爲質實鄉民俱願以全家保之實
有搶劫未必肯然風聞林開勇係福防革役當有不
續宦遊紀畧 卷一 三五

法始草傳其頭役鄭芳訊問據稱卯名林拱自道光
二十九年入卯咸豐七年新官點卯遲到被革別無
劣跡並知以後開小酒店門前擺渡船不爲匪亦願
具保把總林錦亨亦到案供林耳耳非砲砲悞拏容
拏砲砲贖咎續於六月初七日該縣稟獲林砲砲昨
夜已訊定認明開來供與已故葉鍾萬供大略相同
惟加一耳耳自供因病看船未行提訊亦順供如流
因問爾到縣堂卽實供不狡賴乎稱不敢狡賴因思
搶劫重罪犯人初到無一語狡展爲治獄數年所未

見又只自認看船因病不行避重就輕顯有教誘之
者然未敢用逆億以定是非以三犯雜數兵中令其
認識伊認得開勇耳耳惟不認得鬍鬚是日叫伊跪
堂詰其既是同夥必去同搶猝然遇病事所必無不
行空船何須看守竟日無他供因將四犯共收司監
遣人隨行以覘動靜林開勇一路罵至監門我與你
無怨無仇你得了原差錢吃了酒飯把我混攀砲砲
俯首無詞次日先問禁卒據稱林開勇在監向砲砲
說云人要天理良心你的良心何在砲砲說我也沒
續宦遊紀畧 卷一 三五

法遂大哭起來因問砲砲林開勇說要良心爾何以
大哭砲砲隨哭隨供昨所供都是沒有的都是原差
十餘人帶在南門王殿地方教了一夜手出名單叫
照單供出此單去歲族姪林錦亨曾給看過有鬍鬚
開勇名無耳耳名今添一耳耳名小的實不爲匪實
不在場差教裝病看船包無大罪放心供認開勇開
酒店經過耳耳做泥水匠曾見過所以認得鬍鬚未
見過所以不認得此番出砲砲供明原差教供之實
情也嗣經縣呈咸豐四年廬德州控搶案內緝單有

海防差林拱林砲砲名仍傳原保鄭芳來案據稱縣差游銓挾欠討魚錢之嫌混攀林拱經劉縣主質訊無干送回海防當差亦頗具結查是卷內恭犯李細細林嫩嫩等供同夥十二人無林拱等名則林拱無干可見此查明林開勇與四年搶案無干之實據也伏思四人同禁互相怨尤動以天良感而痛泣此真情畢露之時也若使搶劫是真尚何天良之有必將反唇相稽何致感哭次日實供差教非天良發現而何是林開勇之非匪實以可信况又耆老互保之多

續宦遊紀畧 卷一

三十九

多耶詳文稱林耳耳即砲砲查原差詳開葉鍾萬供有砲砲無耳耳該把總亦稱耳耳非砲砲悞拏又有練董具保則耳耳之非搶犯明矣周鬍鬍既為砲砲所不認識則原差教供更確如果搶有影響差先獲時必先追問幾人同搶某人可在此情理之必然者今不一問而出名單教之是明知其非此案搶犯而陷人於罪以護前非以塞已責即此見周鬍鬍並非搶犯周克正亦非濫保只恐先獲葉鍾萬尚非正盜亦由該差刑逼混供耳總之是非有一定之理細察

自知破綻有必露之機彌縫奚可上有難欺之蒼天下有難逃之輿論如之何其可弗慎也本署司體察案情以為如此為此札發該府會縣再行覆訊札到即提林開勇等復訊如係無干即速釋放比差另緝正盜切勿回護切勿稽留切勿再提鄉老拖累但恐非此案之犯其平日劣跡應令把總指出至林砲砲一犯伊姪林把總拏出若素不為匪未必肯拏着再查訊該事主屢控該差賄放真盜今又訊出妄拏教供情節着即將頭役雷春先行枷號司前三個月以示懲儆期滿杖責守役發落

續宦遊紀畧 卷一

四十

訊福清縣民何廣戒等控葉鑑鑑等爭占蟬地致死何信信等二命一案堂訊查何葉二姓為爭蟬苗海港自道光二十九年屢釀命案據何姓所呈族譜即葉祖大學士所脩載海利稅港上自杭下港下至青莪洋隔界受米五斗萬歷戊戌本邑張公再增米一石差官勘驗給照存案茲覽繪圖似屬何家之業而葉姓所呈嘉慶十七年斷案有烏礁港以北海利並浮水永歸葉姓管業烏礁港以南弁浮水永歸薛姓管業等語係與薛姓連界之地按圖觀之尙遠在

下流南邊地面與何姓所爭不在此處查何姓互爭之地在何家無尾港出口葉家搭港出口地方據稱歲出煙苗不過十餘千文花利連年所花訟費兩家至一千千數百千之多並傷人命不少爭小利而受大害不亦大愚也哉兩家自明以來比隣而居亦復重姻迭眷何苦不洽比其隣又不親其親爲此有大損無小益之爭失業廢時熬刑受氣以至此也今本署司斷令兩家互爭兩港出口之地作爲公業煙苗聽其互取兩姓船隻聽其往來無許阻擋以全親隣之誼以訓散睦之風其餘前此未爭之地仍各管各業無得藉端生事兩造各具狀結所呈憑據當堂發還除此案葉姓二命抵償何姓二命訊定認明外惟葉糞杓葉五五加功之人須到案照例發落其餘不能約束之族長挾仇嚇令之主謀概弗深究自後爾兩姓其各安本分互相和親眷念先世舊好舊情以仰副本署司杜絕後患諄諄勸誡之至意可也此判各給一紙早堂候領

訊龍溪縣文童林倫京控同安縣民李清淵等糾黨

續宦遊紀畧

卷一

聖

戕搶斃傷林彪等身死擄掠賄差擱延一案查此案李能李五爲正兇俱已病故原告林倫逃回所禁李通李壽田李邦王慈四犯所押曹和一人已閱十餘年之久此五人中惟李通欲傷林彪右膝不致命之人已遇恩赦兩次自可援免其李壽田李邦王慈曹和四人誣係牽連無干之人本可當堂全釋惟恐提到兩造須有質對之處該五人並着取的保釋回訊趙森炎稟傳端銓妄報軍需贖護銀匠一案訊得候補按照磨趙森炎稟許代理浦城縣傳端銓捏報募勇贖銀匠等情趙森炎又呈出該代理合閩人一信以爲受贖一千兩憑證查銀匠卽異籍來充改名復充不過早退有何重罪况非異籍更名委員親自捉拏送縣解府訊察顯然且銀匠有多大出息兼之浦邑田多荒蕪一歲徵解幾何傾鎔幾何能出千金之賄耶本官得贖豈有閩人告知與本官爲難之委員之理豈有寫一字據與委員作憑之理豈有得閩人確據許告時不印稟出之理况胡首府面稟本署司云府訊三次問其受賄何憑稱無憑據至司忽呈閱信其爲捏造何疑所稟傳端銓捏報募勇一節事隔兩

續宦遊紀畧

卷一

聖

年仰委員前往無從查照只得行文查核今據善後局咨復查前代理令具報核收前故令陳鳳音移交壯勇千三百二十一名核與現供勇數相符又報稟商記各提督會撥勇三百名隨赴二渡等關亦與現供相符等因又據浦城縣張楚申復與善後局咨同是該代理令之募勇撥勇尙有案可憑問趙森炎捏報之憑毫不能指本署司安能據其一而稟計之詞治該代理令以冒銷軍需之罪耶查其稟許各節應以受銀匠賄于兩爲重如果所控得實該代理令應照枉法擬絞今

續宦遊紀略

卷一

四四

誣係子虛如坐以誣告人死罪未決減等應擬流加徒姑念尙未定案一經駁詰自認糊塗該照磨業經藩司甄別咨革當求大憲從寬免其置議銀匠誣無舞弊布賄毆官各情惟因委員親自拿人衆役置罵應罪坐頭役照例杖六十折責發落傳端銓訊無得賄捏勇情事應毋庸議其報銷軍需仍移善後局核實辦理以杜冒濫未到人證概免傳質以省拖累此判本署司未訊此案之先藩司已將趙照磨甄別風聞外間有案未定諺不余兩造而余一造殊爲不公

之議本署司胸無成見一秉大公就案斷案只得如此特將判語張貼廳與我有官君子共質焉

批甯德縣試用訓導林尹均稟查甯甯營兵成羣滋事爲害地方現已嚴審收禁何勞堅求追辦惟該訓導父子自應據實控告乃捏控除米當堂仍復狡供迫本署司隔別硃問墨供該父子所供除米情節互異理屈詞窮始據訓導親書並非除米起衅始據爾父資珩親書實係持票支錢起衅並供帮扶是有的旋據舉人王振宗親筆供用託林資珩挈扶內事籌應

續宦遊紀略

卷一

四四

支票錢項矣今據稟詞知除米之難捏又復混控搶米試思收禁嚴辦百總兵丁至十餘人若照除米詳辦豈能服合營之心豈不貽合邑之笑耶馬仗成經件作驗明刀傷韓樹志與仗成對質始認並非因刑訊而認如謂非伊戳傷爾必指出一人豈能謂該兵自戳耶且該兵與韓樹志無仇恨爾父子必甚其不指爾父子而指韓樹志者實情也則韓樹志自認者亦實情也餘傷不問餘人不提已屬寬典據稱父病懇釋前面論據實供明轉詐爲誠自可不爲已甚今

所稟仍然語語刁狡字字險健致欲翻親筆之供其平日慣習刀筆與父兄徒黨橫行鄉里亦可概見爾父林資珩尙有應訊之處應得之咎未能遽釋且會捏控者亦會捏病者不准行

訊浦城縣草貢詹先揪從賊一案訊得奉撫憲發下浦城生員蔡興周等請釋草貢詹先揪查此案屢經福州府劉前守堂訊該草貢自認賊攻浦城黃美中主意講和許銀四萬時亦在場爲賊所獲後賊營有江西人曉得是讀書人向翼府稱說僞封百長管隊

續宦遊紀畧 卷一

五

百人八年二月杪賊首楊國宗攻松政並未隨同往打但帶領本隊與賊眾打北鄉掠村民復隨賊退回浦守住西城營盤至次年六月脫逃等語又有帮寫僞示賞穿黃馬褂等供又查團董拏獲江西貴溪逆犯張歡喜供明浦城係貢生詹先揪開西門引入現跟楊八國宗往松政去了已作主帥是該草貢始而通賊迎賊繼而從賊助賊已在府供有端倪據府堂批有老病不能熬審之語其未刑求可見後雖忽認忽翻未經定案而江西貴溪逆知浦邑有詹貢生更

無仇隙可知何以供其開城又跟往松政之供與該草貢自供若合符節年餘之久始經逃回其從逆已可概見今雖日久無證未敢實定其罪何可縱之使

歸況本署司堂訊時該草貢狡辨異常該縣原詳稱爲著名訟師實爲可信是釋回爲該縣添一害也若仍監禁如舊生員蔡興周祝行三詹先質等濫保匪人理先詳草提訊姑寬如再混瀆定行究辦不貸

七月二十八日稟撫憲日署司 寒暑不謹致切憲塵曷勝惶悚承示一切公事敬悉署司 刻下耿耿元精

續宦遊紀畧 卷一

五

未損浩浩正氣猶存畫行看稿一日尙能了一日之事惟是銜忝已曠一旬八月初間祭祀大禮未必能得追從深恐不成事體可否求另委賢員接辦之處出自鈞裁

八月初八日再稟撫憲日署司 雖尙神清氣定一日了一日公事而泄未全止身子發軟銜忝久曠祭祀未陪殊覺不成事體仰求委員接署爲禱

八月十九日三稟撫憲日署司 病勢漸增銜忝久曠誠恐不成事體仰懇大人即委賢員接署署司不敢

以病軀戀棧

續宦遊紀略

卷一

粵七